

銅板四書體注

論六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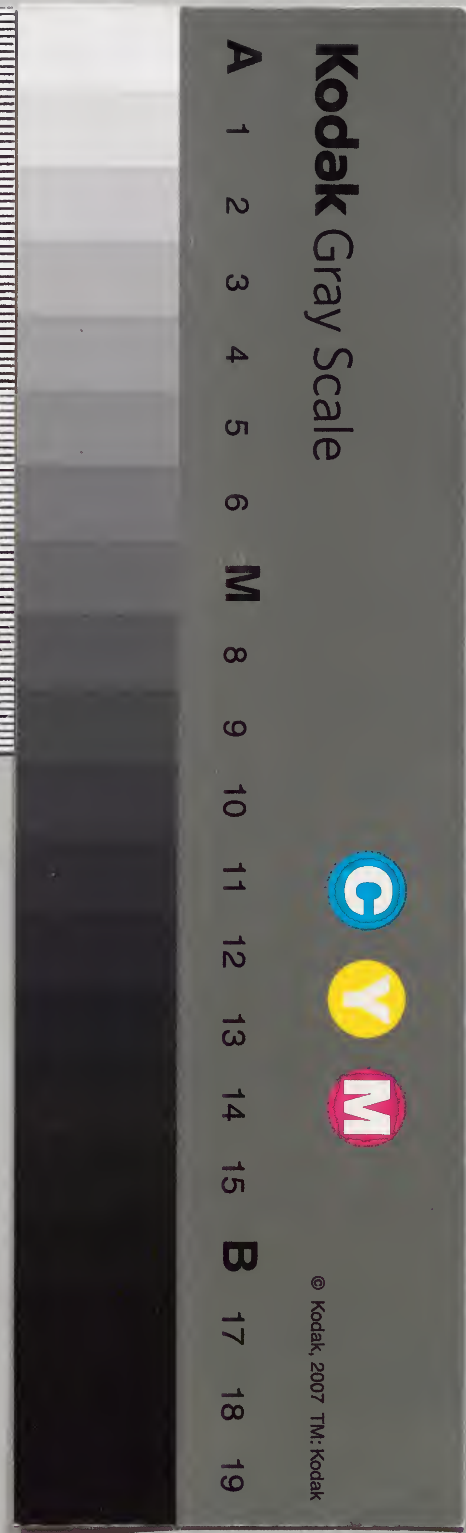
先進至堯曰



漢書門類			
八	六	二	一
一	六	五	一
六	三	函	號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六	書
函	六	書
八	二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1
冊數	6 (3)
函號	277 16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苦澁范 翔紫登為訂

沈世媚 王秉元 江發
徐之階 吳吉文 邵士秀
受業吳有文 歸雨瑜 黃繼善 公校
江秀 閔德章 慎光相
姪 應兆 汝霖 汝安

先進全目此夫子矯時而酌禮樂之中首節述時人之論末節示已折衷之意張大岳主試重質不重中不知註中字正是華少實多尚中即尚質也韓氏在當時為學實有理士不過適中

先進節○上曰禮樂皆行而中但風俗日流人心不古如先進之子禮樂文質得宜者也而時人反謂其華美而有賢士大夫之氣象也後進之子禮樂文過其質禮樂該括其質自吾身言動交際以至朝廟帶爵凡微處都是禮和處都是樂

朱子禮樂只是一箇用得不同如升降揖讓古人只是誠實後人便欲好看近于巧合引進者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來有逐漸進上意註精字正點進字不得故曰猶言

但此節雖未可下斷語夫子述之便寓感慨微意註體認最合
如用節○時人之意如此其從後進而不從先進可知矣若我用之豈敢徇于人哉蓋先進存心淳厚行事質實與浮薄虛夸不同我唯一一從先進規模雖曰野

之名而有所不恤也
蒙存用之只據目前所用不指他日得位言按知字只作哲字看則字有斷斷然不惑時趨趨先進禮樂有質有文夫子正欲復文武周公之舊不是去文存質以備當時陳氏從先進師見從周仇滄柱夫子無日不用禮樂從先進已將

四書禮記

論語卷之六 先進第十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

記閔子篤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社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

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君

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嘯嗶者莫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

論語先進

卷六

一

修己治人切發方是正旨前輩有兼及邦國天下者亦推開一層說
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後進不補不從後進為渾融是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
作頭抵合糊沒理會

從我全旨此亦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從皆學中思出此語雖實姓名來以見其
人之可思而夫子所為寄慨意但本重與難之人而難以四科亦見困厄時其
賢畢集雖一時之厄實萬世之光唐虞有君臣成周有父子陳蔡有師弟皆于
古奇會

從我節○夫子歎曰我常厄于陳蔡之間弟子多從我者固皆相和不舍者也今
則或散之四方或出仕他國不但有隱顯之異亦且有存沒之殊皆不在門也相
從于患難相違于平居吾能忘情也耶

蒙引重在上句以其相從患難時在來于懷而不能忘可見聖人待弟子之至
情仇猶在而言惜別意舊有無限深情按夫子因不對問陳去衛如陳遂入蔡
陳蔡連界近楚楚昭王聘孔子陳蔡恐其伯楚發兵圍之絕糧七日

德行節○門人因夫子之言遂詳記其人曰當時從夫子于陳蔡者有賤履薦實
長于德行者顏淵問子嘗冉伯牛仲弓有應對明敏長于言語者宰我子貢有才
識疏通長于政事者冉有季路有聞見博洽長于文學者子游子夏此皆相從于
患難者也

只重記與難之人不重記其高下言外見聖門多材則偶然聚會亦無不備如
此章子在難有絃歌之樂居安切思慕之情也仇澹往聖門人不止四科十
哲記者偶記此十人其餘在陳蔡者尚多論註四者皆以道字貫之德行皆以道
于身心者也言語所以開道政事所以達道文學所以載道皆之患難皆以道
相從之之追思亦以道致慨也子德者行之本言德而行在其中存疑德行無
所不該言語政事文學乃其中事則各因其材亦是餘意夫子弟之皆

名而不字此原字之故知為門人之言
同也全旨○總是深嘉顏子悟道之妙一順說下台二句方盡形容中間着不得
一轉語

同也節○子曰弟子問辨之際在往發吾之所未發助我者有矣若同也則非助
者也但見其凡于吾言無不契合于心欣然領受已耳夫既無所疑自無所問又
安有助于我哉夫子蓋深嘉之而詞若下憐如此

助不是助夫子所不及蓋道理雖具聖心加一番辨難愈長一番精神先言助
不可少轉下更出意外悅不但了其未盡之蘊又且解其未發之機要挑剔無
所不三字存疑註識心通無所疑問二句須在本文二句上是後人解其意
不入夫子口中陳介眉非助我正在無所不悅看出下句仍是憐詞深喜意在
言外蒙引謂不可將上句作憾下句作喜分貼兩排夫子意中有喜無憾口
中却是存憾無喜最妙按註本明人自誤解

孝哉全旨○總見閔子是有是孝重在人不可不字
孝哉章○子曰百行莫大乎孝孝哉其閔子哉乎何以見之蓋使孝行不孚家庭
雖父母兄弟且有異詞何況他人今閔子嘗之孝父母兄弟既備之矣而人亦皆
信之初無異于其父母兄弟之言非其行交乎何以得此此所謂純孝也

陳氏集註兼言友蓋就昆弟之言見之孝者必友也輔氏父母昆弟稱孝者有
之然或溺于愛蔽于私至人皆信則誠善而德彰矣麟士胡諫本直處變多一
折且稱子孝而不滿其父母亦非閔子所樂聞按胡諫最得夫子本意按朱子
不贊一詞 看言字緊貼父母昆弟可見父母昆弟在前人信在後按
間只訓別異蒙存積于中就閔子身上說著于外兼父母昆弟外人說不可以
中為家以外為外人蔡氏夫子自有深信其孝引入不問何以証之非因此而
始信其孝按此亦重積于中意又於桂處開子地位父母昆弟之言為難以閱

管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
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
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山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

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日其所長分為
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
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
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
俗論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
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
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
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
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
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聞於其父母兄弟之言 開去聲○胡
氏曰父母兄

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
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一日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
有道所以不廢邪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
言如此則必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
則亡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論語先進 卷之六 二

論語先進 卷之六 二

論語先進 卷之六 二

子之父母兄弟而稱則人皆信而稱之存矣。

南容全旨●此重謹言上。

南容章○門人記南容常再三反覆俾服日圭之詩蓋深有意于謹言也夫所謹者言則能進德可知夫子以兄之女妻之蓋取其賢也

和疏此即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戮意門人各記所門板又載之三復只是常常體玩念慮維分明借篇什以為治心之儀存疑謹言則行在其中蓋必度其可行者方言不可行者決不言也不必添謹行范註稍差故在圈外

季康全旨●此見顏子死而聖學絕之意要得夫子嗟歎口氣好學只渾渾說勿添入不遷怒二句

季康章○康子問弟子中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其能好學人也然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則無其人惜哉○麟士昭諸章只惜顏子死范註勿泥顏淵全旨●此見顏路愛回以情夫子愛回以義追述父子之至情因及朝廷之體統不遂其清正深于愛回也

顏淵章○顏淵死顏路以貧不能具葬乃請子所乘之車欲賣之以買槨夫子乃即背之葬雖者營之曰人之生子雖有才不才然以父視之初未嘗覺也鯉回才不及回亦吾之子耳當初死時也只有棺而無槨吾未嘗徒行而賣車買槨者豈吾愛子之情獨異于汝乎以吾嘗從大夫之後不當舍車而徒行故也昔吾既不為鯉而舍車今豈為回而舍車乎○請畫為槨即欲厚葬意夫子辭以不可徒行正不欲其厚葬也才不才二句且虛講下只就禮言而所以處回者却在言外不重夫夫不可徒行貧而厚葬雖可徒行亦不可也

天喪全旨●此章道失傳重天字道之絕續天竟為之夫子不以身之存亡為死生而以道之絕續為死生回死則道亡而夫子不獨存矣

蔡氏夫子抱道于身身有盡而道欲傳傳道處即其身也呼天自慟良向悲矣按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奪子回死故也

子哭全旨●重夫八二字有慟乎二句見為道而慟也

子哭章○顏淵死夫子哭之而過子哀從者曰夫子與慟矣欲其節哀也是時夫子哀傷之至殊不自知乃訝曰果有慟乎然夫人者與之宜慟吾非為夫人慟而更為諸人慟乎

門人全旨●未厚葬而以理止門人既厚葬而以理責門人聖人處師弟間不抑理以伸情如此

門人章○顏淵既沒家貧不能具葬淵之門人欲相與厚葬之予止之曰不可蓋喪具稱家之有無若貧而厚葬則無財而強以為悅非理之當然也門人不聽竟厚葬之子責之曰回視我如父也予且以子視回矣今也厚葬而不循理不知向者葬鯉之得且是我不得以視鯉者視回也然此厚葬之事我曾止之是非我所為也乃二三子所為也則使回不安于地下者責葬有歸矣

朱子門人謂回之門人按不可有二意家貧不可修以非禮且循分不可助以不安視子猶父全以道義事夫子處蔡氏視子猶父教句皆發明上文不可之意予不得句有自尤之意非我也二句則歸責于門人黃氏喪予之歎有動之意非厚葬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葬子也為道也

季路全旨●子路問鬼神問死皆是高明之病夫子教他之地上明正其學之有厚不可驟等然只以反語當正語未能為能未知焉知語氣隱而不發令他深思而自得之蒙引註誠敬原始反終是朱子推出夫子日中却不露

季路章○子路問曰鬼神者人之所當事不知事之道何如子曰明則為人幽則為鬼若未能事人而得鬼况長上之歡心又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故

四書禮注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

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槨外棺也請為槨欲賣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博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

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需諸而也且為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右無而已

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否

○顏淵死子曰噫

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扇聲悼

○顏淵死子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曰

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

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命吾先進

卷下

三

當先求所以事人者可也子路又問死者人之所必存不知人所以死者何如子
曰人必有生而後有死者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汝
當先求其所以生者可也

翼註問事鬼神是問其所當然問死是問其所以然陳氏事人事鬼以所能之
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朱子如事君事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
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的理能完具無門則生理已盡到死
時亦安而無愧反如回頭之意謂性原于始却所轉來者其終歸于朱子講生
死較實落若蒙存但以氣聚為所以生氣散為所以死似粗了按事神事鬼總
一感格之心知死知生總一陰陽之理理本相同由明而幽由始而終事則有
序 那一邊道理只就這一邊照出待他事人知生後問如何却已能
事鬼知死了蒙引夫子若止告子路亦必說着事人知生之道不然而再答不來
蓋至理是不外是也故程註曰乃所以告之

門子全旨●大全作剛足任道說上節是記者描寫英才氣象兼言貌在內俱就
好邊說末句乃歡喜中過慮無非欲使之中中以全樂育之意
閔子節○門人記閔子侍側其氣象外和內剛德器深厚但見其聞問如也子路
則剛強不屈英氣畢露但見其行行如也再有子貢則和順不足剛直有餘但見
其侃侃如也曰子氣象不同皆果光明正直之資絕無陰邪柔暗之病蓋陶造就
皆可以副傳道之寄故夫子見之欣然而樂蓋喜得英才而教育之也
存疑門門是剛氣不露只是剛剛于和侃侃是剛氣微露行行是剛氣全露蒙
引三者氣象皆剛正所以為英才小計有懷必吐有疑必問無有遮護含糊之
意說最有味按道體重大非剛毅壁立獨立英氣氣象不能掩行夫子樂之樂
其何以因此而裁成之力取狂狷之意樂就夫子而言自能想見之蓋一學有

若由節○然子路過于國雖有取諸夫子而夫子亦不與也
死者然若能化其氣質之偏庶乎可以免禍也○此正樂中陶鑄之然者木石之
雖引此處不可露出行字蓋上文聞問行行侃侃皆記者之詞
魯人全旨●此見聖賢同一維繫之心閔子不直斥長府之非舍舊而限漢意夫
子亦不說明長府只言夫入之言中正以醒啓人也但是故時苦心
魯人節○魯有長府所以藏貨財也欲祈其舊而更新之
魯人指魯者金玉曰貨布帛曰財張氏為長府亦是崇利喪德之助
仍舊節○閔子嘗見事在得已婉詞以勸之曰凡收作之事不得已而為之可也
今長府相沿已久未至大壞且因其舊制一倘變之未嘗不可何必創新改道乎
言蓋婉而切矣○國家舉政未與而攻之太鉅矣足以激成之門子只作問詞絕
不觸犯魯人蒙引三句直下只是一意無他而商量而斷決之意饒氏作兩
截不是按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非商量語註魯民傷財閔子口中不直出為
妙傷財謂土木之費豈盡在言外

夫人節○夫子聞而稱之曰夫人平日因不輕言故今日所發之言必當乎理而
有益人國也蓋長府本是得已使因其言而止之既可省費恤民更昭恭儉之德
為益不亦大乎○翼註不言是平日不妄發言有中實指仍舊貫之言不作樂稱
之詞謂其切中民瘼國計之要且直非贊其而激切能感人也贊閔子正以
魯人之驕又家法上有伴不言則已其不分貼二句存案何肥瞻閔子直言
何必夫子直前言中何等光明切切諷者必欲以婉詞冷諷解之且不欲明及
魯事不得聖賢真意即新安謂長府之事春秋不書想因此畫議論中止之說
亦只是意還其就本文語意是定發揮

由之全旨●總是鼓舞子路微機首節欲由變化氣質以入道之室故借鼓瑟擊
之下節雖是曉門人仍是進子路前後一意須看止之門三字道之高六處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問事
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
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
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
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
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
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
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若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門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
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
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懼之難洪氏曰
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
云上文樂字節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
藏名藏貨曰府 閔子嘗見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
財在於得已則不加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
理惟有德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
者能之 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
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
足於中和故其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
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命吾先進 卷六 四

室必從丘之門以升道之精微處是室必從丘之門以入子路升堂未入室是
 浮氣不和夫子教他從心上做工夫 通章始終論學不必泥未聲音
 由之節○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夫子傷之日近之教人以中和為尚者也
 今由之瑟又足于中和與丘殊不相似何晏于丘之門乎蓋欲子路深自警覺以
 化其剛勇之偏也○蒙引當以由字字相照丘之門以中和為教而由之瑟不
 中和故程註曰聲之不和與已不同凡人心動于氣氣發于聲夫子欲由春心
 養氣不專為鼓瑟也蒙註為字即鼓字

門人問夫子之言遂不極子路子復曉之日汝豈以由為不足敬抑凡
 人之學識其正大高明處就是堂其精微處就是室今由之學識已造于高
 明之域而升堂矣持其兩養的淡有歉于精微之與而未入于室耳由堂而進之
 不易易者安可以鼓瑟之一事而遽忽之哉○堂字室字從上門字引出是借字
 不是取喻重升堂句未入室只輕帶玩本文矣字也字註已字特字耳字可見
 蒙引首二句為子路言則其短此二句為門人言則表其長按入室不在升
 堂外如仁義做成片段斐然成章有高明氣象便是升堂至義精仁熟本于至
 善便是入室未字有且暮過之意

子貢至首○此章以中字為至 隨問隨答但言子皆矣也而道以中庸
 為至意自見即抑太過引不及第可於言後推論至并教子貢尤是室中之寶
 子貢三節○子貢問師與商所造果誰為賢子曰道貫得中師也其學每至于太
 過商也其學每失之不及是二子之所造也子貢以過中者差勝乃問曰師既
 是過商既是不及然以師勝于商與子曰道以中庸為至失之過猶失之不及其
 於道均失耳吾子且師之愈于商也

蒙引子貢是門二子所造夫子亦言其所造各備象子則本其才質言之惟二
 子才質如此故其造亦如此道雖一而象則不一也○此過不及只就道理泛言
 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此過不及只就道理泛言
 不粘定二子實語語氣順下不可倒說不及猶過亦不可平說過不及同病但
 重講過之離道而猶不及意自見陳氏註引智愚賢不肖不過發明過猶不及
 之旨非指子貢為愚不肖也尹註聖人之教以下水亦求有此意致置圈外
 季氏全首○惡黨惡而害民是此章正旨重責再求而難免之意自見
 季氏章○季氏擅君制民富過于周公再求為家臣不惟不能匡救又為之急職
 稅以增益其富其黨惡害民甚矣故夫子絕之曰若冉求者非吾徒也小子求
 有朋友之義齊聲其罪而攻之以眾論之公可也

周公乃魯之先君記者引此正誅季氏無君之意不曰高于君而曰高于周公
 掩諱之詞耳聚斂非必分外加賦賦中急字要認蓋賦稅之常亦有寬恤民
 隱者 冉子聚斂亦是長于理財慎為調理不知此却是附益此乃具臣
 常分其罪從不知大義得來接鳴鼓所以聚眾小子鳴鼓與非吾徒也一氣說
 下勿用師嚴友親一轉蓋攻之亦是絕之愛人無已在言外

柴也全首○此不學兩開評論四子正欲矯其偏而歸于中意玩四個也字先呼
 各喚醒從各人身上指出要病處即是裁成處
 柴也章○子曰學者之性情各有其偏如柴也為人明習不足見事多膠固而不
 通其病也愚參也為人質和渾厚悟解遲鈍而不敏其病也魯師也為人質意吝
 儀而內少誠其病也由也為人粗率野俗而外少文雅其病也四子不可不
 知所自勵哉○愚以行言認其太過未免知經不知權知常不知變蒙引註意重
 在知不足上接管以智自見性遲鈍與聰明才辨相反蒙引人一遍記得他兩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
 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
 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
 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
 規模狹隘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 ○子曰過
 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習之過雖若勝於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
 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
 其過引其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
 親有大政位家宰其富宜
 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
 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室又為之
 急賦稅以
 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
 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反親故已絕之而猶
 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
 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
 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
 仕為急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故也 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
 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夫音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
 賢可以見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
 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
 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
 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 師也辟 辟婢亦
 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

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

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

三遍記得是也詳以容言設施闊大脩飾體面而真意不足形兼言貌言粗是
欠細膩俗是欠文雅愚魯是沉潛之賢僻嗔是高明之質愚魯者必須克之以
學問辟者必須本之以忠信嗔者必須交之以禮樂

問也全旨此章當以道字為主言同近道而賜亦可進于道欲使賜知所勵意
蒙引雖言庶乎與億中對道之異也然空與實對用心之異也但聖人
信口說此彼此暗形不宜板對近道所該者庶幾得其一事首雖難其所
屢中却舉其所長兩兩開說一近道一安貧一處富一料事抑揚自見此章神
理如此

回也節○子曰凡人皆求道而近道者少回也以明睿之資務深潛之學其于道
蓋庶幾相近矣乎且又不以貧窶動其心而求富故數至空乏也大近道者所造
之高而安貧者所見之大回真賢矣哉

業引庶乎言幾與道為一與忠恕近道不同只幾處有卓立地處想便見其
又指出一件守人所不能守處說身是一意使顏子肯稍留心家計亦不至屢
空註故字要看按此可見屢空就安貧意蓋其世有安貧而未心近道者亦
有近道而不皆貧者故加一又字蓋近道不僅安貧而安貧亦見其道也

賜不節○若賜則不然貧富自有定命波則不肯安命有心求富而貧其不
如回之安貧多矣然其才識明敏億度事情每每切中使此而克之亦可以進
于道矣賜也勉之哉○蒙引不受命而貨殖語意相應隱隱與空註近道只帶安
貧論陳氏以貨殖不如安貧為虛空不受命不如樂道為虛空分首非是蓋不
受命貨殖正與屢空相反不徒道自不待言下句却說他好處也論性與空只
是貧而安貧即在且中貨殖只是富而致富即在言外性命即富之命不受
只未能順命與約間未免留情較世人與命術決者不同信度亦非道中所前
且才識能及亦可進于庶乎之境蒙引謂可進道之資也言外有這等聰明
如何快用道

善人全旨○此章道字虛看一句只就兩頭說中間形出個善人模樣饒氏上有
是善人所以為善人下句是善人所以止于善人合來成箇善人之道然二句
相連故用兩不字而以一亦字急轉

善人章○子張問人之所以為善人其道何如子曰所謂善人者是天資通然他
所行的暗與道合雖不必循途守轍以踐聖賢之成法而自不至于為惡知亦不
能涵養擴克造乎精微而入聖人之室也這是箇善人的道理

不踐二句一場一抑。申說下迹是聖賢所遺之成法如何致知如何力行開
和遏欲都是陳迹善人善有諸已不必依閑邪的方子自無邪不必依遏欲的
方子自無欲隣士註自不為惡四字正急答善人處室是精微之難不入非眼
他終不入必學方可入耳 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蒙引註雖字然字
亦是朱子解書意夫子只答善人之道一問未嘗說論他

論篤全旨○此見聽言貴乎實兩字且信且疑意雖側重色莊但論篤中未
始無君子兩語之而意自見不必滾重句

論篤章○子曰人藏其心觀人者非但言之巧佞者不可許也即言之篤實者亦
不可輕許若但以篤實而遠許其為人斯人也其果表裏相符而君子者乎抑亦
矯飾外貌而為色莊者乎使其為君子之人則與之誠是也若是色莊之人而亦
與之不幾于失人乎觀人者當考其行也

與字有定其生平意存疑有君子而論篤有色莊而論篤所以難定蒙引論篤
是言註加貌字者大凡談論篤之的其容止自然亦不輕深細察惻惻亦是就
言說而貌在其中饒氏論篤亦謂之色莊色字所該甚廣凡形于外者皆謂色
字路全旨此見夫子因材施教之教聖門敷衍行只論人制行之精神非廢却行
中之節次夫子一進一退各因其偏而正之均欲歸于行之恰好處總兼行字

可謂善也

可謂善也

可謂善也

便辟也謂習於
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嗔 嗔五且反○嗔粗俗
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
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
曰當在此章之
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置也不以貧窶動
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置也言其近道又能
安貧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
天命貨殖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
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
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
之豐財而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
至閭閻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
者量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
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
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
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肯言也
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
於室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躐迹而自
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
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
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

子曰論篤
與如字○言但以
是與君之者乎色莊者乎 其言論篤實而與
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
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冉有先進

冉有先進

冉有先進

冉有先進

冉有先進

冉有先進

冉有先進

冉有先進

冉有先進

冉有先進

子路章○昔子路問由嘗聞道而患未之能行也自今一有所聞即斷然行之可
 為子曰問義固當勇為然父兄在上亦有不得自專者如何可以聞斯行之且有
 問求嘗悅道而患力之不足也自今但有所聞即勉而行之可乎子曰學貴乎
 力行見義不為是無勇矣汝其聞斯行之公西華疑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夫
 子曰有父兄在則既以稟命為恭及求也問聞斯行諸天子又曰聞斯行之則又
 以必行為是問本同而答迥異將行無定旨矣亦不能無惑敢問其說子曰行
 非有異此其故仍在由求也求也資稟弱而注于退者也故吾告以聞斯行之使
 知勇往力行以養其柔懦之習所以引其不及而歸之中也由也資稟強而主于
 兼人者也故吾告以有父兄在使知安分循理不流于妄動之失所以抑其太過
 而歸之中也亦又何疑哉

子路之問意在必行冉有之問意在不遽行問同而意已不同夫子之答俱是
 要也但子路亦不重稟命只要他肯度我理意冉求亦非不必稟命只不
 停待意頃氏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偶見而疑之退與兼人是資稟異處然亦
 只在行上見二故字重看兩之字指行言 人看得退字得暇遂翻出教
 學只有進又曰退正所以進徒多交離不知此進退只粘定退與兼人說進亦
 進其所退亦退其兼人總是對病之藥存疑許約之于義理之中求以進為
 中由以退為中從其不足處約之也按進求退由意上二段中已存下句因問
 而解其惑耳若謂上只隱語假令公西華不問由求何以受益

子畏于匡○此見子與回重道處夫子一身係斯道之興廢回之一身視夫子為
 存心曰子在隱然見夫子必不死曰何敢隱然見已不當死皆以道深相信處
 子畏章○子畏于匡一時若幸顏淵相失在後既免方至子謂之曰吾以汝為死
 於匡人之手矣今乃幸而無恙乎顏淵曰若夫不幸遇難回必捐軀以赴今夫
 子既在回亦何敢輕生赴難也匡人之疑而夫子之不死也亦非死也
 謝氏作果敢之敢未是益死非難處死為難若回當時避死則守死不足以善
 其道矣回意之既無等則回可以無死又何敢輕擲一死只作不敢之敢看
 鄭氏當時匡人所欲害者夫子而不在回故回之生死得自為之輔氏言以父
 為死只疑其匡人所害非是疑他死于非義而卻將夫子死字着方看了意若
 相反而是相承

季子不吉○胡氏此章見聖人阻借竊扶綱常之心上四節子然欲假出求以誇
 人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求二節子然欲資由求以助也夫子又言其有人
 臣之節按兩問答都着在季氏身上特把由求作託柄耳又季氏一曰事君再
 曰弑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看
 季子二節○仲由冉求為季氏家臣季子然以此自多而問于夫子曰若仲由冉
 求其德器才識可謂有大臣之風與益誇二子之賢以見季氏之得人也天子以
 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盡大臣之道故抑之曰大臣未易言吾以
 子然非常之人來問乃今以由求為問則汝之問亦卑矣
 子然以大臣處二子居然自待以君開口便得妄○夫子惟他大臣二字凌抑
 二子以折之異謂岸然自異不為黨附暗影下以道事君者講與非非常也
 如帝臣王佐便是

大臣二節○蓋所謂大臣者非以其名與位也其進而事君不以功利不以容悅
 一以道正其欲而納之于軌物之中若使吾之道或不行便奉身而退必不可枉
 道以辱身也進止一無所苟如此今由與求也進未能以道退未能知止特可謂
 備數為臣者耳大臣云乎哉○所謂二字有循名核實意大臣以人品言不以位
 言道雖一命不失為大臣適屈雖三公不免為其臣以道事君緊緊註不從
 君之欲謹黃氏必守吾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按不可謂君不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
 也張敬夫曰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
 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
 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
 命者有關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
 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
 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
 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
 在何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
 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
 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
 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
 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
 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
 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
 匡人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
 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

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
 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
 者不從君

之欲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
 者必行已之志
 謂備臣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
 數而已 既非大臣則從季

命吾先進 卷六

從其道止正道中決斷皆賤所守以徇君便不是適存疑行已之志者已之志

在行適今道既不行則決去以行其志 有不可則止何方是以道事君

之義正按二句註平對恐人輕看下句耳然本文自申說強註以道事君是行

道不可則止是重道總以道字作至按二句不說他作用大只說他挾持正方

與二子對飯又與引君常道有別彼就引君上說此就自靖上說一混便不着

痛癢○具臣謂備一職之用非口位者比但不可謂大臣亦不宜就說廢方與

末節合麟士謂註不從二字伏下節小事或從之意尤見集註之妙

曰然二節○子然不知夫子輕由求之意乃又問曰進止俱不能守道然則由求

之車入也凡事聽命而順從之者與子然意由求可為以非義而為之黨也不

臣之心已見矣子曰由求雖不能盡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彼亦曉然知之若結

父與君之大故必不官黨惡以從人也蓋季素有不臣之心欲借二子為羽翼故

夫子陰折其心如此○然字承上節既非大臣來從之謂從其非道之欲○言二

子誰不能盡道節亦豈不知道以古之大臣律一子則二子不能以道事君以

今之不臣擬二子則二子却能以道守也楊氏弑君父而下小事或亦從若弑

君父則決不從觀此則二子亦異乎他人之謂具臣者矣

子路全肯○此重一學字上一節子路以未學而仕故以妄舉而非之下二節子

路以仕為學又以誤解而惡之前惕之以賊為不學無術者防後斥之以彼為

不學欺世者警始終只一意

子路二節○昔子路為季氏宰因欲舉子羔為邑之宰不知費強邑也子羔思

者也以拘擊局曲之見而處于強公弱私之地非所宜也夫子責之曰由是舉也

是賊害夫人之子也夫人可宰費乎哉○子路以費邑難治子羔原有德足以

氏之所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

為而已 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

必不從之蓋深誅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

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

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

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

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

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 子路為季氏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

宰而舉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

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

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

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

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

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皆

會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

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

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

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

人不知我如或

論語先進 卷之六

人

侍坐三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一曰侍坐于夫子之側夫子欲使盡言以觀

其志乃先誘之曰人情若拘于少長之間則意不展舒雖欲知其中之所存不可

得矣今吾雖有一日少長于汝然勿以我長而難以盡言務當有懷必吐可也蓋

爾平居之時固嘗自負自吾非無可知之具但人莫知我耳如或有人知爾則爾

侍坐三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一曰侍坐于夫子之側夫子欲使盡言以觀

其志乃先誘之曰人情若拘于少長之間則意不展舒雖欲知其中之所存不可

得矣今吾雖有一日少長于汝然勿以我長而難以盡言務當有懷必吐可也蓋

爾平居之時固嘗自負自吾非無可知之具但人莫知我耳如或有人知爾則爾

侍坐三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一曰侍坐于夫子之側夫子欲使盡言以觀

其志乃先誘之曰人情若拘于少長之間則意不展舒雖欲知其中之所存不可

得矣今吾雖有一日少長于汝然勿以我長而難以盡言務當有懷必吐可也蓋

爾平居之時固嘗自負自吾非無可知之具但人莫知我耳如或有人知爾則爾

將何所設施以應人知哉試為我言其所以待用之具何如

蒙引毋吾以節只致他忘分盡言尚未可就入志字○仇鴻柱兩則字緊相呼應聖門皆以學問發為經綸初無感憤憤俗急于售世者觀子路率爾當下便點比可見不可不吾知處代作感慨不平之詞按不吾知是自言語不是惡人語鄭禹梅三子才可從政夫子豈不知之何以一問只是待坐問答其語言以觀其氣象大小耳正當其必有所以非代憂其無所以而施其煩備則知也玩中節口氣并通章意思可見時解俱快認思所以立話頭全失題旨

率爾節○子路一承夫子之問更不遜讓便輕遽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足繁管束乎兩大國之間舉動有制勢已難為矣且加之師旅而調發不寧又因之以饑饉而荒歉頻仍時又難為矣以此時勢難為之國使由也見知于人而為之務農積穀于其先節閱訓練于其後果鉅以作其氣忠信以結其心將見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強勇而敵愾御侮之爭先又且皆知向義而親上死長之無二佞然強盛之千乘也由則知我者以此言界夫子微笑之以示不足之意焉

率爾氣與詞氣不從容而詞亦激烈家引千乘之國慢露大志下大國又不止千乘矣然亦不可說千乘是小國恐于下六七十等說不去按千乘句提起以下一節難一節千乘二句是勢難加之二句是時難抑是鈐制意師旅泛說不作大國來侵存疑為之包善政善教在內有勇本善政求知方本善教求蒙引夫子不是晒由做不來只晒他率爾然此意未可說明仇鴻柱開平大國致帥旅師旅之後必有飢荒加字因字各有來路說到萬難措手處不是一味畏事正有躍然任事之意有勇知方便是王政與後世勸勉開軍令者不同求也節○子問求爾之志何如對曰千乘大國非求所堪也但方六七十里或五

若夫節民以禮和民以樂使比行而俗美則必俟夫成德君子然後能之非求之所敢當也求副知我者以此○存求辭因于路見酒退處小國其實才調不過如此麟士伯七十子男五下求所言大約在伯與子男之間而不敢定公侯耳豈註為之內便要伏足民根子兼備源而流乎豈引可使有功之使屬民可使足民之使屬求存疑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指身禮樂者必履中道和子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按此節只重足民禮樂未能兼有求和字不可無教特求敢自任耳仇鴻柱足民必言禮樂亦是王道教善規模而後世務耕戰任地力者不同

赤節○子問赤爾之志何如對曰言禮樂矣君子與惟君子能之赤非敢曰便能之願則其事而學焉禮樂無處無之而宗廟會同為大彼宗廟有餘祀之事又郊禘有會同之舉皆禮樂所在也斯時或有知赤者赤則服玄端之服冠竟甫之冠願為賓禮之小相使君不失禮于神明不失禮于天子焉赤則知我者以此○其能願學口中是讓意中是任下正是願學禮樂處子疑宗廟之中指諸侯也先若天子宗廟則大宗伯詔相王之六禮未有諸侯相君行禮者會同是諸侯會同于天子故註云諸侯時見與眾類曰同馬氏謂當時諸侯朝王禮廢此指兩君相見言此說未是諸侯朝王常禮也聖賢進其微或疑諸侯會同天子不得相替禮然周禮載朝覲會同則大宗伯為上相諸侯則有介如上公九介之類明有相替禮家引考周禮諸侯有四時之朝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四時之外又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問會者諸侯有事而會不以常期同者十二年王如不巡狩諸侯既不得就見則六服一時盡朝王會諸侯以命政詔聚即殷也頻見也端衣各其衣正幅染玄色故曰玄端輔氏竟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周曰委貌其制皆以縹布為之與註端章

四書禮注

有人知女則女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將何以為用也

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晒之晒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觀其上死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其長矣晒微笑也

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晒故

其詞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謙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端玄端服占爾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音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

先進

甫作亦身上說進下句一氣按願為小相有習其制度聲容之節而採禮樂之
 木意為字正與禮字相應象引考禮無大小相蓋亦謙詞然亦有上擯未措之
 類又麟士陳禮記註朝宗過等禮必于宗廟宗廟之禮不止會同而曰如會
 同語氣明有歸宿不得看作為兩事此與本節如字并未前非請侯句合附於
 禮節○四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先問求赤而後及之曰點爾
 之志何如點承夫子之問鼓瑟之聲方欲餘音尚鏗然可聽乃舍瑟而起從容對
 曰三子之志皆用世之具若點之志是若難有對夫子者子曰爾之真何傷乎
 人各有志汝亦各言其志而已點乃言曰如春暮之時春服既成矣或借禮
 者五六人焉或借童子六七人焉相與浴乎沂水之上風乎舞雩之問則蓋而止
 相與歌咏而歸焉因天之時乘地之勝同人之和此則點之志也所謂與乎三子
 者如此斯言也據其所居之地其樂雖止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語於天地生物
 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懷也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夫子有執事心不覺喟然嘆
 息曰吾與點之志也○上截見氣象之從容下截見胸襟之灑落與點意通貫全
 節觀其兩子路之率爾可見點語鼓瑟希不是瑟音希是鼓之者布新斲舊下
 之意樂引瑟兩連下句讀鼓瑟將歇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然也此二句正與
 率爾欲飲見長者相友各言其志是令點自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
 與後面一何不同朱子點非有博于春暮想時當飲餘便信口說來就眼隨事
 寫發適中庸意飛躍偶舉一事而言也或疑非用世本旨不知正是大行不
 加窮居不損的意思克其量則無窮無窮為道理卻做自更有為功業於春暮色
 乘時可以自樂道冠婚遊物我感被其澤弄琴弄事亦所便為夫子與之不
 與他志位而行亦不與他與日大用正與他眼前是月世性分即是事功與
 老安少樂同此自然道理故曰點與聖人之志同 排華之樂與納海之

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
 後及點也希開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
 均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
 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
 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
 有壇埤樹木也誅歌也管樂之學蓋有以見
 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
 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
 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
 為人之意而其言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
 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
 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
 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
 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
 出曾後曾曾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 曰夫子何陋由也

註有以見夫四子便是點之志也陳氏上五句皆是朱子就本文反覆玩味于
 無中形容出有來朱子道理彌處發見看他鼓瑟一節動靜從容亦已處處充
 滿中之一分參胡氏輔氏即所居之位則無非位之思樂日用之常則無非
 之為無舍己為人之志謂不必人知然後用使在我者重而胸次悠
 然數句又形容點之樂處陳氏上下同流按大地字各得其所按萬物字此又
 是無中形容出有來引悠然是無介累與規矩正相反三子使志行其志亦
 不過與中之一節如點所見克得到時便能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欲
 曰吾身氣象仇洽性理然一葉夫子只取其能見大意蓋其見地也點可與入
 道偶然觸着時行物生之本懷耳若泥註直與天地萬物弄弄事等語則狂
 士行不掩言未免過分
 三子三節○曾曾以夫子獨與己之志而于子路則晒之于求亦則無言不能無
 疑乃俟三子出獨在後問曰三子所言之志其得失何如子曰只各言其平日之
 志而已無他說也點曰既是各言其志則夫子何為獨晒由也子曰凡為國者于
 雖足以用事而尤必以禮讓為先則上下雍睦而後國可治也今由言志日激昂
 奮發之氣而無雍容退讓之意則不達為國之禮矣此所以晒之也
 嗚然之嘆與知爾之間似兩截故曾曾欲因人以証已後者謂猶得也也前各
 言其志專各字此各言其志重志字見三子各吐一番經綸且非空言虛分則
 是兼與了○存疑為國以禮即以禮讓為國與下不讓是一反一止之說按此
 則禮字內即含讓意不如此論則本下讓之解比為國者不畧用事要必有讓
 禮禮度以進此亦畧從容展布而無插霍凌厲之風然後可以相上下而定民
 志為國以禮此禮不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但其言不讓可取
 雖體貼實緩則夫子之意不出大露則曾曾不必再問須云自負避激而在不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 曰為國以禮其言
 而夫子晒之故請其說 不讓是故晒之 夫子蓋許其能 唯求則非邦
 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
 見晒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
 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曾問而夫
 子答也孰能為之 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
 古之學者優柔厭厭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
 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
 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于里之外然
 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
 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
 命官 先進

田已之已對人言... 者易由人者難註無難二字正解不中人介盾田已從一日天下歸決之以勝... 是上之証要認註在我無難意若易作毒成語是說過又說了按此節雖有三層精神只在克已下三句正形容夫之簡捷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機鋒迅... 速絕無停待不由着已更由着誰由已二句緊頂上交蓋滋味為仁之直捷簡... 易而以咏嘆代鞭策耳 或問發時因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益示發... 之精明知居多發時之勇決行居多靜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 紅爐點雪雪消處是行則其為紅爐可知滄行克已分內外雲峰只貼視聽言... 動氣引台氣稟物候皆任已私說較雲峰尤確

請問節○顏淵請問克已復禮其條曰何如子曰所謂條目者亦惟克去非禮而... 已如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而所以主之者心也視必以禮一臺非禮即禁... 于而勿視聽必以禮一臺非禮即禁止于而勿聽言必以禮一臺非禮即禁... 止于心而勿言動必以禮一臺非禮即禁止于而勿動大非禮皆已也勿之皆... 克已也克則禮復而仁在是矣所謂克已復禮為仁者如此顏淵一聞夫子之... 教便直任曰回雖不敏請從事于夫子西勿之語而盡由己之功矣豈敢自誇于... 賢之不敏以負夫子之教哉○顏子理欲已明不必問如何是已如何是禮只問... 條曰可以依操下手朱子顏子非禮不但邪色淫聲等項只思有些不循天理... 便與做人欲便須克了顏子力量大故教他淨盡絕 顏子所克之已... 較精細故說個非禮便與已字不同又四勿用已全在發之前如烈火精明... 直是犯他不得家引小註謂勿視聽者謹其自外入而動乎內勿言動者謹其... 自內出而接乎外看來不必分言動皆有所觸而發如何說自內出蓋四皆... 身之用總要制外衷中夫子無內外交進意程註由平中而應乎外帶上已之... 用必九全在明是也若其教條亦非此也

仁本該動靜此卻就動上說者蓋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子靜亦靜無徒于檢... 點也語錄或問可玩 朱子謂克己是精的工夫到節交缺亦是粗者... 朱蓋蓋克己只去己私未能細密復禮乃是精處愚謂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 禮盛德之至到得精處皆盡方是功夫至精處故知非禮用士克己亦墮一過... 朱子克復截然分別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索性豁開雲霧見天啟屬... 乾敬恕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着方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 蓋克己之至固不消言敬若敬之至則亦無已可克矣

仲弓全旨○此是存心常懼法仲弓簡靜不能如顏于一刀截斷故夫子只教他... 積累洗磨走得一步是一步俱是極精密極周匝工夫未子六句一氣緊接恐... 字承敬字來無怨承敬如來如一片流水注出中間斷不得胡氏敬以持已... 是收捨此心入來恕以及物是推廣此心出去邦家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 故曰自考 人心只有一仁何處着敬恕各只為私欲間隔則此心於... 失不存而與仁日遠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此中至... 密層層須分明

仲弓章○仲弓問如何可以為仁子曰為仁莫要于存心存心莫要于敬恕即如... 一出門也儼然如見大賓而禮讓之不敢忽則無一時敢忽可知一使民也肅然... 如承大祭而對越之不敢慢則無一事敢慢可知至人以不欲之事加我必推已... 之心以度人之心而亦勿以己所不欲者加之人由是在邦則無怨而驗吾之敬... 恕果足以乎邦人之心焉在家則無怨而驗吾之敬恕果足以乎家人之心焉如... 是心存理得而仁在是矣仲弓遂直任曰雍雖不敏敢不以敬恕之功自盡以無... 怨之效自考而期無負夫子之明訓哉○存心敬恕動靜此則就動上說動時敬... 則靜時敬即知翼註出門使民舉至身怨易慎者以見心之常敬出門之敬如

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 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 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 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在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 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 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 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 戊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 則支已肆物作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 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敬... 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 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 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 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 學者尤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宜深玩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

持已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 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 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

論語 顏淵 卷六

心則憂患懼皆君子操脩所存必從禍患中講出不疾其學問友舍本員又為之難與內省不疚皆未嘗說盡故朱子于上章補出心常存此章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挾本窮源越顯聖神味無盡金氏乃謂註中故能二字多一折不知此隱對牛心事說個內省便對着外患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如何將內省分向平日去

人皆全言●此不是真解他安命之詞正要他急急自脩以感動兄弟身即脩無缺即立命浴天之道安于天命固不必憂而脩其在我又不至憂也

人皆四節○昔司馬牛憂語子夏曰人皆有兄弟而我獨不能相安于無事之天則雖有若亡豈不大可憂乎子夏竟解之曰商也嘗聞諸夫子矣人之或死或生是從命裏生定的非今之所能移天之或富或貴是皆天所賦予的非我之所能必但當順受之而已然則兄弟有無亦天也命也憂何益哉但君子固以天命自安又當脩其在我誠持己以敬又能始終如一而無間其功接人以恭又能隆殺合宜制皆當乎禮則盛德所感人人皆愛敬我四海之內皆可為我之兄弟也疎者可親而况親者乎然則君子患不能自脩耳又何患乎無兄弟耶

存疑憂曰是言商恐已言不信故先述所聞天以一定之數言命以不齊之遇言趙氏若安命而不脩已是有命而無義聽天而不盡人象象則與上節又是一意存疑故該身心動靜言饒氏敬在心恭在容重在無失有禮上必無失方成其為敬必有禮方成其為恭翼註無失是常敬意故註曰不間斷有禮是不足恭意故註曰有節文按敬恭是主無失有禮是從敬恭內推足一層又陳氏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存於按四海皆兄弟就自身上看由言我之敬恭足以聯疎為親化堪為仁可歸屬四海而兄弟乎人也陳氏皆兄弟語有疵故註下一如字君子何患包正我獨亡句指自己兄弟說若作山上句是教弟捨相忘兄弟則弟亦忘我矣

問明全言●此見心之不蔽即是明子張務外好高夫子只以人情最易感處破他上段正告明字下段深贊不行之妙謂之明又謂之遠雖非明外又有遠但須作兩聲呼嗚方得反覆叮嚀意

問明節○于張問如何方可謂之明蓋欲于高極遠者求之也子曰所謂明者亦惟于人情所難察者察之而已如諸人者其詞驟則不能入人之深惟諸而浸潤或乘我喜怒而暗為中傷或迹其近似而巧為誣毀微言冷語不露形迹如水浸潤相似如怨者其詞緩則不能入人之聽惟怨而膚受或言人之加害最慘或言己之受害最酷情狀危急事勢迫切如膏受焚相和似以緩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怨以急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若能察其為偽而不行焉則是確然有見可謂明也已矣抑不但可謂之明也若如是之諂而浸潤怨而膚受而果能不行焉真旁燭無遺而不蔽于近可謂明之遠也已矣子欲求明何必遠有所求哉○饒氏謂是不于已的事唯浸潤則緩不暇覺是切已的事唯膚受則急不暇謀一是易疑一是易信按浸潤膚受俱是借影語須得重方見不行難處詳信字發字即本文行字不行只是不聽他不是彼不行于我不行于字甚靜任他搬弄我前而心體毫不為動彼自勞擾我自從容所謂先覺者存疑不行本平日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惑按明就心之本體言謂心無私蔽如明鏡當前物來自照存疑遠是明之遠也註不蔽于近是遠字此註甚近慮蔽則明不遠不蔽于近則明之遠蒙引遠不是明之至只是心不蔽于近要主內註 子張本問明而夫子添出遠字正為好高者求明務在遠處不知反蔽于近今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于此能察使不但謂之明而謂明之遠正指點子張返求于近耳如此方見下段不是贅衍仍滄柱世之難察者不在遠而在近夫子窺其意向在

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我已者故接人以恭而有節交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圖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英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怨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怨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陰反想謂刺以膚切近災者也怨怨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勉寬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揚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怨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 ○子貢問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而吾顏淵

○子貢問而吾顏淵

棘子二節○棘子成厥周末文勝曰當今之世君子欲挽頽風亦惟質任自然以不失其朴之意而已矣何必緣飾文采為哉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崇本抑末乃君子之意也但發言太易不無矯枉過正之說既已出于吾雖馴馬不能追及之矣○正解君子兼德位言有主持世教之責者而已矣何以爲俱是絕語氣文質在持身接物上見不專在禮上說○主意救世故曰君子之說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馴不及吾意了卻又把君子也三字扶起不把馴不及吾意抑之正見有此意乃失此言所以可恨

文猶節○夫子之說是以文爲可無也若我論之天下之事無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實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于質而可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于文而可獨存也文質之可相存而不可相無君子小人之所以辨者正在此也若盡去其文徒存其質則君子小人混而無辨就如虎豹之鞶與犬牛之鞶都是一般了蓋虎豹所以異于犬牛者在于毛君子所以異于小人者在于文豈可以盡廢哉此夫子所以失言

蒙引上二句子貢自述所見下二句是折于成之言按兩猶字是不可輕重之意上句頂去文論如云文之數不輕于質之數下句頂去質論如云質之數不重于文之數註等字要玩蒙引文質相稱亦必質多文少子貢獎在兩猶字

哀公全旨○總見足國當先足民全要發出君民一體意

哀公一節○哀公問有若曰如今年歲飢饉民之賦稅實辦國用不足將加之何而可足用乎有若對曰國家財賦必取于民者有制用于上者有經然後歲之豐凶不足爲患良法具在君欲足用何不仍行我周徹法什一取民之節乎

存疑註加賦足用是欲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凶年非說目前加賦引謂年飢固宜自賦而國用不足又不容不加賦之說說不去○仇說注有若之對亦謂國用不足而國用不足又不容不加賦之說說不去○仇說注有若之對亦謂國用不足而國用不足又不容不加賦之說說不去

定今也徹廢而不足則權之足與不足問何不仍行徹法語氣虛活厚民二字意且勿慮蒙引註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故曰同溝鄰里用助法八家同井故曰共井徹兼貢助二法又仇滄往當時四分公室國賦入君者無幾有若勸公行徹當以奪私家爲主蓋此時呼嗚未聞君田民田雖不須區畫而君祿卿祿亦須一番整頓非但去稅畝之新法已也朱子亦謂什取其二不歸公家而歸私室徹法行則君什卿祿之制亦可次第舉存矣

曰二兩節○公以有若不輸欲加賦之意乃曰自我宣公稅畝來已十分取之今用度尚不足如之何更行徹法豈不愈加匱乏耶有若對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若行徹法一毫不過取于民是百姓足矣百姓既足則凡軍國之所費莫不樂于輸納君孰與不足而獨至于貧乎若不行徹法賦歛無度是百姓不足矣百姓既不足必至室家離散而賦稅莫供孰與君以足而獨保其富乎君民一體如是此徹法之所以當行也○猶不足止見得君一邊故下從百姓說起○此正行徹本意百姓足根徹法行來百姓不足根徹法不行來蒙引行徹則百姓足凡事乘芻粟民爲之出錢穀金帛民爲之供護安坐視而不助若不行徹則百姓不足不特通賦曰多即君所有亦將起而奪之誰放他獨定如此說方得兩字字法且與註兩獨字貼合場註井田均穀祿平爲百姓足而軍國之需皆量足以爲出爲君孰與不足以征歛無窮爲百姓不足而費出無經若孰與足太泥焉

氏古者什取一以給公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今而已薄賦稅則民出力以供上者必衆仇滄注百姓足二句當以內註爲主百姓足是徹法所餘者君孰與不足謂百姓急公奉上此在徹法常制之外非指公田賦稅論上五流外註楊氏謂君得公田之一民得公田之九均在徹內均是足的孰于其中出君以不足之說語太急切不似孰與神情

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則在取

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吾猶不足如

之何其徹也二節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

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

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

上下寧慶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

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策寡則務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

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

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曰張問

子曰張問

子曰張問

子曰張問

子曰張問

子曰張問

子曰張問

有若其管取法而意原在用正針鋒相對處但行微取得少須用得少註補出
節用二字更周匝否則對非所問非腐即戲矣此時兩邊俱為國用不啻論到
百姓及公曰吾猶不足是但知為吾誌忘為百姓且曰如之何其微是但知微
利百姓而不利君故有若直下百姓何謂行微正所以足用也語意都重足君
二邊百姓足句不遺是行微轉語耳可見有若原非迂談註兩獨字與三
字其韻蓋此與字是相與之與俗解作取與之與便失本意按以論最有屬以
君孰與不足豈從吾猶不足來上二句重下特及言以足之

崇德全旨○崇德辨惑俱是治心工夫德本諸性當還其所固有惑生于情當
其所本無高從卑處做起明從暗處撥開子張高明故告以近裏切已之功
崇德節○子張問曰得于心者謂德所當崇也何以崇之而使之進于高蔽于
之謂惑所當辨也何以辨之而使之進于明乎子曰德根于心而進于事者也使
內有偽妄之心外無遷善之勇德何由崇也必也內主忠信使存于心者無一念
之不實而又外進乎義使見于事者無一事之不宜如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日
新本心之德自將日進于高明矣豈不見德乎○朱子主字重看先將德是心
做主徒義是一事未合宜須遷到別義上又覺未甚合宜更遷去令都念慮忠
信是御脚處徒義是進步處內外本末合做方得蒙引合主忠信徒義方見德
崇德峰謂至忠信是德徒義是德崇不可時置註本立日新入崇德內崇德知
造丸層臺立本是立下基址日新是日加積崇德信義之外別無德主從之外
亦別無崇德此照註平講又有疑主忠信未有工夫徒義方是工夫先之忠信
者正為子張下硬也朱子亦謂崇德在徒義上見忠信其本耳按此申講存德
愛之節○何以謂之惑而辨之哉彼人之死生本非吾之所能主也當其愛此人
便欲其生一日惡此人直欲其死同此一人當初緣何愛他既欲其生今緣何惡
他欲其死此就性理之兩端推極而論也○此而推之則性理之兩端推極而論也

去蒙引上二句重欲字下二句重既又字註兩層意總入是惑也○句內証如
此區別者見得本文有兩意耳翼註既欲二句就上二句合來形容他惑處非
又深一層若太執話便不像曰文口氣擱辨惑須從愛惡源頭上辨得清楚則
諸惑自除惑雖多端死生乃其大者推之一以理外之事實不虛用其心何惑
之有齊氏崇德厲行辨惑屬知又陳氏果能崇德則所見亦高明惑亦自辨

景公全旨○此章見明倫為治之本君臣父子之對即正名于衛意
景公節○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為政以正倫為先外而朝廷必君盡為
君之道臣盡為臣之道內而家必父盡為父之道子盡為子之道君臣父子各
盡其道而政之本在是矣○君君是權不下移臣臣是勢不上逼父父是恩不偏
廢子子是愛不奪嫡上君臣父子指其入言下君臣父子指盡道言皆用四字
終有循名責實意又君臣父子雖並言是重在君父上馬氏謂君則臣臣父
父則子子最是仇滄柱泛說人倫于景公無涉須于義合思聯處講得成駭
與開係凜然方得告誠之旨

公曰節○景公曰善哉此言真切要之論也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則綱紀廢弛而國之滅亡無日矣米粟雖多吾得安享而良之乎
信如有釋思而得光景君不君四句分明有責備衆人分任其咎意按左傳晏
子語景公曰陳氏雖無大德而厚施于民公務欬陳氏厚施民歸之矣又景公
驀委芮姬生子茶茶少其母賤請大夫請擇諸子暨且長者公竟立茶及公卒
田乞召公子陽立之是為悼公遂殺茶由乞為相其子由恒弒簡公傳至田和
遷齊康公于海上立為齊侯

片言全旨○此見人當取信于素意上節夫子稱士路能取信于人下節門人記
子路養之有素以明之都無是事須會意講義註中服字養字作骨

四書禮記

論語

夏父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
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
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

雖有眾君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
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
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
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
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
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
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
路雖信若宿留也宿留怨之宿急於踐言不
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

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義之
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僕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
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
故也不謂諸所以全其信也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
未塞其流也正其本
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
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
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
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
無倦則始終
如一○程子
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
故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此

論語

片言節○子曰訟之情為多端若能于片言之間判斷曲直使各得其情而人無不輸服者其惟由也與○蒙引生言所謂詞未畢也折斷也一條斷作兩段判其孰曲孰直而兩開之也折字最有味按此不是子路實集其由也與何容讓其故在忠信明決但夫子未曾說出故下門人遂記其善以証之魏註雖勿露出亦須暗會忠信明決意埋下節根子蒙引朱子不將忠信明決解在下文者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獄意出與細視章首節先伏可進于道字而問按可以字便含有不忍欺不能欺二意 片言可以折獄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說片言便有下節在何裏折獄只極其用耳

無宿節○門人因夫子之言遂記之曰子路平日為人最有信行若受人之託已應承了則必急于踐言未有遲留遲宿而不行者蓋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于踐而不滯者明決也忠信則入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此所以取信于人而微可折也夫子稱之不以其養之有素哉○平日無片言欺人故臨事可以片言服人記者恐人疑為聰明取辦隨時取記此以見其取信有素蒙引忠信明決該得廣無宿諾乃是其中一端兼註取字由字即上節故字意

聽訟全旨○此夫子示崇本之治穆然德古無刑之化而不敢易視意聽訟節○子曰為人上者因民之爭訟而判其孰為曲孰為直我也可以及人不為難也然要不過治其末窮其流而已也也正其本清其源而道德齊禮使民知恥向化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為可貴乎○蒙引聽訟兼明與斷說使字最重全是平日道德齊禮潛孚默奪若或使之但此意亦未明說正欲為治者慎乎言外也吾字不必泥此因許子路而記夫子之言如此

問政全旨○此論政宰于心居行雖分內外而無倦以忠總純心陳氏不見之謂誠不欺之謂誠一誠字盡之天行不息而作用處皆真性流行此為純王之謂之居居而或倦則非不息之誠矣必也持之以悠久始如是終亦如是不以遲久而少有倦怠之意則政自有恒矣以此政而顯設于事謂之行不以忠則非不欺之誠矣必也本之以真是外如是內亦如是一本寔意而不徒為粉飾之具則政皆實事矣無倦而行之體已立以忠而居之用以行體用一誠純王之治不外是矣○朱子居在心上說行在事上說分體用看蒙引二字指政言始終如一重存終字表裏如一重在與字與字居守如以心為宅而存此政于其內行即政之張設于外蒙引政行于外而內之所存或不然則有苟且飾張之意故不但外如是內亦如是小註心裏要如此外面也要如此都重在非是

君子全旨○此分別君子小人之待人其用心各不同而所以不同者一以所存有厚薄一以所好有善惡胡氏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按兩意總在用心內君子章○子曰君子存心本厚而所好又善故見人行一好事便誘掖之以引其進誘掖之以堅其守而成人之美見人行一好事規正之使知所懲沮抑之使不得遂而不成人之惡若小人所存者薄而所好又在惡故見人之為惡則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見人之為善則詆毀以阻其為善之心蓋反是焉君子恥獨為君子小人喜同為小人固如此○美惡就一人身上看胡氏誘掖迎之于未成之先擬勸作之于將成之際誘是以言引道之技是以身扶持之操是許其已能勸是勉其未至蒙引誘掖誘掖是所以致其成不可就當成說觀註下以成其事可見又君子存心厚愛人以德故成美不成惡小人心薄樂人短而忌人長故成惡不成美雲峰謂君子存心本厚故待人亦厚小人心本薄故待人亦薄非是仇澹菴君子以世道人心為己責視人美惡不啻身處其地而竭力勸勉懲戒之小人看得物我異體故無道功為人之心成美有許多勸勉意不成惡有許多懲戒意成惡有一推邪說以激之不成美有一善曲說

弗畔矣矣○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苟欲富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欲富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曰是聞

論語 顏淵 第六

以沮之須反覆推勘各見實際

季康全旨●康子意在正入夫子意在正己

季康章○季康子問孔子曰如何是為政之道孔子對曰子欲知政者就政字之
善思之蓋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歸于正也然必先自正其身而後
可以正人之不正今子大夫固有正人之責者若自端其身安分循理而帥之以
正則人莫不效命紀守法度相率以歸于正矣就政字而論則正者不
不然雖刑驅勢迫不能強之使從也○政者何謂政有整頓廢肅之義存疑首句
只解政字言政是正人的且虛說子帥二句方是就己身上說正人之不輔氏
蒙引但就作正己以正人說未是實註亦謂此句只露出止人言而正己意引
而不發方妙帥以正兼內正心術外正施為言照康子身上如無僭踰無偏勝
便是孰敢不正兼朝野言敢字可玩人之不正有敢心也

患盜全旨●康子再盜以法夫子再盜以心盜心起于欲故貴以不欲率之

患盜章○季康子患國多盜賊問于孔子求所以止盜之方孔子對曰民之為盜
生于欲心而所以啓之者上也使君子清心勵節不貪于國無奪于家則上行下
效廉恥風行雖賞以誘之為盜其心自取而不肯為矣何盜之患哉○人有欲則
思得不得則思竊亡之所為欲即民之所為竊味一苟字言前要言一段民竊
皆由于欲意不欲該得廣如于分所不當為者不以于上義所不當取者不以
征下便是 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說因欲而民貧為盜
卻多轉拆蓋上導以欲雖溫飽皆有盜心上不欲雖餓死亦不竊更難
問政全旨●此夫子以善機過殺機正以德易刑之意

問政章○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民俗之澆也人多不道吾意欲殺無道之民使
民知所懲而趨就于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民之善惡顧所以倡之者何如耳今有
子而欲以刑而治民者猶若以水而治魚也夫水之於魚也猶也則民之於
而歸于善矣所以欲者善也而歸于善也夫水之於魚也猶也則民之於

卑而易于率從其德主于應猶之草也以草而加之以風無不偃仆以小人而臨
之以君子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也然則民之不善亦君子欲善之誠未嘗耳何以
殺為○如殺二句謂懲一儆百也子為政三字見至張在手意欲字重謂真心好
善便有躬行意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張氏欲善之心純篤發見于政教之間則
民將率從不疑而字甚速此句已念上下一概光景注氏註以則字代本文

而字深切著明則主君子以下申說所以欲善長善之故草加以威小人臨以
君子俱取效况相與為喻舊謂風字多以和煦異入等語何異說善長德兼
善惡虛看但承上欲善只重善一邊翼註草上之風必假是借言非喻言也帶
就其意影講如云以小人之心益加君子之威有感必應未有不偃

子張全旨●通章總是辨達子張認問為達者眼在邦家精神早已逗漏夫子當
面喝破見得同此邦家問者于此問達者于此達須要自家討箇下落何哉一
詰是問非達一折夫達夫問兩喝使子張知其判隔則達之為達不說自釋矣
子張二節○子張馳務于外故問于夫子曰士以達為貴然達必有以致之未知
何如斯行無不通而可以言達矣夫子已知其發問之意而反詰之曰何哉爾之
所謂達者誠言其達之旨而吾得語爾所以達矣○既曰士當必有與天下相通

處故問達蒙引此問如何方能達之意若問達之名義下邦家必問子張已自
認做達字下註德字于入二句乃解達字正義非子張問達表意按此達字只
達見達自有直不審爾所謂達是認何謂爾所謂三字宜玩通章精神全在此
在邦二節○子張對曰人惟名譽不彰是以行多窒礙吾所謂達者請其在邦則
必聞于邦在家則必聞于家而達可知矣是蓋以聞為達正其平日愛病處夫子
遂折之曰爾子所富家邦必聞是乃所謂聞也非所謂達也以聞為達謬于千里

也非達也

開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
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
明辨之下文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又詳言之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 下同好
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
物而卑以自牧皆自備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然德備於己而人信之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
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
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
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
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
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氏日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

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
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

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

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氏曰慝之字從
心從匿蓋惡之匿於
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於為已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

德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
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
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
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
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
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
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論吾類淵

一七

矣可不知所辨哉○蒙引此子張其解其所謂達之意按兩聞字主聲自外來說
○翼註聞者使彼聞我達者自我達彼耳虛就字義上辨別註誠偽二字下
二節用饒氏此辨聞之非達非以聞達並言何吧瞻一聞字子張已結成痞塊
在胸中必先將他消除了然後下藥是聞非達正聞察在此

夫達節○夫所謂達也者非存心于求人之知也以言其內則質實而無滯滯正
直而無偏曲而又孜孜好義凡所行事必求合理之宜其立心行事之善如此然
猶不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又不敢以
賢智先人而常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其接物處己之謹又如此此皆不求人知
之事然盛德所感人皆敬愛由是在邦必獲上信民而達于邦在家必悅親信友
而達于家所謂達者同如此○夫達也者正喚醒子張處未子質是無華飾且無
邪曲作兩件看蒙引質直總是一箇實心故註以忠信會意解之不可以質字
當忠直字當信存疑忠信自有心說尚未及事故曰內饒氏質直亦有徑行直
遂不合宜處故又要好義存疑好義不但空好就是行了按質直好義苟申說
正與色取行違相反饒氏觀察慮下其好義王夫是一件事存疑則察總是自
考慮以下人就接觀察一申說朱子慮者常常如此思慮然有所不知覺也正
見真心下人處按察言二句亦申說正與居之不疑相成必達不重邦家信我
重我足取信意仇浚程質直好義從任真剛方上說又恐徑情忤物故着觀察
小人說到委曲周詳亦只是檢點自己得失初非阿世取容勵士義訓合宜然
亦是當然而非非圖融委蛇之謂故小註謂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的意思按
此講義字固好但恐觸突人句亦未妥翼註子張務外少誠未必質直才高意
廣未盡合宜好高自足必不觀察下人 須臾定註不求人知四字講與
本二句作反勢故註用然字轉

夫聞也者正點破子張處饒氏上觀色專指顏色此色字說得濶凡發出求可
見處皆是望註或疑行果肯仁如何欺得人但色為虛行為實實處卻全假不
得存疑居之不疑恐人看破故先示之以不疑蒙引謂到此不容收斂只得
擔當去非是一說假仁借義自也下曉得行之相肯存然又蒙引色取仁
貌似質直而內實險詐觀似好義而志實好利不可以色取對質進行違對好
義有疑亦謂色取仁總對質直好義而行違昭詩口作核實講唯望註取仁對
質直行違對好義居之不疑對觀察慮下較提但頃註行實皆可欠色存察必
聞二句言汝所言必聞是這等與達絕不相干方得語氣

從遊至音○此章皆是心學須通首節想之見道情不忘治性故既善之而又告
之三非字與序正對善字正明達理路可想
從遊二節○夫子問遊舞事換遊從之因問曰理得于心之謂德如何可崇德
下心之謂德如何可脩德敬于之謂德如何可辨夫子曰善哉問乎何其切于
為已也○從遊有即境觸心意難高曠故及崇德有林木掩映故及修德難感
先事節○夫德非他吾心之理也若能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則心志
專一本心之善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所以崇德與德非他吾心之惡也若能專
于攻己之惡而無暇去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而纖毫之惡不留矣非所以修德與若
夫一時之忿恨非不共之仇與終身之恨也乃不能自制遂忘身及親而不顧非
惑之甚與能于此懲創之則心無所蔽而惑可辨矣達宜知所從事矣

此有暗事以較其失意先事後得其利也責已克其鄙卑也懲忿克其粗
厲也存疑事與得即就蒙引上說崇德工夫謂崇德之能學謂得操其惡見惡
川書禮注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
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
易動者真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
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且則不
至於大惑矣故懲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
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愛
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
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
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
則二者不惟不相 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
之直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

以能使犯 者直之理 子夏曰當哉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
則二者不惟不相 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
之直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

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
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
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
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
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
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
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
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
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
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
故又問焉而曾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
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
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命吾類端

命吾類端

原非已有攻之者直與其說而克除之翼註無攻人句輕但無學取有味
蓋顯然道惡身除惟心曲隱微之惡于惡萬端前念方息後念又起離欲攻人
自然無暇按忠字不必說亡字只作不顧慮講分助見理不透輕重倒置註中
知字正是辨處又崇德辨惑前異者益對務高人說向切實一邊說來對粗
鄙近利之人說從清潔一邊推去

問仁入旨○只能使二字顯出知仁相成之妙重智不悖仁而正所以成仁上

問仁五節○樊遲問曰如何為仁子曰仁者愛人之親疎厚薄皆在其所愛
之中而已又問如何為智子曰智主于知凡人之邪正賢否真偽其所知之下而
已樊遲未達其旨意以仁無愛而智有所擇似相悖意子曰子盍觀與錯乎知
其人之直者舉之知其人之枉者錯之即能直枉者亦直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
子何疑哉○揭出兩人字便色下杜直兩意○翼註未達疑知妨于仁勿倒說仁
妨于知○夫子只申明知字註仁字并相為用意宜渾渾須從知中默寓轉移
激勸之妙能使二字宜玩朱乾若不舉便是錯若月知遂寄棘等語于諸字眾
字但說不去又夫子知導意有未達于知人下舉停一會便接下舉直二句遲
不知夫子猶其未達直謂知人下足此二句一時問答情景全在第二節為照
樊遲三節○遲尚未喻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退而見子夏曰卿也吾見夫子而
問曾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諸枉也吾知其謂矣能使枉
者直此于知之理果何謂也子夏曰富哉夫子之言豈止言智而已乎觀于往
事可見矣昔者舜有天下選于眾人之中舉皋陶為士師由是天下感喻之見舉
而恥已之不與也而不仁者皆遠去于舜之世矣湯有天下選于眾人之中舉伊
尹為阿衡由是天下感尹之見舉而恥已之不與也而不仁者亦皆遠去于湯之
世矣以此徵夫了之言豈專為知哉○遲只知已之未達是知夫子答于問知之
餘亦是知故只問知又疑能使直之理知何道理何情一併推去

惟坎其復來混君直緣何反要使他些存慈○子夏曰山能使二字是智之妙
用富哉一嘆只說不止言知內含無限意味○窮於任直在內舉錯諸枉在內
不仁者遠只遺他知字明由本文字字亦是暗合于夏初不知遲仁知事間
故不交只有知字在止但說出仁字遲亦悟夫子兼仁而言矣
問及全旨○以忠告為至善道是善用其忠不可則止是善道方先正以善藏其
忠總成一箇忠字

問友章○子貢問友子曰友所以輔德也凡勸善規過必盡此心之誠以相告而
又必從容委曲善其說詞以道之使聞者不忤如是則在我者已無不盡矣使其
以忠告善道之言為不可則見幾而止無從自取辱甚矣友之義矣○友字作
家字看忠是一段真懇忠愛心在言前也然過乎慷慨未免難堪則此心畢竟
未盡又必出之從容順順以引導之慈忠在平日善道持進而起耳不可作不
合看止是不復言也投其待其後還有可告之機在疑不可則止二句輕必
言但言而彼不從然後以此若未能言其善而遂止則已尚未盡何可貴人
言字全旨○通節論取友之益照註明道進德律諒大意只重表上

曾子節○曾子曰君子為學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又者道之散殊君子固專學
于文矣然不能無輔手友故君子之會友以文會之或與者詩書于古或與者事
物于今然五者究而道益明矣仁者德之統會君子固以仁為已任矣然不能無
其手友故君子之為仁以及輔之有善則相勸有失則相規以切磋琢磨而德以日
進矣夫明道進德皆資于友如此○陳氏既資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友以輔
仁而力于行此皆程明道知行工夫皆資于友近解以文會友正欲以友輔仁
作通下語氣貫通徹以文處一善講善論工夫註道益明三年全無著落存
疑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語氣一般講善以會友道云會友以講善講學只

曰其言也

實也
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
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
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
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
益明取善以輔仁
則德
日進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其易而後其難
○勞如字○蘇氏曰
凡民之行以身先

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
請益自無倦

○身勞之則雖動不怨
○吳氏曰易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
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

及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
○仲弓為季氏

有司眾
○簡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職也事
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
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夫者於事或

有所善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
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

益君子路

在會及內不泥順本交說按莊子曰字要其華平時已有博文工夫但恐
見偏由故會及以講明仁者必之德輔仁不是助我用力只藉友以涵養
子路全旨●上下節總是一意上言政本諸身下言政要諸人 無倦居色
在上節中縱不再問原無虧欠只因他請益便知他病根在此似又見得一
道理須得已意相似按此身先身勢就根心上做出勿列分上是身下是心
子路節○子路問為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也以身治民而巳以明民行必以身先
之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正己率物則民有所觀感
而效無不行矣以作民事必以身勞之欲民勤于耕必春省以補之欲民勤于斂
必秋省以助之率作興事則民競和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為政之道如此
存疑先之即道之以德意故彼註道猶謂道先也民事生乎以循行勸諫
說最是使民農政師役是官府之事不是民事此與使道使民不同又詳先行
勞事雖分本末其實皆裏面事蒙引先勞則教養有舉矣竊註不令而行雖
勞不怨其言必貴乎先勞也不重其言效

請益節○子路以為政多術復請益于先勞之為子曰惟于此二者持之有常
而始終無倦已耳民行雖已興而所以先之者愈勉民事雖已舉而所以勞之者
愈力此則所以益之也更有益乎○蔡氏去子方卷先勞于路遠又請益蒙引
意可見彼子路看得先勞容易便是倦根無倦即在先勞內平實常無懈無
厭所謂不益之益也有疑先之勞之旨是不使于白的事所以易從俗乘于
惰者易知而快于勤者難知因于怠事者易覺而生于勤事者難知
仲弓全旨●首節為政之天體次節舉賢才之大體不出執要行簡之意
平大節就舉賢才另講有以先有司貫上節以舉賢才貫通章者非正名
仲弓節○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政有大體無體之修廢舉之任也如必事
親則不勝其煩矣故凡事必先于親而後于民而後于國而後于天下無不
過而寬者之則利不濫而人心悅矣人才之用舍賢之任也賢才不舉則百職廢
矣故凡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簡矣為政
之道何以出此○問政是問為宰之政下節以爲舉賢不可看作家宰宰相宰
字蒙引宰兼眾職謂眾官職有司各司一事先對後考其成功後存疑小過是
心民無心之過不必依小註作有司之過舉賢不新安謂舉有司中之賢才進
之上位并舉未用之賢才以充有司非是蓋自以身爲舉賢之亦只到爲舉上
位難說且士庶中有才德者舉之如古鄉舉里選亦不限定舉作有司
焉知節○仲弓又問曰賢才伏處無窮一人之智有限豈能盡知天下賢才而舉
之乎子曰所謂舉賢才者非必盡出于己也但于爾之所知者舉而用之其或爾
所不知人亦必有舉之者矣孰有終舍之而不舉哉人知即爾知人舉即爾舉自
可無遺賢之患矣此舉賢才之大體即爲政之大體也

仲弓非全不知須略詳加盡字又只重舉爾所知下一句不遺賢
力在一舉字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雖本器使無
不用不盡之蔽乃得接爾知爾舉人知人舉把此事我與天下通食公同做去
正聖賢公私之意淺說人豈舍之而不告我哉感人好德之心又新說
人知即爾知諸說俱非旨蒙程註人各親二句最合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
賢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本蓋仲弓以己之耳目爲耳目夫予以天下之
耳目爲耳目故曰用心之大小若說舉其所知者于己而付其所不知者于人
便不是又滄柱我知我舉人知人舉雖欲表由大公之心然于仲弓焉知一問
終未愜意其舍諸人字即指我所已舉之人言蓋我所舉者果是正人君子
自然汲引同升此故等連茹之勢也是實舉實事存於
備君全旨●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首二節言衛政先正名色不正二節反覆示

可指得其人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而政益修矣 知爾所不知人其善諸焉於度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
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
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善諸便
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
可以與非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
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
夫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
出公軌
也是時魯哀公之下
年孔子且是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出公
不父其父而禍其禍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
不爲之謝氏曰正名雖爲備言而言然爲政
之正其當
以此爲先 子路有是哉子之廷也奚其正
廷謂遠於事情言
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所不知謹言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
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
不順言不順則無
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不興則刑罰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 中夫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
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
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有之必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命君子路
二

命君子路

命君子路

以名之實正未節結言君子必先正名無節即是正名而已矣與必也二字

呼應陳氏集註三以實字言於名字取切
衛君一節○夫子自楚反衛子路以為將仕衛也因問曰衛君若虛位以待子為

政不知子之所設施以何者為先乎子曰政莫大乎正倫君使我不衛為政必也
先正其父子祖孫之名使名稱其實可乎○蒙以爲政屬衛君故用一而字翼註

亦是設言○必也二字見斷然自務應上先字非謂衛政只正名便乎翼註各
是祖孫父子之名本君身說加贈不得以父靈公未郊不可以子輒輒即可令

國人有君何得令我身無父子實存父而視為仇視竟辱子而孫為代名不正
如此焉得不以為急務蒙引使夫子既仕輒必無廢輒而立公子鄂之理明是

也衛不成故此亦見夫子不有仕衛意蒙引父廟曰爾
有是一節○子路不深思其意乃曰有是哉夫子汗潤而不達于時務也為政者

惟取今日所宜行者圖之可也何必拘拘以正名為先乎夫子責之曰野哉由也
何其識見鄙陋而言詞粗俗也君子于事理有不通曉處則姑爾具疑以俟考問

何得率爾妄對若此○馮氏時輒已立十二年子路所謂迂恐于輒有碍也○翼
註野無精密之見沉潛之思正對君子看關如心上歉然自愧不敢輕議國事

各不一節○吾之欲先正名者非迂也亦見夫各一不正必有不可勝言耳若使
名不正實是父而不父實是祖而父之則稱謂之間必然有碍而名不順言不順

則把父做仇把祖做父所為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則勅督荷且必欲顛倒而無
序悖戾而不和禮樂如何可與禮樂不與則凡施之政事者法度乖張小人倖免

君子罹罪刑罰如何可中刑罰不中則民莫知趨避何所措其手足夫名之不正
其弊遂至于此○兩節申言名不正之弊正由所不知虛名不正三字見起下五

弊一齊都到特節節推出耳言是稱呼各不正則出口便違禮之存道謂當之
原禮是也禮原不違也其言禮也禮原不違也其言禮也禮原不違也其言禮也

與下註政事字推開說不可存疑事不成言事縱成就也不成信事雖成
說事不成就下便不消說無序不和不與詐禮樂只屬一身禮樂言觀註于刑

罰不中處始云施之政事可見自不順至禮樂不與就事及自身言自刑罰
以下就言及民言存疑言順事成禮樂與而後刑罰中者猶君君臣臣父子

子而後政事行也政事備言刑罰不中者與寧之甚甚言之益無禮樂之朝
必更加誅戮以服人心刑罰不中則惡者倍倍者反畏民將為惡而惡不可

趨故曰無所措手足又一說犯父與犯祖不同科名不正則犯父律犯祖律出
八輕重但失其平尤切存紮

聖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
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弒其母

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
公子鄂鄆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

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
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

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
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鄂

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
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

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
難之為義血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

遲請學稼子曰君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君
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

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
樊遲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

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穡音丈反焉

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禮蓋各
以其類而應也穡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

者○楊氏曰樊遲遊學人之門而問稼圃志
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

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
者矣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

一問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
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

言之使知前所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言者意存在此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

知足蓋他人雖合雖完雖美而猶常以為未合未完未美今刑惡其質但曰苟矣人知三苟字重不知三矣字九重矣字便存勾了罷之意陳氏由合而完而美既見其循序而無欲速之心苟合苟完苟美又見其有節而無盡美之心循序則不欲速有節則不求其美

適衛金言此章因感衛民而發王道之全庶矣哉在頭下富然總是保其庶

適衛草○夫子適衛均有御車而行夫子見衛之人民而嘆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繁也冉有問曰有國者國欲民之庶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庶而不富則生益不遂終必離散也制田疇薄稅斂使之豐衣足食無貧乏之患則庶者可長庶矣冉有又問曰有國者國欲民之富然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飽煖逸居爭易起也設學校教禮義使之孝親敬長與仁讓之俗則富者可長矣與聖賢一答問而王道之規模次第具于此矣

庶庶有兩意一是幸其庶而澤可遠施一是惜其庶而治之無術庶矣

故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須說出一段撫撫而感振興與切痛痛心專與萬悔畢竟是感感之詞若謂

富教雖總為保庶然富從庶講出教從富講出既字文字方見實地又兩既字

兩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下既字是

意中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中

苟有全言此夫子志期用世自擬其效以望世之終其用意

苟有節○夫子抱用世之具而不得試感而嘆曰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

人委我以國政而用我我至三月而後首革廢舊興紀綱法度漸次就舉庶

乎其可觀也若用我至三年使化行俗美禮節樂利民生厚民德新治功大倍而

後有一期則望焉以俟可也

有條緒有成效效著即財足兵強教行俗厚至是有成功張氏三年所成節

期月所立之規模充之

善人全言夫子自當時以殺止殺而意速效故思善人入道之化以感動非

不足之詞上一句引語輕點過只重講末句

善人章○子曰古語有云善人為邦而治天下積功累仁後先相繼至于百年之

久則和氣薰蒸可以化殘暴之人使之同歸于善而民無極惡大罪不用刑戮

古語如此以今觀之誠哉是言也蓋民心有善無惡其所以陷于刑辟者由上之

人無以感之耳善人以一念醇厚之心積之而化便刑措不用撻之以理度之

以善古人之語不我誣也吾得見善人斯可矣○善人存心惻惻立政和平百年

以善繼善也兩意俱重引勝殘去殺相連說有殘不得不用殺勝殘便不可

用殺勝者盡也化之使不為惡似勝德都消化漸盡一般與善勝字重看誠哉

是言非止信其有是言與勝人可勝殘去殺上發出實能如此之故言外

有慨慕願見之意按亦可以三字非不足善人其言殘殺之難勝去耳即君註

若夫聖人云云亦以暗指下意仇洽極若說善人只優柔而易坐享太平恐

水弱民玩反成亂本須看出極大經綸缺天補收皆在百年中漸消漸斂方見

勝殘去殺不是小可事按百千虎狼不在山林而在通邑生不逢辰對此嗚呼

真堪涕零聖人不得見而思及善人善人不得見而徒感其語誠哉何神味無

盡猶聞太息之聲

如有全言此見王者之治無近功如有季有共善薰蒸之意存疑此承上章

言王者固不待百年其效亦不止于勝殘去殺而已

如有章○子曰世之論治者不稱王者之仁而仁未易言也如有聖人受命而為

王者欲德教洽于天下無一人之不善必其仁心感潤泰蕙隨至于三十年

四書禮記

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終愚○子曰

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

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

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天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重至於文景

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

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

夫理人則不待百

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

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

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

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

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氏以仁嗾民以義

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與所謂

仁也此非積

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

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

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

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

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

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

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

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

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

正名必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命君子路

卷之三

五

之久而後深仁厚澤浹于肌膚滲于骨髓天下皆涵濡于德化之內而相忘于熙
皞之天也夫豈一時可致者哉。如有是假若之詞非承上章上玉王者與道致
治之至不定是革命撥必世內有許多澤民工夫。饒氏有疑此仁字是效化
治口內及外皆仁之意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身必血氣周流貫徹無
一處不到方是仁天下必教化周流貫徹無一人不被方是仁必漸仁漸義節
禮和樂仁心涵育之深仁政蕩滯之久方能如此朱子自己之仁言是這箇
道理浸淫透徹自天下言之皆是這箇道理浸淫透徹自中出非自外人
故聖人不急俎以期其必仁每漸磨以俟其自化張氏勝殘去殺能去人之
疾仁則使元氣渾然而自無疾者也

荷正全旨 此專為大夫而發

苟正節。子曰為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正身荷能動遵禮法輔士帥民先自
正其身矣則上行下效捷于影響其于從政而正人也何難之有若不能自正其
身則儀表不端焉能率下其如正人何哉。劉註正身則不悖綱常不踰憲度
存疑從政內有正人意故下云如止人何獨正人只就民說

冉子全旨 此專其事何當時臣竊君權不知惟天子將政事分別一番事出
于國即事為政政出于家即政亦事政事之名正而家國之分昭

冉子節 冉子退于季氏之私朝而來見夫子子曰今日何退朝之晚也對曰適
有國政相與商議所以遲也子曰求以爲有政吾意此必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
政也若是則政則我當爲大夫公雖致仕于禮猶與聞今既不聞則其爲家事
也又何疑哉。余蒙引其非日晚退朝自有常期今獨遲耳再有所容國政本是
寓話夫子亦明知是國政但欲諷他私議國政于家故作爲不知以爲必定是
家事蓋國政當議于公朝家事則議于私室今據爾議于私室又據我不與聞
非家事而何政與乎只論公私不論大小

定公全旨 此專其言 一言夫子與他小言乎心
見其難使是誠機心時其樂便足喪機益氏與喪不在一言在君心乎此一言
何如其繁引一言亦小與上人言是言人君下人言是君自言

定公一節 定公問曰國之興也恒者善言以致治不知一言之問可以與邦者
果有之乎孔子對曰與邦之效甚大也一言之微不可若是而必期其效也然亦
有之入有言曰爲君主治甚難爲臣輔治亦不易時人之言如此
翼註幾即庶幾便有期望意故註訓期一言力微致未可期必又劉氏言言
在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按此暗照下爲君請存參○麟上人言一句平
說夫子引來則止取上句耳若于入言中先作低昂非是按請中象像引進意
爲君爲臣爲字極重必稱位盡職毫無懈怠方是爲君不要說出被來

如知節 人君唯不知其難固無與于與邦而使因其言盡其所以言而知爲君
之難也則必兢兢以圖之不敢有一念之或忽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脩
治夫命乎是乎脊作人心于乎愛戴矣不幾于爲君難之一言而致與邦之效
乎○如知一字有喚醒意知非徒曉得言知而爲在其中謹戰兢一句意真誠在
知字內作文口就知內含無懈意味方外若于知字外添說多語便失一言謹
脉益知難處就是爲難處爲難處就是與邦處不幾乎亦即知上矣此添民
一言未便能與與喪然未嘗不因一言致之聖人言其合蓋而語氣實得勝正
欲其其一言與喪之問也

曰一節 定公問曰一言與邦之安若一言何以喪邦蓋亦有之乎孔子
對曰喪邦之禍甚大也一言之問未可若是而必期其禍也然亦有人有言曰
予爲君他無可樂只是隨其所言而下都遵行而無敢違此乃其所樂也時人之
言如此。二句要寫出驕至不知爲難光景

如其節 夫君令臣從固無敢有違者然亦看君之所言何如如其所言之言而
四書禮注

四書禮注

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
一言之問未可以如此而
必期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易去聲。當時有此

言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與邦乎
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與邦乎爲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樂惟樂此耳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與邦乎爲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樂惟樂此耳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與邦乎爲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樂惟樂此耳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與邦乎爲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樂惟樂此耳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與邦乎爲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樂惟樂此耳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與邦乎爲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樂惟樂此耳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與邦乎爲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臣下不致違也。豈不善乎。如其所言不善。有字。子生民有損。子社稷亦要。臣下不致違也。則君驕臣諂。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為之危。矣。不幾乎莫違之一言而致喪邦之禍乎。蔡氏莫違。本是不好的話。又開出善不善兩路。相形只引起不善。二句按如其善。不可大講。得奸益。唐虞不廢。吁。嗟。莫違之言。其善有限。只無窮。夫利。害。便。為。善。精神。全。注。下。如。不。善。亦。善。亦。只。云。如。此。猶。無。善。亦。勿。講。似。與。邦。模。樣。言。莫。違。兼。臣。民。言。莫。之。違。單。指。臣。言。

葉公全旨。葉公佐楚。只是以力服人。不知政本在得人心。故因人心以驗政體。黃氏有意。以末其悅。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行其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附莊氏。楚以發。元之不仁。被卻。而與。諂。而近者不悅。而唐虞之君。以求馬。佩。而遠者不交。故楚難。以興。

葉公問政。子曰。為政之道。在得民心。若能使民之近者喜悅。則內知能。適之政。矣。民之遠者。來歸。則可知。葉公曰。政。大。人。心。至。愚。而。胸。尚。非。是。心。寔。政。足以感人。而欲以驕。虞。小。術。遠。道。子。豈。能。服。乎。存。疑。近。說。遠。來。為。政。之。效。也。然。必。有。所。以。致。之。者。故。註。曰。被。其。澤。聞。其。風。披。者。子。全。從。為。政。身。上。看。落。下。來。見。非。是。有。以。悅。之。來。之。不。能。只。照。本。文。開。闢。說。被。澤。聞。風。在。言。外。合。黃。氏。之。蒙。引。註。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故。只。開。其。風。而。已。

子夏全旨。子夏病。在近。小。故。以。王道。之。遠。大。告。之。上。二。句。要。講。得。下。只。申。之。子夏章。子夏為萬。父。昆。學。問。政。子。曰。為。政。之。弊。有。三。一。急。之。人。方。為。其。事。而。遽。責。其。效。是。為。欲。速。之。弊。子。之。為。政。必。須。推。行。自。始。子。可。欲。速。以。求。日。前。之。效。遂。使。之。人。徑。于。淺。近。而。昧。于。遠。大。是。為。見。小。之。弊。子。之。為。政。必。須。志。量。廣。大。不。可。見。些。小。事。功。便。以。為。得。計。也。蓋。政。以。能。推。為。貴。然。必。有。漸。而。後。可。達。若。欲。速。則。求。其。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及。不。能。達。也。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為。期。然。於。所。志。者。大。則。小。自。不。得。不。成。若。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所。謂。漸。而。後。可。達。也。

此就其為政之心而指其夏所有之病也。按政有遠近皆自心之所欲始政者。大小皆自心之所見始欲以心之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全是在心上戒也。蔡氏此非預言其不達不成。故如此。下二句不過深明其弊。以戒子夏。蔡氏欲速則期。成而所為必。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前。而。忘。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其。證。證。由。此。通。彼。之。謂。無。序。則。先。後。緩。急。一。齊。施。出。去。必。有。害。利。非。財。利。亦。非。專。利。澤。滿。云。便。益。耳。利。在。一。方。一。時。則。小。利。在。天。下。萬。世。則。大。德。氏。見。小。功。欲。速。相。因。德。要。速。成。見。目前。小。利。便。處。便。要。收。效。若。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不。得。不。引。本。文。兩。開。說。饒。說。雖。非。正。意。然。道。理。亦。互。相。發。明。

語孔全旨。葉公論直。以進夫子論直。以心註天理人情。總不外本心二字。語孔節。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而行。無所私曲。其父盜人之羊。而己為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其可知矣。直在于心。請直道。直在于身。請直躬。直躬。則。不。安。于。心。

吾黨節。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過也。而父為之隱。不使聞之于人。父有過也。而子為之隱。不使聞之于人。夫父子至親。委曲以全。高。尚。學。所。當。然。不。求。為。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牽。焉。得。為。直。乎。謂。註。隱。與。直。相。反。如。何。指。隱。為。直。蓋。直。與。曲。對。舉。其。最。初。之。一。念。出。之。便。自。而。截。無。委。曲。父。不。忍。言。子。之。過。子。不。忍。言。父。之。過。天。理。上。豈。有。此。一。施。人。情。上。豈。有。此。轉。移。若。當。隱。不。隱。不。是。治。名。即。是。避。嫌。便。委。曲。不。直。捷。不。是。為。父。子。者。只。取。相。隱。子。有。過。父。但。當。盡。義。方。之。訓。父。有。過。子。但。當。盡。幾。諫。之。說。而。不。掩。揚。于。人。正。于。隱。所。當。隱。處。為。直。須。從。天。理。人。情。上。轉。折。出。來。方。見。在。中。實。義。

氣說。下台之乃見心存理得。方可為仁。不可逐句貼仁。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

曰。吾黨有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

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痛。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也。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微。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一。語。也。充。之。則。醉。面。箕。子。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平。

斯可謂之王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真能言。故以使命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弟。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行去聲。硜。苦耕反。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未。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論語子路。卷之七。七

論語子路。卷之七。七

樊遲問如何為仁子曰仁且于時隨處而無不在者也時而居處必恭莊而不敢慢而心存于居處時矣時而執事必敬謹而不收忽而心存于執事時矣時而與人必忠厚而不敢欺而心存于與人時矣然又不可少有間斷也必以此三者參舉服膺雖夷狄患難之中而此心亦確然固守而不可棄焉心常存則理當得而仁在是矣○存疑仁者本心之全體不能不壞于人欲恭敬忠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復全于我蒙引隨在而盡其理之說未是恭恭敬敬忠未是理乃所以求理者也居處只未執事與人時不單指居處恭即程子所謂整齊嚴肅也故即主一無適就事上說註曰敬王事又曰敬主乎中者身雖外而敬則在心陳氏居處是靜時執事是動時習註雖云不見于外敬主乎中然恭根心而發于容敬主乎心而即于事非微然分恭外敬中忠是實心待人不外台由離矣狄句輕只重無時無地可棄意

子貢全言○胡氏費看註本末二字行是本才未言節本末但可觀其大但取其本立及其末未皆無所取猶不失其守末節本已全虧即有他才亦不足論章意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將行已句貫通章亦庸人自擾之耶

子貢節○子貢問曰人而謂之士自有所以為士之實者必何如然後可謂之士矣子曰士以守身為本亦以適用為能必其行已也以道義為大則非非義之事皆羞恥而不為是其志有所不為而本矣及其使于四方也又能應對諸侯不辱君命是其才又足以有為有體有用如此始可謂之士矣○輔氏人之志慮在無不為人之才患在無所能為唯其志有所不為然後其才足以有為為德不曰立已而曰行已就行上看出體恥心可以有為即謂于有所不為為德不有不潔者則別按蒙引謂不當為固可恥當為而不為亦可恥兼兩意但註以有所不為對足以有為明已判開只照註為安才足有為不止使事只揚行已中

宗族節○子貢又問曰士才不易得亦有次于此而可稱為士者乎子曰士固以才行相兼為貴然其行不足宜可才不足若有人焉有愛敬之德而宗族皆稱其孝焉有謙讓之實而鄉黨皆稱其弟焉此其才雖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謂次一等之士矣○宗族鄉黨實之必真故取以為源宗弟是弟第一等而謂之次者蓋僅能使身無過未有益于人國而推廣其固有之良心也存疑所稱止宗族鄉黨非為仁之本及善鄰之孝弟故曰次蒙引行已有底孝弟已曰該若此孝弟止行已中之一端但莫是大本故不曰行已而曰本立

言必節○子貢又問曰孝弟亦難盡者亦有下此一等而可稱為士者乎子曰言行人之大端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拘執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期于信所行者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期于果此誠量淺狹極然堅確之小人也本末雖無足觀而自守之固亦可為又一等之士矣○信果是言行之準病在必字不必則變化無方而大必則一意堅執而小與變詐反覆之徒不同確碎可以解天地之心小人可以藏君子之脉勿太說壞註識淺不能見遠以所知言量狹不能容大以所守言

今之節○子貢又問曰士品有三既問矣若今之從政為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否乎子曰此輩乃猥瑣之徒譬如斗筲小器所容無幾本末既無足觀言行亦無可取何足置之議論哉○翼註斗筲最難體認觀註士器量受說然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筲借言按註云鄙細器言小有才而無恥也蒙引此正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管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天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嗒嗒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者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之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矣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

曰矣復知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子曰未可也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吾所深願但中行不可得而與矣下此求其可與者必也狂與狃乎何也蓋狂者
進而取法乎也動以遠大自期其過往之志驟驟乎有不可限量者狃者自愛其
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為其能守之節較較于有不可少者若各就其過不及處
而激勵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篤實以充其進取之志狃者使之恢必運達以擴
其不為之節以歸乎道不難也此吾所以因中行而思狂狃歟○滄柱中行以姿
態粹美言若混沙學問成就上說于本文與學講不去其註中行有高志而行
又能踐有定守而識又能通無過不及可與傳道者豈引進取即志極而有所
不為即守有餘本又時言其好處行不掩知未及見朱子備解狂狃全體有疑
激勵是豈其不及裁抑是損其過合狂狃都有雙峰謂激勵狃者裁抑狂者非
是蒙引志極高是狂者過處則裁抑其志之過行不掩是狂者不及處則激勵
其行之不及守有餘是狃者過處則裁抑其守之過知未及是狃者不及處則
激勵其知之不及滄柱狂狃可與道就其引之歸乎道時解云可與乎中行抑
知中行是天姿粹美豈狂狃可與道就其引之歸乎道時解云可與乎中行抑
二何意本文未有不增不引詳非與其終于此與學與本文與字不同
南人全旨○此章總是戒人無恒意一述方言而嘆其善公聞者足以動述經
訓而嘆其不占今聞者足以戒咏歎感慨言有盡而意無窮

南人節○子曰南國之人有言曰人當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無恒處事則作輟
鮮終與人則及履難測此等人在醫尤不可為益也所以交鬼神不恒則誠不聚
而神不享醫所以寄外生不恒則術不精而醫不效南人之言如此由是知人而
無恒則死醫或後且不可為也德立功之大乎善夫南人之言近而指遠也
無常惟其心可常引此南人之俗語其意正看得巫醫重故註亦推其意
云九不可以無恒者夫子辭其則以經釋經也

不恒一節。然不獨南人有此言也易經中恒卦九三爻辭亦云人而不恒其德
則內省多疚而外侮將至人皆得以毒辱進之矣夫子既引此辭又曰大易之戒
明顯如此而人顧多無恒者則亦不玩其占而已矣荷玩其占則易然省悟矣至
于無恒哉。不恒一句止所謂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人役也意較或者非一人之
詞兼兼外處內慙朱子承奉承之承如人送禮辱與他。麟上既曰九三則其
爻動矣改謂之占占即指爻辭不玩其占不玩此爻辭也朱子只不讀書之
意又蒙引無恒取羞不待占茲而信然按此于不占二字切勿與註不合存參
和同全旨。以君子小人別和同君子是恒不是同小人是同不是和語氣且下
和同章。子曰君子小人公私而已君子之存心也公故其與人也以道相親是
非可各用以相成而不必其阿比和也而不同也小人之存心也私其與人也
以意相徇黨同伐異惟務相傾相軋而止見其乖作同也而不和也
蔡氏上重和字不同就在和字中看出下重同字不和就在同字中看出無兩截按
和出于公即有所異亦和如五味各異而相調為一同出于私即無所異亦同
翼註此就處事上說須以是非可否觀賅理之所是而我是之究無非于人之
公是理之所非而我非之究無非于人之公非若同則專務同俗一邊
和自不同此而字直下意和有和之義不同有不同之義此而字分辨意
鄉人全旨。此以類字作骨子貢欲稽人于好惡之同夫子則決人于好惡之類
鄉人章。子貢問曰公論辨出于鄉人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好之何如意其行
成名者乎子曰一鄉皆好安知其非同流合污者也夫不可信為賢也子貢以為
不得子好必得于惡又問然則鄉人皆惡之何如意其道高毀來者乎子曰一鄉
皆惡安知非說世俗俗者也未可信其賢也我以爲取必于鄉人之皆好皆惡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鄉人之不善者惡之蓋善者循乎天理今從而好之是必

四書禮注

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

則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

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

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

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

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

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

循理故安舒而不矜。○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肆小人進欲故反是。○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

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

不至於外。○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謂士矣朋友切

切偲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

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

會子路 卷七 九

實發善業賊恩正面不得以推類混過

善人全旨 此夫子重言兵意夫子見當日列國兵爭騷民鋒鏑不仁已甚故發此言觀開口說善人其下章一連可見

善人章 子曰兵戎國之大事也而使民正不易惟善人篤寔無偽內有寔心外有實政教之以孝弟忠信以養其性教之務農以厚其生教之講武以振其蕪穢而至于七年之久民知親上死長一旦有事亦可使之從陣于戎伍間矣即戎者可不先之以教乎 善人二字便見與兵家相許者不同蒙引善人教民雖兼本未大意只教他為善至七年之久民亦為善所感自能親上死長故可即戎註親上死長須通承上三意益不務農講武民亦不能親上死長又註行與法分本末新安御以務農亦為本又是一意潘村玩註意原對照下章陳氏善人教民本未兼惡且也七年而後可即戎兵可易言或嚴惟胡氏謂教民本非謂即戎之說非正旨按亦可字正見非此不可即戎意

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即是勾踐之生聚教訓吳越之吮癰舐痔若說善人無即戎意則又徐偃宋襲之致心兩邊打破矣此王政設施亦可二字是急辭非緩辭

以不全旨 此為輕用其民者發其言不教之失以見民不可不教

以不章 子曰戰者危事也若平素不曾教民而一旦驅之于戰適足以殺其軀而已非兼其民而何 此教民亦兼孝弟忠信務農禮法言若孟子不教殍民則

注專指孝弟忠信益講武之法戰國自不敏也

憲問全旨 憲註後註重有道殺邊然亦朱子推田勉憲憲若本文只平平答論憲問節 憲問何者為可恥之事子曰人之可恥者莫過於無能而苟祿如邦有道正有為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而空食祿若邦無道雖卷而懷之可也乃猶

願居位而空食祿世治不能有所建明而空食祿世亂不能引退而往歸位以素餐則志行之

此恥也 二守雖雙承兩句須知揚事有道邊然亦朱子推田勉憲憲若本文只平平答論

克伐全旨 此章不當以自然勉然立說當以清源制流立意恭克已復禮主敬

行規其中少不得勉勵工夫然必人欲流盡然後天理流行若徒抑其流而不

滌其源病根未嘗拔去故以為難而不許其仁 時文多云仁則自然

不行是勉強故不許其仁非也不行只是外邊勉强若能去私則勉強亦仁所

爭在兩根與不兩根耳自然勉強無法

克伐節 憲問人心至虛克伐怨欲皆為心累若能皆制之而不行焉則人欲既

盡天理斯存斯可以為仁矣 胡氏克伐因已所有而生怨欲因已所無而生能

氏克伐是一病怨欲是一病四件只兩件兩件又只一病病根在欲有所欲

則貪多求勝遂所欲則氣盈而伐不遂所欲則氣歉而怨心行是逐益逐制

可以節 子曰克伐怨欲皆入情之易動者今能制之而不行可謂勉矣蓋遂以

為仁則吾不知也蓋仁純乎天理自無四者之累今但不行只強制其情而已寧

無憚滋暗長而不覺者乎未可謂之仁也 茲齊江可以為難就功制上看不是

詐之詞蓋克伐怨欲皆入情之中發于卒然之際今禁之使不流止之使

不行是其用力之艱有甚于激濁之難嗚呼馬之電激者故曰難按此則難字

只作艱苦發說不作先難之難行處謂這工夫人所難也此則難字不行與四

勿不同以其欠主腦四勿是心主于禮非禮則勿之從根源上一刀兩截不行

則一時強制未有克已工夫則此私猶伏于內接不行與仁判然懸懸無相深

淵發之理不知其仁是警悚語不是後回語蒙引註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勇

猛決去克已是一是積漸消磨須平時用莊敬持養工夫于思必切

不殆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

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

見義心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

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

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景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

問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迨古活反

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適即南宮也羿有

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泥

又殺羿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

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管稷播種以觀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

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道之意蓋以

羿暴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

也故孔子不答然道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

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

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

不仁者有矣夫余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曰君子志於仁矣然堂忽之門 子曰愛之

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

勿誨如字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射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諶時

林反 裨諶以

論語章句

何口引起下句一直說下

君子全旨●蔡氏玩語氣似為易言仁者獲其氏謂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君子章○子曰仁者純乎天理而無二毫人欲之私存之其難而失之甚易也如

君子志乎仁宜無時不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天理有時而斷而仁者

自矣夫至于小人則失其本心縱天理有時暫顯亦不勝其私欲之擾亦有小

而亡者也天君有不仁則厚厚不可不勉小人無時而仁則小人不可不戒

對註仁不仁俱以一念言從微絃君子或一念一事不在乎仁不足全體不

仁小人本心帶言求一念一事之仁亦不可得按有矣夫是疑詞未可具決詞

愛之全旨●此立忠愛之準存疑益為知愛而不知勢知忠而不知誠者發

愛之章○子曰父之于子未有愛愛之也切則其慮之也遠凡所以責成與

戒敗者一出于勢雖欲姑息而勿勞也愛之心能已乎臣之于君未有不忠然

忠之也至則其誠之也周凡所為陳善而助邪者一出于誠雖欲承順而勿誨也

忠之心能已乎為父與臣者各盡其道而為子與君者亦各盡其情矣

上玉愛之忠焉一語下方有力按勢方是愛不勞使不成的愛海方是忠不誠

便不成個忠方得能勿二語口氣 愛則必忠則必誠未嘗分兩層

但人情察有不勞不誠而自以為愛且忠者故正在兩層處發出一聲聲來能

勿二字方聲動若但二愛自勢忠自誠則合下如此而消夫子然明

四書禮注

孔子之用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

人可知矣 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毋求之藝愛之

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

夫名統諸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

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從藝

足以從禮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

於內而文見乎外則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

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雖復偏尚駁雜

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

至者若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

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

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

久要舊約也平生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

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

命章問

卷七

七

管仲節○或問子產子曰子產之德澤詠于鄭國蓋其愛其民之人也

或問全旨●三股隨問隨答當時子產以威嚴而掩其德愛管仲以器小而昧其

大功子產以能讓子乘之國而盜一時之名夫子一言斷之而兩世公論已定

或問節○或問子產子曰子產之德澤詠于鄭國蓋其愛其民之人也

或問節○或問子產子曰子產之德澤詠于鄭國蓋其愛其民之人也

或問節○或問子產子曰子產之德澤詠于鄭國蓋其愛其民之人也

或問節○或問子產子曰子產之德澤詠于鄭國蓋其愛其民之人也

或問節○或問子產子曰子產之德澤詠于鄭國蓋其愛其民之人也

或問節○或問子產子曰子產之德澤詠于鄭國蓋其愛其民之人也

命章問

卷七

七

孟公全旨●此隱諷公綽不稱職以見魯夫官人之道存疑分明說公綽不可為魯大夫卻不直說魯而說隱諷且不說他短而先說他長多少委曲重不可句孟公章○子曰人各有所宜用之者當因材器使如孟公綽若使為世家之長執是趙魏大家亦為之有益益公綽廣靜寡欲固優于此也若使為大夫就是滕薛小國亦不可益大夫非有理煩治劇之才不能公綽知子才則固不足以辨此矣夫一公綽也為家老則趙魏且優况小千趙魏者乎為大夫則滕薛且不可况大千滕薛者乎○勤註只才望二字作管家老以望為重只難以風會靜以鎮眾足矣大夫內撫百姓外應強大夫不能任故一優一不可為又註要分輕重大家勢重句輕家老望尊句重滕薛國小句輕大夫位高句重存疑國小政繁言國雖小而其政亦繁若說國小故政繁豈國大政反簡不成

子路節○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人道未易盡也姑舍其長言之若臧武仲之智識孟公綽之寡欲下莊子之勇敢冉求之多藝各四者之長其資稟固已優矣又能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則智不流于苛察廉不失于矯厲勇不蔽于血氣恭不傷于便巧雖未必盡形盡性如聖人亦庶幾可為成人矣○勤註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禮樂方是才全德備伏論性四子可言若兼四子之長此中必有工夫概言質性不得饒氏文之禮樂在心上說四者達到無偏倚便是禮達到無重厚處便是樂文字則註中節字和字禮樂句註定四句之字方有着落蒙引知足窮理四句未宜說得盡好總成于內一句尚在文之禮樂內才德備四句方承文之句合到可以成人存疑亦字對聖人言蓋聖人不得逐項考合今之節○子曰若今之所謂成人者何必才智禮樂之兼備哉但能見利思義其平日之言行忠信之實則雖無節制之禮樂亦足以成人矣○勤註此節與前節同論成人之道也

子問章○公叔文子靜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公明賈曰人謂汝夫子曰不言不笑不取信有之乎蓋疑其過中而不近人情也公明賈對曰夫子豈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殆有之過也然為言者亦有由矣蓋多言則人厭其言君子但時可言然後言是以人不厭其言而遂謂之不言也苟笑則人厭其笑君子但時可笑然後笑是以人不厭其笑而遂謂之不言也安取則人厭其取君子但義可取然後取是以人不厭其取而遂謂之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然時人固為不情之言而實允為過情之舉故夫子疑而謂之曰汝謂汝夫子時言樂笑義取其然乎豈其果然乎吾未敢必也

人之言笑取如何絕得夫子非不知而問只因有此不近情之舉為與者其慕之故欲核其真耳○賈只分解不言不笑不取而不覺適合于時中夫子疑其未便到此其字猜度之詞一句總是疑詞勿斷註禮義充積二句勿人講若人講是決詞非疑詞矣蒙引勿以上句為微疑下句為深疑只詞氣愈引如此臧武全旨●此春秋誅意之法要全在以上見首一句只案下二句是斷

賈名亦備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讓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吾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勤註此節與前節同論成人之道也

子路節○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人道未易盡也姑舍其長言之若臧武仲之智識孟公綽之寡欲下莊子之勇敢冉求之多藝各四者之長其資稟固已優矣又能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則智不流于苛察廉不失于矯厲勇不蔽于血氣恭不傷于便巧雖未必盡形盡性如聖人亦庶幾可為成人矣○勤註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禮樂方是才全德備伏論性四子可言若兼四子之長此中必有工夫概言質性不得饒氏文之禮樂在心上說四者達到無偏倚便是禮達到無重厚處便是樂文字則註中節字和字禮樂句註定四句之字方有着落蒙引知足窮理四句未宜說得盡好總成于內一句尚在文之禮樂內才德備四句方承文之句合到可以成人存疑亦字對聖人言蓋聖人不得逐項考合今之節○子曰若今之所謂成人者何必才智禮樂之兼備哉但能見利思義其平日之言行忠信之實則雖無節制之禮樂亦足以成人矣○勤註此節與前節同論成人之道也

子問章○公叔文子靜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公明賈曰人謂汝夫子曰不言不笑不取信有之乎蓋疑其過中而不近人情也公明賈對曰夫子豈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殆有之過也然為言者亦有由矣蓋多言則人厭其言君子但時可言然後言是以人不厭其言而遂謂之不言也苟笑則人厭其笑君子但時可笑然後笑是以人不厭其笑而遂謂之不言也安取則人厭其取君子但義可取然後取是以人不厭其取而遂謂之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然時人固為不情之言而實允為過情之舉故夫子疑而謂之曰汝謂汝夫子時言樂笑義取其然乎豈其果然乎吾未敢必也

人之言笑取如何絕得夫子非不知而問只因有此不近情之舉為與者其慕之故欲核其真耳○賈只分解不言不笑不取而不覺適合于時中夫子疑其未便到此其字猜度之詞一句總是疑詞勿斷註禮義充積二句勿人講若人講是決詞非疑詞矣蒙引勿以上句為微疑下句為深疑只詞氣愈引如此臧武全旨●此春秋誅意之法要全在以上見首一句只案下二句是斷

臧武仲○子曰臧武仲既得罪于魯已去防出奔于邾即欲請後以宜歸于魯
以身請之或待罪於邾使人以詞請之亦可也乃自邾如防以求立後于魯推其
心以為若不從我之請則將據邑以叛蓋劫之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不要君者
不信也武仲何所避罪耶○武仲獲罪奔邾罪不及不祀人每以求後憐他以為
不忍漸先入祀為孝不忍絕後人統為慈要君一念無入發故夫子特拈出
之使民使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惟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
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避罪以欺世故揚氏有諷意之說又蒙引大
凡誅意者皆是事不如此若無可諷而意則如此其有可諷也仲分明要君自
不容于誅矣故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蒙引亦謂要君有寔跡誅
意不用存察附考襄公二十二年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謀于臧武
立之公彌遂廢季孫愛臧武成已志孟孫莊子孫之及孟孫卒殺入哭甚哀入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若此如季孫死其若之何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
之惡我樂石也美然不加藥石孟孫欲為公彌伊戚乃誅季孫曰臧武將為
亂不使我墓及孟孫將葬使止夫助之從甲士孟孫又嘗果有兵季孫怒命
攻臧武臧武斬鹿門之閉以出奔邾接統乃宣叔之繼室子立為宣叔嗣而母
兄臧賈臧武為在鑄國母舅處武仲致大龜于兄賈賈使為納請臧武如防使來
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為
為臧武後紇防而奔齊按知不足謂使甲從已慮事淺也二勳謂文仲宣叔
晉文章○子曰五伯桓文為盛人皆知其心術之不正然其行事之間有彼善乎
此善文公為人專尚詐力不由正道是諱而不正者桓公則猶知正道不尚詐謀
是正而不諱者晉文所行之事如楚圖宋則伐曹備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則復
行如楚如宋則復行如宋則復行如宋則復行如宋則復行如宋則復行如宋則復行

使以禮至勞丘之會明王者之大德首止之盟定也○之大法是也○公他事難
此優劣可知矣○陳氏註引一事以著其意下即一事以推其餘蒙引朱註係仔
細于桓則曰猶為彼善乎此可見桓未得為善善乎文則曰其論甚矣又可見
桓非不諱者又夫子正而不諱者蓋言其心皆不正對玉而言
子路至自○子路責管仲不死在心術上論上夫子責管仲有功在事業上論上
子路節○子路問曰管仲召忽皆相子糾者世桓公使殺公子糾召忽致命而
死于義為得死而管仲獨不死而反臣事桓公蓋忘君事也忍心害理一人也以
由言之管仲未得為仁矣乎○管殺糾而曰桓公重使之也求仁以心術言輔氏
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善理謂理所當然而拂之使不為善理子桓兄
糾弟襄公死則桓當立故春秋書桓曰齊小白書糾不曰齊以不齊有齊且不
曰子以非君嗣子也然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
子罪魯也術考小白魯公子也太子襄公無道君弟也禍及各從母國一奔
莒一奔魯及魯公母弟之子無知欲襄公而自立大夫高偃及雍廩殺無知高
國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中小白帶鉤小白伴死使入馳報魯魯遂糾益遲而小白已入魯兵拒魯魯
兵敗走鮑叔牙遺書于魯曰子糾兄弟弟忍誅諸魯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
而甘心焉魯遂殺子糾管仲請囚叔牙言子桓及堂阜而脫管仲仇也請得
叔牙召忽管仲二人相善欲共定齊國忽曰小白必不立不若共佐子糾曰
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小白
及魯縛送齊時仲謂忽曰子桓乎忽曰何懼死乎糾可謂有死臣子生而伯
諸侯子糾可謂有生臣子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九合諸○子曰以仲之不死為義仁亦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彼桓公糾合列

國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中小白帶鉤小白伴死使入馳報魯魯遂糾益遲而小白已入魯兵拒魯魯
兵敗走鮑叔牙遺書于魯曰子糾兄弟弟忍誅諸魯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
而甘心焉魯遂殺子糾管仲請囚叔牙言子桓及堂阜而脫管仲仇也請得
叔牙召忽管仲二人相善欲共定齊國忽曰小白必不立不若共佐子糾曰
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小白
及魯縛送齊時仲謂忽曰子桓乎忽曰何懼死乎糾可謂有死臣子生而伯
諸侯子糾可謂有生臣子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九合諸○子曰以仲之不死為義仁亦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彼桓公糾合列

國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中小白帶鉤小白伴死使入馳報魯魯遂糾益遲而小白已入魯兵拒魯魯
兵敗走鮑叔牙遺書于魯曰子糾兄弟弟忍誅諸魯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
而甘心焉魯遂殺子糾管仲請囚叔牙言子桓及堂阜而脫管仲仇也請得
叔牙召忽管仲二人相善欲共定齊國忽曰小白必不立不若共佐子糾曰
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小白
及魯縛送齊時仲謂忽曰子桓乎忽曰何懼死乎糾可謂有死臣子生而伯
諸侯子糾可謂有生臣子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九合諸○子曰以仲之不死為義仁亦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彼桓公糾合列

國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中小白帶鉤小白伴死使入馳報魯魯遂糾益遲而小白已入魯兵拒魯魯
兵敗走鮑叔牙遺書于魯曰子糾兄弟弟忍誅諸魯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
而甘心焉魯遂殺子糾管仲請囚叔牙言子桓及堂阜而脫管仲仇也請得
叔牙召忽管仲二人相善欲共定齊國忽曰小白必不立不若共佐子糾曰
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小白
及魯縛送齊時仲謂忽曰子桓乎忽曰何懼死乎糾可謂有死臣子生而伯
諸侯子糾可謂有生臣子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九合諸○子曰以仲之不死為義仁亦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彼桓公糾合列

國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中小白帶鉤小白伴死使入馳報魯魯遂糾益遲而小白已入魯兵拒魯魯
兵敗走鮑叔牙遺書于魯曰子糾兄弟弟忍誅諸魯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
而甘心焉魯遂殺子糾管仲請囚叔牙言子桓及堂阜而脫管仲仇也請得
叔牙召忽管仲二人相善欲共定齊國忽曰小白必不立不若共佐子糾曰
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小白
及魯縛送齊時仲謂忽曰子桓乎忽曰何懼死乎糾可謂有死臣子生而伯
諸侯子糾可謂有生臣子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九合諸○子曰以仲之不死為義仁亦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彼桓公糾合列

國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中小白帶鉤小白伴死使入馳報魯魯遂糾益遲而小白已入魯兵拒魯魯
兵敗走鮑叔牙遺書于魯曰子糾兄弟弟忍誅諸魯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
而甘心焉魯遂殺子糾管仲請囚叔牙言子桓及堂阜而脫管仲仇也請得
叔牙召忽管仲二人相善欲共定齊國忽曰小白必不立不若共佐子糾曰
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小白
及魯縛送齊時仲謂忽曰子桓乎忽曰何懼死乎糾可謂有死臣子生而伯
諸侯子糾可謂有生臣子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九合諸○子曰以仲之不死為義仁亦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彼桓公糾合列

國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中小白帶鉤小白伴死使入馳報魯魯遂糾益遲而小白已入魯兵拒魯魯
兵敗走鮑叔牙遺書于魯曰子糾兄弟弟忍誅諸魯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
而甘心焉魯遂殺子糾管仲請囚叔牙言子桓及堂阜而脫管仲仇也請得
叔牙召忽管仲二人相善欲共定齊國忽曰小白必不立不若共佐子糾曰
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小白
及魯縛送齊時仲謂忽曰子桓乎忽曰何懼死乎糾可謂有死臣子生而伯
諸侯子糾可謂有生臣子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九合諸○子曰以仲之不死為義仁亦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彼桓公糾合列

國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中小白帶鉤小白伴死使入馳報魯魯遂糾益遲而小白已入魯兵拒魯魯
兵敗走鮑叔牙遺書于魯曰子糾兄弟弟忍誅諸魯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
而甘心焉魯遂殺子糾管仲請囚叔牙言子桓及堂阜而脫管仲仇也請得
叔牙召忽管仲二人相善欲共定齊國忽曰小白必不立不若共佐子糾曰
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小白
及魯縛送齊時仲謂忽曰子桓乎忽曰何懼死乎糾可謂有死臣子生而伯
諸侯子糾可謂有生臣子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九合諸○子曰以仲之不死為義仁亦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彼桓公糾合列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人是為桓
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
因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
仲忘君事雖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
以兵車言不假威刃也如其仁言
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
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
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
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被皮背反衽
與伯同長也匡正也魯周室衰微狄皆所以
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披髮左衽夷狄
之俗 善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曰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經也莫之知人不
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
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
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
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
糾足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
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
與其事極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
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
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
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經也莫之知人不
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
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
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
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
糾足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
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
與其事極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
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
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
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經也莫之知人不
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
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
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
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
糾足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
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
與其事極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
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
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
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經也莫之知人不
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
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
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
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
糾足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
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
與其事極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
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
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
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經也莫之知人不
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
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
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
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
糾足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
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
與其事極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
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
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
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子路章○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臣之事君也上下之情既則易於欺辱卑之分
巽則難于犯有欺而無犯非所以事君也平日凡進言宜力必內以盡其心外以
盡其力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也至于君或有過則犯顏極諫欲君之尚道志仁
而後已雖言出而身就戮所不恤也如是則事君之道盡矣

存疑勿欺兼所言所行詭犯專就諫諍諍諍氏勿欺甚難須平日下慎獨工夫
表裏如一如自家好色好貨欲諫其君勿好皆其欺之說凡獻納宜誠
皆盡心無偽至于君有過則直言正詞有犯無隱平兩平說范氏作一句解故
置罔外蒙存如使門人為臣勿欺罔于路所不足不能諫伐顯與不能以道事
君則犯亦非路所能故六字一句讀者非朱子用范註只取先後二字非并
說也究竟無先此後彼意按新說專重犯故要勿欺此即范註意而諸說兩開
亦不見本文而字意大約勿欺是平日事犯是一時事犯時要謹防勿欺勿欺
非專為犯地不是勿欺定要件不是勿欺可不犯而字須于兩截中安放得活
總是平時要勿欺而有過要犯之意蓋勿欺與犯無甚懸重但不可兩對正
此意題犯不跟勿欺轉不出而字勿欺專為犯反沒例而字最妙

上達全旨●此明君子小人志趣之異至是微惕人心不可不慎
上達節○子曰君子小人始不過一念少殊終至趨向之迥絕何以言之君子循
于天理該其心志清明義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純熟將日進于
高明而污下上達之極抄達者足此通彼漸漸去註曰進日究正貼本
交達字存疑註曰進日究俱有日新不已意是當下便下小註曰日長進一
日一日沉淪一以最是蒙引天理本自高明故曰進高明人欲本自污下故曰
直達小人欲盡頭此係兼指種種而言

古之全旨●陳氏此欲學者審其幾于用心之初也
古之章○子曰古今所學之事同而用心則異古之學者其從事若與今同也然
只為道未明也而孜孜焉以明其道只為德未立也而孜孜焉以進其德唯求盡
其在已而已今之學者其從事若與古同也然未必其明道者何如而汲汲欲求
知于己未必其進德何如而汲汲欲求知于世唯恐人之不知而已古今人之不
同如此○饒氏要着二者字見同是一個學而字之者之心不同按此考字作活
字看兩為字俱在心上分別此兩欲字可見蒙引先要認個學字孔子時學
者尚皆正學但視其所以則同觀其所由則異如一言行也實求尤悔之實積
是為己欲求聲譽之集便是為人推類可見若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誦章之學
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立心之同異乎古人一心務實無論論倫倫為己而
參贊立達無非完全此古今人一心求名每論馳騁營營逐逐為人即形骸且目無
非為人
欲見知于人即希世譽者之謂若經世利物亦是為己中事故
程註曰其終至于成物人誤解此句連為人亦看得好大謬

濼伯全旨●此以心字作主聖賢相交以心使者能道其心故夫子心契而美之
濼伯章○孔子至衛嘗言濼伯王家既而反魯伯玉使人問候孔子孔子敬其德
特命坐而問焉曰爾夫子果何所修為對曰我夫子所為無他其處心積慮惟欲
自立于寡過之地但人欲難淨天理難純常未能如其所欲此則夫子之所為也
夫曰寡過可見伯玉直克治之心曰未能及其伯玉檢身不及之心伯玉有
心何意使有能道之哉夫子其既出而稱之曰可謂知德者善于詞令者矣使
乎使乎非伯玉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不能知伯玉之心也○伯玉使人以心即
孔子也夫子問使以心契伯玉也何為問近曰何所修為以聖賢進脩一曰有
一日工夫也欲寡過作一氣誦至要者從旁舉擬已氣道字兼念慮言行須切

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
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俱欲寡
過而猶未能則其肯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
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甲約而其主之賢益
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
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
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

○子曰不在
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
仁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
仁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
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
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恥者不
敢盡之意過者欲
有餘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為仁者不
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為仁者不
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
責以勉人也
○子曰
夫不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
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
先故夫子之言其
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曰勇乎子曰賜也賢
乎哉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
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
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
所以自滿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
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
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
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
異者一言而重出
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
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下

論語集注
卷七
六

論語集注
卷七
六

子貢節○子貢聞其言而嘆之曰夫子謂未能者此特夫子自道如此也自賜言
之夫子固智之盡仁之至不願而裕如者蓋已綽乎有餘矣亦安有未能者哉
一自道猶云夫子說白己的話自他人言之夫子固優于能也蓋引自道自說也
不可即以學富謙字益斥人自說則常引退故自謙意即在其中註猶言二
字百分曉一說道本無能夫子自道其實若他人說夫子未必如此親切存
按自全其能而猶遜則為謙詞自忘其能而不居則非謙詞須辨得明曉介
自道與正唯弟子不能學一例蓋聖以是上意照註作謙較矣

方人全旨○此見學貴自治也蓋氏夫子要務自洽也他方人卻說得其婉
方人章○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婉言以
之曰方人之事唯自治既優者能為之公門務此賜也其賢乎哉工夫力量實有
餘也若我則于人短長固不暇及之賜其中之而○存疑方人則心馳于外而自
治疎註窮理之事是讓詞不重按賢謂自治有說不暇謂自治不足味乎哉夫
則四字須看得虛活賢乎哉正要他自白不必說是真玩註疑字深字可見蒙
引賢是獲之乎哉是疑之我則不暇是白也自正所以深抑也嗚呼若此友
言使子貢自省若于夫子口中先萬財抑便大神吻

不患至言○此是為己之學一句一直說全重下句
不患章○子曰人之處世常患人不知已然此不足患也惟學而末明其理行
焉而未踐其實友之我心而未慊者此深足患也今乃不以此為患而患人不知
何哉○翼註不能二字要看萬分中有一公不盡不可謂能患不能至求其所
以能處蓋未能乃為己之實功若求為可知猶然作人知想此非掃卻求為可
知念頭按如此直下不挽上方見聖不重出又胡氏四鬼之中惟學而後章
重知人是另一意餘二見共一意在察

不患章○子曰人之處世常患人不知已然此不足患也惟學而末明其理行
焉而未踐其實友之我心而未慊者此深足患也今乃不以此為患而患人不知
何哉○翼註不能二字要看萬分中有一公不盡不可謂能患不能至求其所
以能處蓋未能乃為己之實功若求為可知猶然作人知想此非掃卻求為可
知念頭按如此直下不挽上方見聖不重出又胡氏四鬼之中惟學而後章
重知人是另一意餘二見共一意在察

微生章○微生高微子曰此何為是栖栖然依德不食歟夫世之依人則務為
口給以希世取寵你今所為毋乃為依以求用于世乎子曰止所以栖栖者非敢
為後以徇世也誠以世道汚濁挽回在人不如是則絕人絕世執一不通甚矣
我之所疾也此所以栖栖然而不能忘也豈敢為後哉○饒氏栖栖如鳥之栖木
而不去也翼註依口給亦要切于時意如上說人去下談公卿依阿求合方
子出處相關揆亦非直指夫子為依身言以探其栖栖之意觀無乃二字
可見每乃與何為賢相呼應○饒氏此二句非徒解依字實發明不得已深心
翼註疾固不是疾歟并非疾固執之人只去夫子自心說家引是疾執一不遍
之事非疾執一不遍之人然歟之同執可疾亦見耳

微生章○微生高微子曰此何為是栖栖然依德不食歟夫世之依人則務為
口給以希世取寵你今所為毋乃為依以求用于世乎子曰止所以栖栖者非敢
為後以徇世也誠以世道汚濁挽回在人不如是則絕人絕世執一不通甚矣
我之所疾也此所以栖栖然而不能忘也豈敢為後哉○饒氏栖栖如鳥之栖木
而不去也翼註依口給亦要切于時意如上說人去下談公卿依阿求合方
子出處相關揆亦非直指夫子為依身言以探其栖栖之意觀無乃二字
可見每乃與何為賢相呼應○饒氏此二句非徒解依字實發明不得已深心
翼註疾固不是疾歟并非疾固執之人只去夫子自心說家引是疾執一不遍
之事非疾執一不遍之人然歟之同執可疾亦見耳

為其莫知乎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
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

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及已自條循
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
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有人不及知而天獨
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
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
學上達直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
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
理然習而不察則
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吾猶能誅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
子服氏景伯字魯大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
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
亦命也其實寮無知之何禺謂

言此以曉寮但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
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
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
次辟地去亂國
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
而去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
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為
以實之則慤矣

子不責而責其責矣蓋大者斥之則當絕小者責之則猶故人可見聖人忠厚

闕黨全旨此以禮字作主而為字相應但益者以成功言求益以用功言

闕黨章○闕黨有童子夫子使之傳賓客之命音益者在也或問曰傳命非易事

也此童子必學有進益故為此以禮異之歟子曰非也禮童子當齔坐吾見其

居長者之位而隅坐之禮不循矣童子當隨行今吾見其與先生並行而隨行之

禮不循矣此非能謙受而求進益也乃欲躡等而速進成人之列者也我使之將

命所以抑而教之耳豈寵而異之哉○註寵異之猶云重用也○二其字指童子

一非末益句重正異益者句相應成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只據

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未補抑而教之意

靈公全旨○上節行之決下節困之安確不難于決去故亦不難于處困

靈公節○衛靈公以戰陳之事問孔子子曰對曰吾自幼學禮如宗廟中俎豆之

事則嘗習之而聞其說矣若軍旅之事則未之學也豈敢妄對乎蓋問非所問不

足與有為可知矣故孔子明曰遂行○事字句得廣凡一切禮文皆是舉祭社以

諺禮樂非專為祭祀言俎豆嘗闔置旅未學抑其不當問啓其所當問也遂行

內須兼問陳又不能問進豆兩意又靈公大病全在禮節倘公能悟俎豆之意

豈有後來父子相爭之禍耶

在陳二節○夫子去衛道陳絕糧七日從者皆飢餓而病莫能興起了路不勝慍

怒見于顏色問曰信子抱道宜乎天所佑人所助不常得窮者也乃亦有時而窮

困若此乎子曰窮通得喪繫乎所遇君子固亦有窮時也但君子處窮能以義命

口安若小人一遇窮困則放于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矣今日之窮亦安之可也

溫非為絕糧為道窮窮者厄而未通非貧窮也存疑君子亦有窮以當明言君

子固窮以天命言家引困窮作困有窮時方與上交亦有子交勢相應皆先說

困字其窮一特困於困也

陳蔡之其用楚圍孔子絕糧七日有非兕非虎率彼曠野之歌顏回曰夫子道

大天下莫能容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之得免

賜也全旨此見學貴知本學識由外益內枝葉工夫一貫由內該外根本工夫

賜也二節○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夫子欲其知六也故呼而問之曰賜見女見予

于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豈以予專以多為學而又卻記識于心而不忘者與

子貢曰事物之理非學則不知非識則易忘夫子其然也然事物無窮而聞見有

限意夫子得力不在是殆非多學而識與蓋子貢將有得方信而忽疑也

子貢已飽飯聞見厭而思離夫子指點處全在女以予為四字上者與二字便

不與子貢以可據意○然字衝口而出是子貢種根深非字接口即來

是子貢轉頭快又註亦字從會字說來

曰非節○夫子迎其機而決之曰誠非多學而識者也予之所以周萬物而知

之者惟一以貫之耳蓋萬事萬物同出一原予只是以此心之一者貫之自然觸

處洞然而無一事一物之有遺也若必欲一一多學而識之則用力愈煩而去道

遠矣豈吾之所為學哉○也字對上與字急與他印証卻不可說全不用博論

一貫直指吾道此即學識內指點個一出來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

此見個總統通處若舍學識貫個甚麼道理自必至多工夫必由多返一存

疑萬物之理咸具于心聖人氣質清明不蔽物欲依一物一理萬物萬理都只

以一心之理照之學者不能無昏昧障礙必須隨事隨物探討窮究但無個源

頭不過問見之粗迹而工夫未到強欲去貫他亦不得故必真積力久一旦豁

然則萬象森然畢備者復全于我陳氏一貫本不分知行但人頭各有途轍會

子以忠恕明一貫驗得是行子貢以知識明一貫驗得是知朱子曾子從源頭

上面流下來子貢從下面推上去與註前章註云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此章當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子曰賜也

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

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對曰然非與方

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

而勿疑蓋其積學功

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

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

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

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

以貫之德翰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

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諡之曰唯若子貢

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三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

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

焉則顏回以下諸子所

學之淺深又可見矣○子曰由知德者鮮

矣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

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

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

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子曰無

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

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

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

所見如此而已○子張問行之意也子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

聲猶若百反○子

論語

卷八

二

論語

卷八

二

論語

卷八

二

論語

云一理洞然萬象畢照

由知全旨此教子路以沉潜體認之功使進勉于德意蓋為悟見而發
由知節○子曰由義理有得于心之謂德若能實有是德真知其意味之真則性
分之樂克然自足一切得喪窮通皆無足以動其心矣顧今之人能知德者幾人
哉○饒氏知德與知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道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
在行後曰知德知德則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按知字重看乃涵養後之透
悟體驗中之見解非但聞見之知而已子路浮心躁氣于義理不能真知若真
知之自見此德之得于天者至尊至貴本來充足而無他皆所不屑
無為全旨通節總是極其無為不勝仰慕之意

無為章○子曰自古帝王以盛德而成至治者多矣然皆未免于有為也若夫德
盛而遇又隆無所作為而天下自治者其惟舜也與蓋德盛民化既不待其有為
而又紹堯之後凡經綸開創之事非固已先為之不得諸臣為輔凡亮工配職之
事諸臣皆已代為之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遙想其時舜果何所為哉但見其垂
衣拱手而居南面嗚呼然若敬德之容而已矣○無為言運用無作為迹迹即
行所無事意饒氏德盛是堯聖所同遇隆是舜所獨蒙引註兩段是推夫子獨
稱舜之意當讀在共舜也與內夫何為哉二句語氣與堯德不可吝可見者功
文而已相似蓋註夫何為句不是連上語乃是喝下語 此章不是不重
德德已協帝更不消說而適當給堯得人尤為難得玩其舜也與語氣是無他
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見只消得如此意若止說德重恭已則都說不
去註體貼極精入都不敢粘時遇者恐有疑是道遙天子不知堯豈易紹禹皋
諸人豈易紹能紹得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說德也恭已正南面五字只
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俗解茶已為無為之本豈人所能見

者忠誠信實無虛誕之辭所行者篤厚敬謹不為淺顯之行似此誠實無偽而
終見者愛敬聞者嚮慕雖窮之邦亦通行而無礙矣而况近者乎若言不忠信
而徒務口給以衡入行不篤敬而徒為飾貌以相與似此虛偽無實必欲動則
尤言則啓侮雖州里之近亦阻礙而難行矣而况遠者乎行之利與不利惟觀心
之誠與不誠而已○翼註行去不阻滯故曰猶問途意 存疑忘是言符其心
是不欺信是言踐其事是不食言是待人刻薄敬是戒懼不放肆按此俱分
講又蔡氏信必由衷謂忠敬極其至謂篤申請存恭發註人心至然後行得通
達誠然後能乎人心上眼重下段轉

立則一節○然忠信篤敬工夫必須念念在此如一立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
于吾之前一在與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于吾之德夫然後所言皆忠信所行
皆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也于是乎張即以天子之言書于大幣之上蓋欲常
接于目而警乎心亦可謂能佩聖人之教矣○蒙引上節據現在說出兩端此節
乃教以用功是未言未行之前當如此陳氏工夫全在念念不忘上惟念念不
忘于心而後常有見于目翼註立是心之靜機在與是心之動機一則守心
在則在之意註若字甚活徐巖泉謂到此方是個忠信篤敬甚妙蓋不能參前
倚衡亦不成個忠信篤敬兩層語是非兩層意夫字承上來然後字正其詞
○善細者以外心收吾之內心雖未至參前倚衡地位亦不致遠心于行處
直哉全旨○兩人皆倚扶亂之臣而為之道豈玉之道固一稟之性成一得之養
後直哉君子哉直頭呼起逼是贊語

直哉節○子曰直哉史魚也凡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與世殊不能不委曲以隨
俗者未足為直也史魚當邦有道可以危言危行之時彼固挺然如矢之直也及
今邦無道方危行言遯之時彼亦挺然如矢之直焉時有變遷而守無損其直

言言 卷八 二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
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二千五百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
家為州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
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
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
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處常若
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
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
也○程子曰學要顛辟近裏著
已而已捕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
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
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運化却與
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

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史官名為衛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
少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
夫子稱其直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事見家語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
藏也如於孫林父庸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
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
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
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
○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
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命言衛靈 卷八 三

○發註邦有道無道只作有事無事終止而不阿孤忠白話何等風裁故曰直直主節樂上看兼言行在內夜流專主言說存案引印片諫一事見他無道如矢則有道如矢可知直正難于無道如矢也

君子節○君子哉蘧伯玉也凡人德有未成則進退出處必有不能適當其可者未足為君子也伯玉當邦有道之時彼則居位行志何嘗不仕及今邦無道之時彼雖仕其商原非不可卷而懷者隨時進退各適其宜庶幾合于聖賢之道也非君子孰能之哉○蒙引卷而懷之字不指道言只作敘身而退意按可字是不難意但備未嘗有道伯玉未聞卷懷可者亦因其未卷而說其可也只就他作

用節懷不露鋒穎以撓禍患便是他處存疑道是一節之善君子是全德之善思按只依夫子口氣而優劣自見不重是題高下可與全旨○此竟見語默中節為難說約專主施教上說

可與節○子曰言貴因人而施如人或虛已而能愛或聞言而能悟此可與言者也而乃不與之言是以可言之人蹉過了豈不令人若其人或剛愎而不納或傲而面不通此不可與言者也而乃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發了豈不令人言夫不與之言是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是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是不智也惟智者深察精權衡素審知其可與言則與之言之而不至于失人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之而不至于失言語默中其則此其所以可法也○存疑當證而默則失人

當然而語則失言智者當語當默既不失人亦不失言亦謂知人知言原自兩平又陳氏知者于人之可與不可與一見便知故自有不失人亦不失言的妙處仇洽柱亦謂此節先反後正頭不可處約樂章一例失人失言病在不知照上平說即因本文亦字只可云知者知人之可與言即知人之不可與言即不言不失言內含得知人意若謂不言即在失人處非作一項便

志士至言○此知人成仁意

志士章○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唯夫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其于綱常倫理之際當死而死理為是于心始安夫無偷生以害我仁寧可殺生授命以成君仁而心之冀託志是利仁者慷慨就死仁人是安仁者從容就死不重分優劣言仁成仁只在心之安不安上陳氏二句一正一反以決其必然有無二字相應須有註理當死二字若理不當死亦不肯走死按平日原有此仁故急死生之際乃可知此朱子謂工夫卻不全在一節上

子貢章○此見為仁必有先意

子貢章○子貢問為仁之方子曰為仁之功固當決于己亦必有資于人如工欲善其所為之事必先利其器而後事可善也况為仁者乎是以君子居是邦也乎大夫之賢者則事之接其言論風采以消吾之鄙吝考其德行政事以勵吾之進修則標準有人此心自嚴憚而不敢肆君子之仁者則友之德業相勸以日進于仁過失相規以日遠于不仁則夾持有人此心自勉勵而不敢怠矣為仁之方孰加于此○問仁是求用力之方故以為仁之資告之必先二字固重欲字尤重欲字與必先字相呼應

字與必先字相呼應

大夫士其不情作用有平德字宙之縣不心事賢友仁耳况註悅不苦已當重在此心便是為仁事友與為仁為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類淵全旨○此聖人經世之體統規模善為治者須有大氣運所在就氣運轉關處累一捉撥便得風不礙夫于就四代中每與其一餘可類通馬倫龍要從帝王之制上會帝王之情行夏時便想欽若敬授皆本此秉殷殷德想同律曆式九圍者何如服周冕便想文武端冕疑旒之意作韶樂必思致治如舜而後作樂如韶一放一遠宛然典謨訓誥圖報保赤之旨 顏子言天德則曰克復言王道

言言

世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身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子貢問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

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謹切諫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夫子告之

○顏淵問為非顏子正佐以為仁之資而已

治天下之道曰子日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為邦者謙辭

三月迭用之夏以寅為入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日皆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

乘殷之輅輅音輅亦作路○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

服周之冕周冕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如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靡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

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遠去聲○故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諸辭給之人殆危也

言言

言言

言言

言言

言言

言言

言言

言言

則舉此四項都是說到盡處非本領盛大用他者

禮制草○顏淵有志用世因問為邦之道子曰治國若法道充貴用中節王之興必改正朔周正建子商正建丑夏時建寅然治曆本以為民夏以重為歲身八事切矣欲改正朔者當行夏之時大略之制後世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取惟殷弊以不為之朴素海堅既可經久而等威又辨此質而得中者也樂幣之制必取于殷冠冕始于黃帝而文采未著惟周之冕華不為靡費不及奢於文而得中者也服冕之制必取于周焉帝王皆有樂舞以象成功而盡華美其過于舜之節者樂當用節舞至于樂聲則棄絕之佞人則斥遠之蓋鄭聲邪僻淫然不可不放佞人變亂是非不可不遠法其所當法戒其所當戒為邦之道備矣○朱子陽氣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地中未見生物之功歷丑轉寅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而周更正朔以新天下耳目四時五行皆不得中正與註時以歲序言四時以春為首時之正也合以節候言春陽司令氣始和物始生令之善也穀務利素運堅實也等威已辨質得其中也周冕華而費文也不為靡不及奢文得其中也不為靡承加于衆體之上不及奢承其為物小節是總各言舞則章不得言玩一則字分明在治定功成後鄭聲淫是鄭音淫佚放蕩佞人始亦指佞人心術危險言若淫人心志殆入國家尚後一層

人無全言○示人思慮須以爲難愛之道仇澹村有異思而不及慮遠者此乘退之失有兩非而不暇慮遠者此剛過之失
人無章○子曰天下之事無常而人之思慮貴審若只狃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慮則計事必不審防患必不審患患之至且且問耳豈待之遲久哉此慮事之所以實遠也○人主權當世道者遠慮非取遠者慮之以其經畫圖維可使百年之久保安無事仇澹村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大學之慮而能得向書之

己矣全言○此醒人好德意

己矣章○子曰秉彜好德人之良心人固未有不好德者然必如好好色一般方是心誠好德乃今之人見德者未必能好好德者未必能樂或外親而內疎或陽慕而陰忌求其如好好色之誠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矣
上論吾未見猶見之此加已矣乎三字作絕望之詞做人之已愈切

臧文全言○此夫子諷文仲蔽賢之心首句虛下正見其竊位

臧文仲○子曰人臣居其位當求無媿于心若不稱其位而私據之是竊位也予觀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何也彼明知柳下惠之賢卻不能引薦與已並立于公朝是以職位爲己之私有而不以職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矣非竊位而何○蔡氏不當得而有曰竊仲爲大夫薦賢乃其本分今知而不舉連他的位也不當得的竊在自心上說故註云有媿于心蔡氏恐形己之短而見奪故以竊位誅其心似刻躬自全言○玩此節語氣只就泯世下講故責責人須在己之交處爲即檢身如不及與人不求借意又此是當然之理非爲遠想而遠想乃自然之效
躬自節節存疑○子曰人情處人己之間責已常輕責人常重此怨所由生世誠于自身所以待人者要使其厚責己又責而無一毫之不盡于人之待己雖不滿我願亦不十分責備爾察從薄焉夫責己厚則身益修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故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
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論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矣
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爲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慮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憂居終
且不及我好去聲行小慧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

平對或串亦可有謂遠怨只在薄書上有謂薄書即在躬自厚內俱存矣

不曰至旨此就處事上說戒人妄行意

不曰章○子曰人之于事必思之審而後出之當若臨事之際不仔細思慮及覆裁度曰此事當如何當如何只任意妄為此等人于利害是非全無算計雖與之言彼亦不知我將奈之何哉○曰是心口相念之詞兩如何一審其疑再審其詳須運看方見孰是孰非處世有此兩等人一是誤矣一是愚鈍蒙昧未如何雖言亦無由入

羣居全旨此言無謂之辭

羣居章○子曰君子之聚友本為講學輔仁之資也若羣居日終日之久雖然雖處游談諠浪所言者全不及義上而又同和相濟只好行小小慧智如此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激俸之機熟欲以人德而免慮豈不難哉○羣居非一人終日非一時兩項俱重則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朱子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好行小慧則邪惡順險之輩妄談行用而又字側下別氏詳滋註三字由羣居終日上求則難矣故兼註入德免害兩意方全雙管謁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害害公認不是按玩註患意多

義以全旨此言美君子以古處事之準

義以章○子曰人之處事難以盡善惟君子知事有定理必以義為之質是非可否一視乎理之當然而事之本立矣然未嘗循情而直行也又行之以禮而周旋曲折然有節節之文焉未嘗自是而輕物也出之以孫而謙卑退讓請然存仰順之美焉且自始至終全是一片真心絕無一毫虛偽之意而信以成之夫主之以義而又濟之以禮孫信以此處天下之軍將無往而不宜矣信乎其為成德之君子哉

義即事之所宜當做不當做全在他來種種朱子以剛決言義最妙若解圍是便與下說不去存疑質幹如增之有基址如圖之有粉地其詳禮是無過不及皆是從穴退避禮有規矩可循故曰行孫信乎其為成德之君子哉

知義以為質便是精義下禮孫信是欲盡其事非欲盡其義也又禮孫信一時但有不分先後勿依大至以禮承義孫承禮信承孫觀內註而行之出之成之每每承上語氣甚急可見

病無全旨此言君子之道非徒頌美之詞對語亦謂若只推平日自養與道子欠合

病無章○子曰君子學以為己其所以求道不知進德不加修厥德焉一無所能而已粉身有道德之實而人莫我知于我無所損于人何尤哉君子不以爲患焉存疑此君子只善學道之稱無能言不能知不能行意引君子只求在我非謂我有能而人自知也按此全重上句

疾沒全旨存疑此勉人及時進修頭後生意亦看

疾沒章○子曰君子學以為己固無意求名然名所以表其實也若從少至老至干沒世而無聲名且稱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豈非君子之所自憾者哉

求諸全旨此辨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所以覺人之反求而做人之馳逐也

求諸章○子曰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君子專以為己為心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專以為人為心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如此○蒙引求諸已求諸人言一切事皆然兼學問事業寬說玩註無不二字可見蔡氏求字與為字不同為則原其趨向求則實指其用力處玩兩諸字有尋求不盡意君子會得已直道德固性具事業亦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皆在人齒頰全向人討生活孟子反求諸已持此求已中一節盡求諸已原不待有不得方求也

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老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

節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

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

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

善之實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

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三者文 ○子曰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爭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

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皆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過而全曰此勉人急于改過也。

過而全曰人不能無過但過而能改不謂之過若揮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是真謂之過矣。

此是勉之謂若能改過不妨于過是使人長傲遂非非聖人本意。

吾嘗言曰此為徒思而不知學者務。

吾嘗言曰今日天下之言思者皆是思得真切到忘食忘寢作了然反而馳之我

當初亦嘗終日不眠食終日不眠以研窮事物之理然畢竟無所得何益之有

可見天下道理愈空想愈不得固不如逐志于致知力行之學為有益得趣視思

而無得者不大相遠哉。首兩句須從別處說來吾嘗言曰方醒時說然日終

夜是不食不寢是專無益不如此則謂心必求道志自得一句蓋思只懸空

思索確要入理終無自得之益學則循循理會透透以透而自然得之遜志簡云

而心也蓋不益只在自得不自得上蒙引學字正為古思者指點路頭他即以

其思過也。不是叫他廢思。

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功學也。此為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疑作三轉有首句結言君子為學之

器量淺狹而未。○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必無一長可取。○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

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

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

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

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

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任也

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口為之

非有事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

所與遜若善名在。○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而固也諂則不擇。○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言。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此

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

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子曰有教無類

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子曰有教無類

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

有教則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

之惡。○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不。○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子曰辭達而已矣

不以富麗為工。○子曰辭達而已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嘗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

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

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

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

道不全旨 示人當慎所謀也本不相謀論理如此當擇人其意在言外
道不章 子曰天下必道同而後可也謀也何人自有善惡之殊學術有邪正之辨
是道不同矣道不同則趨向既分意見自別意而止者固不能為惡與邪者固
邪者亦不能為善與正者謀也豈謂為謀哉人當慎所謀矣○家引善惡以君子小
人言邪正以有道無道言按此善惡必指謀善惡邪正似則謀善惡君子小人
同途不可與謀事豈道異端不同術不可與謀學文何能掩人看道是道道之
道因氣註善惡邪正似人不同其道不同如朱陸參差之說不知道猶路也只指
趨向說如人走路自正路有徑路及曲量到一處夫曰然正路徑路大相矛盾按
向主道術要說一說與此無異存察

師冕章 師冕來見夫子夫子迎之方其至階子則曰階也使之知而升也方其
在斯位使之知同坐者姓名便于師冕也師冕既出了張問曰夫子與師冕言由
此章亦有道存于其間與子曰然道之所在也古者及是相我之所言謂師冕之
道不礙也○陳氏謂師冕亦知階也○師冕亦知階也○師冕亦知階也○師冕亦知階也
何道與又一句○子莊句有加于常理外夫子止答以爲當然之道看一同一絕
非作意過分○陳氏謂師冕亦知階也○師冕亦知階也○師冕亦知階也○師冕亦知階也
意合按此相師上不必添互字尤高存察

季氏至 季氏欲伐顛與以自益時再有季路仕于季氏以于心不安故見于孔
子曰季氏將不能無事乎顛與蓋欲微察其可否也
將者謀已成事未舉見猶可謂止然將伐二字已定罪矣
求無二節 孔子以求於用事獨言之曰求此無乃爾謬之過與夫爾昔者周
先主封于東蒙山使主東蒙之祭而謂之曰求此無乃爾謬之過與夫爾昔者周
且在緬封疆之內非敵國外患者耶况又是社稷之臣不在季氏管轄內也夫先
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中則必伐社稷之臣危非季氏所當伐季氏將以何名伐
之哉○註雖分三段然首字是字緊緊相承轉下提出先王把大名分壓制他邦域
二句連說俱根先王求不可伐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非季氏當伐以分言季氏
一字重讀方與不可伐有別以字是出師之名此何不補入註三層意

欲之三節 冉有乃誘魯曰此出曰夫子之意我明出二臣者皆不願有此舉也夫
子折之曰道事你如何得當問任有言以爲人臣者能具其力則就其位若力
不能展便當知止引去譬如擊者全賴相扶持而後免于顛危若傾道而不持顛危
而不扶則何用彼相爲哉此周任之言也入汝果不欲置置諫不聽便當去乃坐
視其過而不爲扶持亦將焉用汝爲哉○兩謂言二臣不微此言季氏如虎兕已
入于柵而致入走也龜玉已收在櫃而致令毀壞此非忠守者之責而誰歟既爲

曰晉書 豈主

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
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
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
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
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楯中是誰之過
則徐履反柙戶甲反楯音獨與平聲○兕
與野牛也相替也楯音也言在柙而逸在楯
而毀與守者不得備其過明二子居其位
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在其責也 且

有曰今夫爾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
爲之孫也 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
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
而必爲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小貧謂財
不均謂各得其分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與患寡與貧
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
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
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
而無傾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
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
之亦不當 今由與求也相天子遠人不服而
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
而寡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
之遠人謂顛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而皆季氏

而皆季氏

季氏之與宗何欲其與與歸過季氏全為目家出說曰吾二臣

兩節以註二夫字相承論上明其職當盡下明其責難辭

言上二句就臣說正意下二句借相替反言按陳刀就諫諍

意言重在位當諫存疑承上不能者止說言既不能止則不得諫

是言過與前後兩過字不同按虎兇二句但景道言出喻李

法與檮喻李氏覆虜王師之典意過與前過字應且就虎兇

今天二節○再有又設詞解之曰季氏欲取顛與非得已也

又近于戰○若不與後世子孫必有受其害者所以不得不代也

疾夫心裏裏欲卻舍之不言而飾詞以欺人者今季氏伐顛

後世千孫豈非君子之所族哉○蒙引去子欲之况求自解

自解也按今字正昭著者一段固而以進有堅處既足老我

之隨意下一取字節上代字一屬字并沒上微字○君子句作

君上所疾○直也再求左其成覆掩誣之罪舍曰為辭四字

與季氏又分一察按缺出飲二字為下愚篤疾張不謂謂

丘也節○我觀季氏非為子孫慮也特慮與魯耳丘也聞有

寡少而慮無上下之分不均平不患則則貧之而患夫上下

患不當患何也蓋均則上下之分定君享公賦之天早有

均則則上下無猜而和而和則君有公家之民臣有私家

而和則君安○臣而無所忌臣安于君而無所猜嫌自永

均之分言安以勢言上只言均安言察此又添山和傾二字

併及之俱不止于登察故充言之按二句以注意均字中

不致均則無猜而和無猜而安安字淨有均後之思或規

只依木文不葛藤乃少又此節注引計季氏六句勿入講

夫如節○夫均和安如是則內治備矣內治備則遠人自服

益備文德以懷來之不勤兵也及其既來則撫綏以保全

聞有國有家者其道如此○蒙引此只終上節意接天如是

句故字方轉得下此遠人泛言下遠人方指顯與引文德

如禮樂政刑之類不均安以備之不可就作均安以來之

二句口帶說按來只不自固意或內附或外屬皆是安字

治在均安此言外治亦須文德與上節連看

今山二節○今由與求也相夫示外而遠人不服以不能

崩離析又不能情內治以守之也而乃謀動干戈于邦內

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矣○述說此方就代顯與

意而三外無文德及夫如是節內無均安及有國家節

不屬季氏自為遠人又饒氏對下蕭牆之遠故顯與為遠人

公室離析謂臣屬家引分崩之也又離析四字不承接

平講看來責內治意重觀下註只於不均和可也○而字

和只承分崩離析者下蕭牆之憂為以故不及備文德

天下全旨○陳氏此章從有道而及無道又因無道而思

天下節○子曰天下之勢因乎道天下有道此治世也世

之宗伯七征九伐掌之司馬皆自天子出而下莫敢干若

則名分垂君權禮樂征伐之權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

子事也自諸侯出則于理已逆諸侯既可僭天子則大夫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栢也戈戟也蕭牆

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

伐顯與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

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

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

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顯與之事不見於經傳

其以夫子之

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自諸侯出則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微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

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

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

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

論天下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

於大夫四世矣故去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

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

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賜

虛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

誰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

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

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

命吾季氏

卷八

七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約五世鮮有不失其柄者此以陪臣之微而操執國命則悖逆愈甚其亡愈速夫約不過三世鮮有不失其柄而為他人所奪者此亦謂此者向通權執柄慎有註通論天下之勢向來註亦說于下文見之

所謂天下之勢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天下無道時如彼非謂天下之勢向來註道在平勢也蓋禮樂征伐是道之用非即見道勢道轉道不隨勢轉故章內連提此句愚按有道乃修齊治平之極致權歸天子只是有道中心一專耳如此看章內四則字始明向多混解首三句另提下須補勢可長久民無紛議意下三段方意說得去

無道止說諸侯下大夫陪臣俱自此接出可見總是諸侯之罪而天子亦不得辭失取之責蓋引國命即禮樂征伐但非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有道二節○此惟天下無道故其如使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山諸侯且不取事彼大夫安得專政乎國或不在大夫而陪臣可知矣如使天下有道則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上既無失政庶人皆遵道從王耳豈有私議乎有道之世如此我女得生其時也○存疑猶言政在大夫陪臣當時政在大夫言按天下有道下要補出天子諸侯大夫下要補出陪臣○蒙引註上字通指天子諸侯大夫故兩節各處路言或以庶人不識即承政不在大夫說不是

諸侯大夫備職可以權正庶人不能以權相制此庶人不識方是道蓋頭按註私字非私已之私議在上則公在下便為私陳介香庶人只指百姓見三代直道不必指春秋蓋去子亦皆大夫非庶人也

祿之全旨○此論僭竊之必失以暢權臣意饒氏接前節自大夫出一段而言祿之節○子曰天下之事有必必有其終今以魯事觀之曰公孫穀殺子赤以立自公國之賦稅始不入于公室應成公義公昭公定公五世矣政移于大夫自魯武子專國政以求歸博子平子桓子凡四世矣夫政移于大夫自魯武子

公後又一世而政歸大夫非是按三桓之微玩註推字以作未來然定公五年陽貨已囚桓子宜作已然但玩故夫一字不拘已然未然然定公五年陽貨專魯○子曰凡交友貴知所擇有益于我之友有三者焉子我之友有三者焉

益者全旨○此言取友之當慎慎益者益我之友有三者焉子我之友有三者焉何者善無諱者直也我友之信是相示者諒也我友之多言則言往行者多也我友之友直則有過必聞友諒則誠心日進友多則則知識日廣益我三損有何感哉

情所感也○此言為常情所狎悅交友不可不知所戒也○存疑蒙引謂益者損者作見成人說看味即作損益于我的人與見成之說亦不得蒙漢下六友字指我言作友字看益者直就言論上說諒就立心制行上說蒙引謂損者則為正而固諒不同直是面折入過無所回諒諒是實實無私邪有礙諒字單言則為正而固諒于友諒友多聞獨下二進字蓋諒明道大語最顯明諒諒諒開張也是標標意

故解為威儀便辟是便于辟便亦便于倭註解可見蒙引便辟者七俯字仰迎喜迎怒哀怨雖其都雅而實無剛直之操嚴規之益故曰不此存疑蒙引者上于媚悅無所執守故曰不諒便者徒以口舌動人全無貫通之實故與多諒友

三樂全旨○此見情發之當慎損益全在理欲之界上分三樂章○子曰人情孰無所樂而樂之益于我者有三損于我者有三益者何禮有制度與有聲容則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見人有嘉言懿行則樂道之而不當言由直諫多聞皆賢友也則樂多集賢士以為友夫樂禮樂則外可以治身內可以養心樂道入善則在人得為善之勸在已有樂取之心樂多賢友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其為益豈不大哉抑者何樂驕縱後肆以為樂樂安依遊遊以為樂樂宜欲戲

四世皆禮生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合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使平如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佞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

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食得也隨時知戒以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

前季氏

要以為樂夫好驕樂則後肆而不知節好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好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其損又豈不大哉矣樂不可不慎也

禮樂人善賢友一層節道多一層三樂字一層遺漏一層不得按驕樂以驕為樂就他言動修肆蕩然流知之外說故與節禮樂相及節氏謂峻宇雕牆不是佚遊如博奕田獵之類不事進修見人之善惟恐形己之短故與道人善相反實樂是以其為樂如似食等色之類惟與小人相玩狎故與道人善相反實

佚遊有沈浮之別若解宴為宴便與狎相犯按發矣損矣有吐嚔皆成意停于淫言此以註時字作主與則先時隱則後時聲則不能相時聲註以卑垂尊則語無皆聽命于尊者而不得自由故獨言信君子

信于章○子曰凡人侍于君子之側其言語應對有三德焉如君子之言則未及于我是時未可言也乃率爾妄言則謂之噪或君子之言聞已及于我是時可言也乃緘默不言則謂之隱又或時雖可言也或君子之顏色不在而有意難言則謂之瞽凡此皆心失其養故語蹇失且不可戒哉○胡氏君子兼德位言辭註上兩言字屬君子下三言字屬侍者又蒙有謂聖賢云或君子未聞或雖聞而別有年長者當先對是謂言未及之或君子聞問及我或年長者已對次當及我是謂言及之

按此兩言字合君子與侍者兼言存象與註隱瞽皆以無心失理之病故謂之遊不可將隱字誤得好深未見語成意尚別有所向或偶不樂聽我言頗難此三戒章○子曰君子以理御氣其戒有三少之時氣未定易動于欲則戒之在女重則戒之在食得益君子隨時知戒如此○戒者用聲之嚴制之而不敢犯意三戒當徹終身不是則一時戒一件但隨其時之易流而取其若防之三在字正指血氣之易流處家引宋註以理勝氣也註以志帥氣然志有善惡理無不善故志帥說其范註說志氣二字亦泥故置而外

三畏全旨○三戒是過欲三畏是存理三句平說之得三畏之旨但玩註要以天命為圭亦可上節下節應

三畏節○子曰君子所敬畏而不敢忽者有三民彝物則之理付于人者謂天命君子惟恐不能全焉天聖而一言一動皆如上帝監臨一舉其所畏一也大人是全焉天命之人君子則尊崇其德位而致敬盡禮不敢少有怠惰其所畏二也聖人之言載在簡冊都是昭宣天命之理君子則佩服其訓而誦說向慕不敢少有違背其所畏三也所謂三畏如此○畏非心中空畏要從身體力行上看蒙引天命即仁義禮智之天理指賦畀之初言故曰命畏者不敢失其意存心養性正其天賦事說

約命以理之命于人者言凡說明且顯思者非朱公遷顧則無間斷聖人之事畏則無怠慢君子之事蔡氏之人德學隆重是行可法者聖言典訓訓誥皆言可則者蒙註大人重德不重位趙氏大人是天命之所存聖言是天命之所發按玩本文語氣天命以講則可若只因小人不知天命句必以首句串下似只一畏下且註知字亦因下節補出不必以此作主

小人節○若夫小人則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滅理而欲而莫之畏也惟其不畏天命故不識義理而于大人則狎視之于聖人之言則戲玩之而無所忌懼也君子小人只在一念之敬肆如此○人惟知得道理到做事少差錯心便惕然不畏天命由

命故不識義理而于大人則狎視之于聖人之言則戲玩之而無所忌懼也君子小人只在一念之敬肆如此○人惟知得道理到做事少差錯心便惕然不畏天命由

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闕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休鬼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狎侮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移脩身誠已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達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塞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下審思難則忿必微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入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其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

論語季氏

齊魯言旨。此勉人務德齊魯黃齊只待作孽于上只叙事下授詩以証之

齊魯言旨。昔齊魯公享二國之泰也馬至手馴之多富貴極矣及死之日民無德澤可指而稱之焉而死後可知矣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窮困極矣然而民到于今猶稱之而今之前可知矣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景公無德而齊有述之謂與天下古今豈獨魯齊夷齊為然哉。仇洽程死之日到于公正相對一則隨死而限一則千載如生誰樂誰辱當下令人猶省。以極言富貴相懸故不

言齊魯死節而伯夷餓于首陽家引稱之正極其富貴而其實賤與詩詞相合陳九全旨。見聖人大公之心凡始疑有心私其子終疑有心薄其子總是私意陳九全旨。陳九全問伯魚曰莫莫親于父子子亦有獨得所聞而不同于群弟子者乎私子人之當悟疑聖人亦不免故用亦字

對曰三節。伯魚對曰我未有所聞也意天子當獨立鯉也而過庭使有異問常于此傳授矣子但則曰汝嘗聞詩乎鯉以是對曰未嘗聞詩子曰人貴能言而恒自學詩得之若不學詩則無以養其心氣而達于事理何以能言即鯉子是退而學詩然此猶一時也他日又嘗獨立鯉復趨而過庭使有異問不得言豈必于

今矣但又問曰汝嘗學禮乎我亦以是對曰未嘗學禮子曰人貴能立而恒自學禮得之若不學禮則無以習其節文而表其德性何以能立即鯉子是退而學禮由今思之所聞于天子者一見禮詩一見禮禮惟此二者而已

翼註未也作一進兩獨立對看問斯二者是並尾按兩獨立正對翼字二段只平開矣使充自思若致講無異便無味

退而節。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一乃理之常今我所問者異問一語而所得有三聞學詩可以言一也聞學禮可以立二也又聞君子之教其子無私三也二問之間

若謂問耳外語氣其意切在違其子一逆

邦系全旨。此正各在分意當時有邦君妻不得正號而妾及僭稱夫人者有諸矣

僭稱王而妻亦僭后者有大夫僭諸侯而大夫妻亦僭夫人者故夫子特正之邦君章。夫子嘗引古禮曰夫婦自有一定名分况邦君之妻其稱謂豈可苟焉已哉故邦君稱之曰夫人言其與已敵體也夫人在君前曰稱曰小童謙言勿無節識不致與君敵體也國人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治內同君之尊也此稱謂之正于本國者也稱之于隣國曰寡小君言其與德而為小君也隣國稱之亦謂曰君夫人以其為一國主母稱之與本國同也此稱謂之正于異國者也稱謂之間然然不奈如此。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節綱領看稱之一句又是下二段綱領兩自謙但輕

下兩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之但重寡引君夫人猶云君王后也鳴貨全旨。此見聖人不惡而嚴上因欲見而據禮以符之下因屢論而據理以答之蒙引上是叙事下是叙言

陽貨節。陽貨欲孔子來見已孔子義不往見陽貨乃贈孔子之亡而餽以蒸豚欲致孔子往拜而見也孔子不往拜而見其不心是不欲見于是不時往之亡也而往拜之乃不期往拜而返與貨遇之途

朱子省餽豚以大夫自處存疑註欲其相稱其謂彼以餽來此以餽往為相稱也蓋不在則失已之禮往則墮彼之計瞰亡而往於子事為稱謂孔節。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我與爾言道德治世之實也甚博哉其言而坐禮國之迷亂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存救世德實達非不可謂仁也貨又問曰時者有為之資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每失事機之會可謂之智乎子曰智莫如從事機好從事而處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爾知如此今日月如流一往不返年歲不為我少留及今不往更待何時子曰諾君子未嘗不欲往吾將出而往矣貨自為有心之譏夫子若為無心之答不激不隨之道如此。蒙引貨問俱看夫子身上夫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欲合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謂孔子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曰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居三節○子曰汝復坐焉當一告汝蓋天下之真無不有唯人心好學窮理而後行能敏如仁美德也而所以用其仁者有禮存之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愛所蔽將至可臨而失之思於知美德也而所以進其知者有禮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知所蔽將至窮品極遠而失之焉矣信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禮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信所蔽將至窮必固執而失之毀矣與美德也而所以行其信者有禮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行所蔽將至窮情急迫而失之發於勇美德也而所以奮其勇者有禮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勇所蔽將肆行無忌而失之亂矣剛美德也而所以至其剛者有禮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剛所蔽將放曠不拘而失之狂矣夫六言如此而六教又如此其不可不學也由其知之

居者亦當沉潛以爲受教地意蒙引學凡考之師友求之典冊皆足六蔽在不好學之後復注註外舉以明其理昭乎正對蔽字然所謂明理者知好仁又好學得信自便是明仁之理不是仁外又有理用學作信實好其蔽也愚思就是蔽猶言六之愚也不是爲愚所蔽亦不是有所蔽而愚也做直不好學則純見氣憤意見用事故有所蔽學立所以去蔽也豈引賊者害人之名註物字兼人言慈必信必果只與自家信下顧人之利害便定賊善傷己之物按此知尾忠之害已對息之害是也勇就作爲勇敢上說剛就作爲剛強上說蒙引狂訓躁急見得不足志大言大之任凌世傲物要行便行要說便說所謂躁也又信原仍剛就就方路所好者言仁知則統言天下大道之名曰故外之也輔氏范註就于路身上發明尤切

小子全言○備言學詩之益以見不可不學與觀是詩之有益於身心憂患足許之有益於性情適之三句見詩之有益於倫物句句要緊說來又說只有何收解小子思詩下七句特中言指詩之益人而不可不學去詩以五言詩其益乎夫詩何以當學也詩之爲言有善有惡學之則善者可以爲勸惡者可以爲懲而吾心好惡之機可勃然動也詩之所載有美有刺學之則美者可以者見其得刺者可以者見其爲而吾身行事之實可反而觀也其敘述情好也如樂四不失常敬之節詩固和而不流也學之則可以處危其發舒悲怨也責望之 猶存忠厚之情詩固怨而不怒也學之則可以處怨且近而家庭之間所以事父之道遠而朝廷之上所以事君之道莫不備載于中學之則可以爲忠臣爲孝子而大倫克盡矣至于情景所發或因鳥獸以起興或托草木以寓言其中稱名不一取類至繁學之則可以多識馬獸草木之名而小物亦察矣夫詩之有益於人如此爾小子可不學乎哉○學子貴通貫學不徒誦習須有玩索體驗工夫若徒恃口耳亦不見下面許多益處按此就心上感發說觀就身上考察說 興觀群怨皆屬已事四可以見詩之理須作兩層看第一就感發說志氣者見得失是正貼與觀二字和而不流怨而不怒是詩人之情乃所以群怨之故難驟說可以怨而不怒可以和不流又適之三句亦俱跟可以字來 遠近二字偷縮無所不包兩之字甚活不粘於君父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能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窺局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猛燥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教

子曰少子信其學夫詩 次音扶○其備也 詩可以興 感發 以觀 考見 得失 可以羣 和而 不流 怨而 不怒 變之 更 遠 之 事 君 人倫之道 詩無不備 二者取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稍餘又足 重而言 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 子曰伯也自女爲 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周南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名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爲猶舉也 周南名南詩首篇名所言皆 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 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

禮云禮云玉帛云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 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 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自樂只 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 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 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 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 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 也禮樂無處無之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 學者要須識得 命吾賜貨 卷七 五

古者節。子曰凡人氣質偏勝者則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淳厚雖有三操皆偏
偏厥之人然皆質任自然本真猶未甚變也今則淳者曰入于漸厚者曰趨于薄
非三疾之人或者也。疾是氣質之偏亡是習俗之染疾失其真如人有
本病又變生他疾也或者不敢決然之謂益不忍其亡而又若慮其亡意
古之節。何以見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者此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太言
大不拘小節肆焉而已若今之狂也則不顧禮義縱放于大開之外而流于蕩就
不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古之人有賦性介嚴者此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
過立崖岸有稜角示人以難犯嚴焉而已若今之矜也則逞其剛狠與人乖忤而
流于忿戾就不足矜了是無古者矜之疾矣古之人有資秉魯鈍者此是愚之疾
然其愚也不過任性率直徑行自遂直焉而已若今之愚也則反用機巧挾私妄
作而流于詐矣不是愚了是無古者愚之疾矣不亦深可慨哉。

蒙引任裕愚是疾之名肆肆直是疾之實蕩忿戾詐是疾之流弊此指質言
陳氏指氣稟非是益三疾加以三弊全是人欲之害比氣質之偏更甚謂狂
矜愚不必多講肆廉直正其質也至矜忿戾詐雖就今人各為矜矜矜矜矜矜
狂於愚故曰或是之亡肆蕩註已明廉肆廉蕩之意方無固學固無通達去
角立崖岸故曰稜角以見其已忿戾則與人乖忤執己之是較人之非意直屬
行事上說愚者亂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矣陰險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
又不甘下愚強作機巧以遂其私故欲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相因意既與直不是相反不知妄作亦從愚來故蒙引謂妄作庶幾未有不陷
于禍則亦愚而已按而已矣字總領三件來有付之如何意。
愚者全言蒙引此以上二句起末一句觀下用一者字轉重可見後者字有斷
乎必然註以范氏不止勝正之說置圖外則此當依家法去似是非非說小
註那能勝正謂蒙引何嘗以朱都何嘗以推人如朱向來何嘗以依口說也

惡紫章。子曰天下之理其非者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能惑人以色之
似者言之如紫似朱而實非朱故吾之惡紫者為其能奪朱也以聲之似者言之
如鄭似雅而實非雅故吾之惡鄭聲者為其能亂雅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
賢否本有定論乃利口之人巧言辯給最足惑見非之正故我之惡利口者為其
亂信而邦家亦由此顛覆矣難矣其可不深惡而痛疾之哉。蒙引利口變亂是
非即惡利口必其亂信意正與奪朱亂雅樂對奪邦家又落一層說不與朱
亂雅樂對奪邦家治安全在用正人行正事今利口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
所行非正事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則所用非正人故蒙引後訓辨給利
口訓徒給捷則顛倒是非于片言之頃令人不暇致詳視後尤甚故蒙引于始
予欲全旨。此要人從躬行處體認道理不必專求言語之內末節不是分疏自
家正指點妙理與他看

予欲二節。學者多求聖道于言語之間而不知體認于身心之實故夫子忽發
論曰天下之道以有言而明亦以多言而晦乎自今以後殆欲無言矣予欲正欲
言語觀聖人者因曰道理全賴夫子講明然後小子得以傳述若夫予不言則小
子何所述乎。言字就教人說夫子欲無言不是言不能盡見是不消說得盡聖
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說按註天理流行一句是會求
節意解此處勿露程氏夫子獨以無言對子貢發不為無言蓋高子子貢皆自
能忘言每道不必示以無言下上子貢者友將因言求道未可示以無言惟天
資學方如子貢猶以言語觀聖人故夫子特醒之
天何節。子曉之曰予之欲無言也亦以道無待于言耳今夫天地莫厭何嘗
有言哉但見其流行而為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代謝而未嘗止息也發生而為
百物則飛潛動植因物賦形而無所限量也是天雖不言而所以行所以生造化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
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則
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
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入
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
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
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
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如不言則少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
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
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
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
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
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
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頓默識其他則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
前篇無隱之意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
相發學者詳之
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闕之
會意之說 孺悲魯
人嘗學
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得罪者故辭
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
此孟子所謂不層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命書賜頁
卷九
七

之機固已思乎覆載問矣夫何待于言哉由此觀之道直有不待言而顯

者矣子何疑我之無言也此可見聖人與道為體一動一靜莫非至道在學者熟

察而默識之耳此節只說道不待言而顯說天即是說道兩天何言先虛後定

行是流行不已之妙生是生生不息之機行生非即是天理而所以行生全見

一團於極處是流行所以與於穆而昭示人者也即影出無行不與道對

註以聖人一動一靜配四時百物只在言外見之入口氣不得蓋此只明道無

不在不消已之言不是表也無不於也若說天不言子亦不言是接天以自况

了非夫子語氣沈澁柱此章與無意言節川上章參看其確以時物對

一動一靜言非對小子言有以行生流天者非天自無言而行生無不可見註

只云不待言而可見非云不待言而行生有以言字即貼行生者非時行物生

正發見流行之實有因而焉字自然作天無意行生者其本節四語而下故

作層折者非夫子只就天指點妙理與人看或將夫子與天對講同涉誇誇即

講後我轉立教又似借喻不知註中一動一靜原不可入夫子口中又兩天何

言固重但天不待言全在時行物生上詩出兩焉字正須微會

儒悲全旨此聖人于不屑教誨中曲行其教誨意化工在一使字此記者想像

夫子之意如此

儒悲節。儒悲求見孔子想當時必有得罪處故夫子不欲與之見而托疾以辭

之然猶恐其以為真疾而不悟也僕傳命者方出戶即取瑟而歌使悲聞之而知

其非疾益所以警而教之也。欲見是悟之機辭疾正謂機警動之妙樂引將

命是夫子逼人聞之歌聲徹于外使儒悲聞之也又存疑將命是儒悲逼人使

聞之以告儒悲接儒悲者既見夫子便知非疾何待鼓瑟引說足

宰我舍曰以仁字作主凡人心安處即是仁仁字正與宰我夫子感發宰我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 舊穀既

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

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楡

之火冬取柞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此也

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

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

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

不敢強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焉爾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

之喪既殯食粥蠶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

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緇緣要經不除

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

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

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

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恐其不忍之

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

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宰我三節。宰我問于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制以予觀之禮書變通但期年

亦已久矣何必三年乎天喪之不必三年者何也蓋居喪即不得習禮樂夫君子

三年不習禮則儀節疎曠而禮必壞三年不習樂則音律廢弛而樂必崩三年之

有妨如此若以期年而言鼓之舊者既後漸者又益而物候為之一變鑽不改火

不既更而火亦吹而天運為之一周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已盡矣喪不可以止

乎夫短喪非我本意或有疑乎古禮之難行因設此問。習禮二節雖分三

年有妨應三年何期年可止應期已久何然總是由期已久一句意禮樂只就

儀文聲容處看助壞只是生疎予存疑宰我思三年喪妨禮樂不知三年之

喪尤禮樂之大者。舊穀二句見食物一變鑽燧句見用物一變期可句總承

蒙引凡木皆有燧燧者火之所在也鑽燧謂鑽取那燧以改其火故註云取火

之木非取火于木也說吹火便兼四時言改火非只改一次是五次已改一

周也附考四時取火法五行春行爲木榆柳色青象木也夏行爲火棗杏色赤

象火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象土也秋行爲金柞檀色白象金也冬行爲水

槐檀色黑象水也周禮司燧氏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不是人家常用之火

食夫節。宰我欲短喪其心固已忍矣夫子喚醒之曰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

衰麻禮也今子說期年可止只是期年之後使女就舍疏食而食稻梁纈麻麻而

衣文錦于女心能自安乎宰我不察而直應之曰安則昧其本心之良矣

存疑食稻衣錦是指期年外說觀註止至小祥可見蒙引謂自既殯起至小祥

未是蓋宰我既說期可則期年之內已知不可食稻衣錦矣

女安節。夫子貢之曰凡人不可不為期年之喪只為心不安耳女既安于食稻衣錦

則任女為之矣君子居父母之喪哀痛迫切設使之食旨而不以為甘設使之聞

音樂而不以為樂設使之不寤誓枕塊而居處于內其心必不即安惟其心有所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論語陽貨 卷九

不忍故不為食稻衣錦之事也今汝既以為安則何不可為乎
蒙存首尾兩為字俱指食稻衣錦于本文方切不是指短喪不為為字亦指食
稻衣錦不是指食甘聞樂居處按兩女字與君子字相反言在入君子所不安
者而女安之也何等做戲三不安皆以心之不安說蒙引食甘三句是成語不
必將食稻衣錦配入講

我節○及率我既出夫子復深探其本而斥之曰人未有不愛其親者幸我何
其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能免于
父母之懷抱故喪必三年以少壯報稱之情耳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一人不本
于父母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亦人子也豈獨
無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今謂親喪可短何其薄親之甚哉

蒙引此只是深探其本而斥之不仁只就愛親之薄說其真以為可安而
遂行之及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是仁以性言愛親以情言作推原說此不
必從仇滄柱三年中已含懷字在下句只重在然後免三字
吳天岡極
豈有年之可計只為宰宰吝惜此三年故即以三年立說耳即用子子刺子盾
予即善辭能無驚

飽食全旨○此總見心不可不用與群居終日章意同彼是用心于不善此是置
心于不用故同歸于難

飽食章○子曰吾人莫不各有當為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後能有成也設使飽食
終日優遊自安一無所用其心則神昏志惰百事皆廢欲以入德而免患豈不難
哉不有曷哉圖其而博奕者乎此雖所為不正然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全無所
用心者豈不猶為勝乎○蒙註所用心如學術事業之類蒙引難矣哉兼無以人
德終有患善說蓋無所用心則功廢業悠悠悠焉未有不入于邪僻者按博
奕只是心有所用則賢者賢其用心也君子則無所用心則邪僻者按博

子路章○子路好勇以為天下事勇則敢為怯則不進故問夫子曰君子尚勇乎
子曰君子惟以義為上而已蓋義者事物之權衡立身之主宰義所當為則奮然
必為義所不當為則毅然不為而血氣之勇非所尚也蓋以血氣為勇則無一而
可者使在位之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必將逆理犯分而為亂矣使
在下之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必將兇暴為非而為盜矣勇可尚乎
哉○蒙引義以為上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于義為上只一合義不尚勇而勇
在其中所謂大勇也按上節無以尚之意下二句正言無義之害以明君子尚
義意上兩君子以德言下君子以位言為亂以逆理言為盜以肆欲言為亂無
義以制之來

子貢全旨○此見聖賢同一維世之深心夫子所惡是顯悖于理者子貢所惡是
假托于理者由夫子之惡凡人世徑行執已不循道理之事皆所必絕由子貢
之惡凡人世違機用察不由本心之事情皆所必絕用惡各別總見一心聖人力
大故能誅其惡賢人志嚴故能絕其惡存疑聖賢皆是惡人觀註惟仁者能惡
可見小註分戒人自警之說不是

子貢節○子貢欲觀夫子之所惡以驗已之所惡故問曰君子于人所不愛不
知亦有所惡乎子曰好惡人之公心君子豈無所惡一惡專善稱人之過無仁厚
之意者一惡身居下位而誦誦君上非毀尊長無忠敬之心者一惡好勇之人徒
恃其勇而不知禮讓至于犯上而作亂者一惡果敢之心不明理執迷好剛空
意而妄作者凡此皆人心所公惡故君子惡之也○君子暗指孔子亦字承愛字
說末上二句是假氣節下二句是假經濟存疑稱人惡是與人無相干而好稱
之若居言職或操用人之柄不在此論下流只是下位勿泥流字居下說上之
短已不是兄本無可訓而訓之勇無禮節好勇不好學意饒氏勇厲血氣果敢

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鼓而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
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

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
君子為亂
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
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故
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
○子貢曰君子亦有
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其流而
誦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誦所諫反○誦諂毀也
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誦上則
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
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
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
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
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
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
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
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
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則無二

命也賜負

齊雖不同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可出于誠惻怛之意一而已矣謂之仁又何媿焉。就當年設身處地無眼樹桓桓一往不得故不曰忠曰義而曰仁也。若其不忍之心而已論極確當存疑此仁字指愛之理言誠至誠只是惻怛出于至誠故下文總曰愛之理蓋仁是心德不止于愛愛是仁中事不啻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不平按係之殷存見三仁皆心乎為殷周不得而有也。又論桓桓子之死人能諒之至微箕子能諒其心夫子尚論闡微一語定為鐵案存疑微子為商王元子有宗祀之寄又是紂庶兄有傳授之次正在嫌疑之地當時若苦諫必然被殺殺則宗祀無所托故只是去其一念忠誠不減于此下箕子諫時已自揀死偶未觸紂怒故只因之然其心即比于之心非聖人不能如此剖斷按兩說皆為微箕而發存案

柳下全旨。此只重兢兢守道不重戀戀依君爭直枉不爭去就正見和而介處柳下章。柳下惠為曾子師之旨屢被退黜或謂之曰子既不用如此何不去而之他或者以見用乎惠曰我之所以屢黜不用者因我直道而行不能屈已以隨人耳夫世間皆好枉惡直者哉守直道以事人則到處為人所惡何所往而不被三黜若我肯枉已以事人則善亦矣其位又何必遠去父母之邦乎此可見惠之和而介矣。三黜是屢黜直道即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意直枉只寬說不可指諫諍刑罰下四句須上車下極抑揚存枉道二句正發明進不可枉其枉道易合之說舉首恭直道難容雖他國固然固不必往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又何必去總是發已所以不去的本意而和中之介自見家引惠逆料天下不容直道便是他不恭處若孔子則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為之事

齊景公全旨。此言聖道不行于齊。厚則我有所不能若把持孟氏之禮待之于禮又簡有所不可就中斟酌當以季孟之間待之庶其可乎既而又曰彼雖賢若我衰老不能用其道矣夫孔子至齊本為行道既不能用其道則禮節亦徒然節故遂行。商量計較便見非誠心待賢存疑若季氏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孔子行通承上家引謂禮遇亦要緊景公即以季氏待孔子亦未為過乃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少殺矣程註專承不能用禮故置圈外但不用之言乃決于夫耳馮氏當時富強莫如齊夫子所以願仕景公與子語而悅之愛嬰忌而阻曰累世不能殫其學此公謂我老而不能俟也

齊人全旨。此言聖道不行于齊。齊人章。魯定公時孔子為司寇齊人懼其為霸因設計乃餽女樂以惑亂其心季桓子愛之于是魯君臣皆荒于聲色忘于政事三日不復視朝則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故孔子行蓋禮貌衰則去也。翼註愛之是言子魯君而愛之三日不朝兼君不臨朝臣不往朝蒙引方用孔子而愛女樂是簡賢三日不朝是棄禮去管本意在此特托膳肉以行耳蔡氏孔子用魯禮都出用桓子忌之已久故勸魯君愛之外借墮子鄰國內分謝于魯君而陰泄其強國弱家之恨故書曰季桓子受之附考定公十四年孔子攝政三月魯人治齊人與魯銀請先沮之選美女八十人皆衣又衣舞康樂陳于南宮門外季桓子請魯君為周道遊子路曰可以行矣子曰如致膳吾猶可止桓子卒愛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孔子乃作籥操操遂行師已送之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說可以死敗優戲游哉聊以卒歲師已歸告桓子嘆曰夫子罪我以辭解故也

口全旨。此見聖狂能相知而不能相為楚狂二字通其定案首節欲聖人之

齊人請女樂季桓子受之。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三日不朝孔子行。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極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聖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

政者殆而。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

蓋知尊夫子而趣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見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長沮桀溺耦而

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護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

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論語微子。卷之六。上。

子路舍言。上章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見聖人出處之義。全重不仕無義一句。子路節。昔孔子周流四方。子路隨行。偶相失。在後遇一老人。以杖荷竹器。而至所云之處。子路因問曰。你曾見我師夫子乎。丈人曰。當今之時。稼穡食力時也。汝于四體。則不知勤于耕。于五穀。亦不能辨其糞。而徒然從師。遠遊。徂來。問汝夫子于我。我安知行路之人。誰是你的夫子乎。遂植立其杖。而共草更不答他。從而後。是二段。忙景。荷竹器。係一段。明情。幸然問夫子。以夫子威儀。動止不類。尋常耳。四體二句。是責子路不務農。意植杖而共草。亦見自動自息。家引杖所共之器。杖頭必鋤。謂之杖耳。荷竹器。植立也。蓋荷竹器。始至杖。猶未植。今始植。而共拱而二節。子路問丈人之言。遂疎然起。敬拱手而立。丈人見子路改容相待。亦為感。遂留子路宿。于家。殺雞。造飯。以相待之。又令其二子出見。序長幼之禮焉。拱立見其正高。而語。故以致敬。註隱者二字。勿。止宿。雞黍。見了。是二項。事。蓋不以款。可樂。耕。可食。父子可親之意。允。洽。柱。殺雞。見了。不是丈人以禮。接子路。若過。在。贈。送。刺。便。非。當。口。殷。勤。厚。意。

明日節。子路次日追及孔子。將丈人責已之言。相待之禮。以告子曰。觀此人言語行事。乃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及見之。及其家而丈人已先行矣。隱者。句。言非泛常農家者。流。言。外。有。惜。其。終。于。隱。意。故。使。及。見。以。概。回。之。所。授。之。語。如。下。交。所。言。是。也。至。則。行。禁。丈。人。逆。知。必。來。故。先。行。耳。不仕節。子路乃述夫子之意。而言于其家。曰。人倫有五。而君臣。主。義。人。若。不。仕。則。是。無。君。臣。之。義。矣。夫。君。臣。長。幼。並。列。于。五。倫。而。君。臣。為。尤。大。爾。丈。人。昨。使。二。子。出。見。是。子。長。幼。之。節。次。既。知。其。不。可。廢。矣。君。臣。大。義。卻。如。何。其。獨。廢。之。欲。廢。其。身。而。亂。人。倫。乎。曰。君子之所以仕者。蓋欲行此以臣事君之義。而使無廢也。若世衰。難挽。道。之。下。行。我。豈。不。知。但。恐。廢。義。而。亂。倫。有。不。忍。然。耳。丈。人。何。見。之。回。哉。

仕亂節。廢義上曰。不仕無義。此曰。潔身亂倫。可合看。君子之仕。就君子。身。求。仕之心。說行義。是推原其心。不指已仕者言。行義。與行道。不同。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遇不遇皆行。行義不拘定在朝。倦倦為世之心。而不。守。已。便。是。行。義。有。疑。義。以。倫。理。言。註。忘。義。狗。祿。是。餘。意。

逸民全旨。此章見夫子不忍為逸之意。首節先紀其名。中三節述其行。末節自表其真。不欲以逸自處也。只開明說。不以自己立諸人之斷案。逸。謂。遠。賢。而。周之季。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為。蒙引。逸則皆應柳下惠。無必隱之心。如何。蒙引。逸民稱蓋以其終不過而顯行其道也。

逸民節。記者因夫子論逸民之行。而先紀其人。曰。古時隱逸之民。可以考見者。七人。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不曰隱者。而曰逸民。見其各出手眼。自成一段。世分。量。其。逸。皆。有。關。于。世。風。與。耦。藉。荷。蓍。絕。人。逃。世。者。迥。別。叙。次。姓氏。在。商。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在。周。有。朱。張。柳。下。惠。少。連。附。者。虞。仲。從。秦。伯。適。刑。蠻。武。王。封。其。後。子。吳。秦。伯。無。字。仲。雍。嗣。立。斷。髮。文。身。露。體。為。飾。夷。逸。姓。遂。各。隱。居。肆。志。或。勸。之。逸。曰。吾。嘗。則。牛。也。寧。服。斃。以。耕。于。野。豈。思。被。繡。入。廟。而。為。犧。乎。朱。張。字。子。弓。荷。耜。有。言。曰。大。儒。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自。治。禁。紂。之。世。不。能。汚。子。弓。是。也。以。此。孔。子。少。連。夷。夷。人。少。吳。氏。之。家。語。子。貢。問。曰。聞。諸。安。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子。曰。父。母。之。喪。三。月。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哀。盡。夷。之。子。達。于。禮。者。也。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士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任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窮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當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唯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秦伯同。厥。刑。蠻。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其斯而已矣。○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伯。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

論語微子 卷九 三

專指上局說下下評語指出兩人想見一時神往想慕無窮意

謂柳節○若柳下惠小雅和同混俗于人無怪雖降屈其志辱其身有弗恤者
但其出言則合乎倫理行事必當乎人心與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惠之所可取
者如斯而已矣○蔡氏他人降志辱身人得而降之辱之惠連只自降其志不求
為傳只自辱其身不求為樂比之夷齊為降辱耳與世之潦倒不知名節者自
別倫處就在降辱中討出在處世上見要見不傲不隨意方切二子倫道有次
第而不躐等得義理之正處者有詳審而不鹵莽合自然之心蒙引註柳下惠
事見上可見三則不去使見降辱處然其詞氣雍和而不枉道之意確然見于
言外即言中倫道三則而猶往往而終不枉道即行中處也于此見其和而不
流其斯何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取者正在此非謂其無他善也

謂盧節○至于虞仲夷逸之為大則行不必中慮而適與地以隱居言不必中倫
而放其言以自廢然雖隱居獨善而潔身不污合乎道之清雖放言自廢而輒吻
得宜合乎道之權蓋非獨善之士書我傷教者此矣○存疑隱居則行未必中慮
放言則言未必中倫然中清中權亦不悖乎道按中清承隱居來中權承放言
來蓋道雖以致用為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特立不污濁之世而合乎
道之清道雖以正言為常然經不可守亦有辭若詭正不失取用晦之宜而合
乎道之權饒民但只是合得二者內一端不要說得太好在也逸處慕為便
是身字根隱字來猶云身之隱也言故為放縱以令人廢亦權宜之一節中權
者即廢是權也按夷逸不曾仕虞仲雖為句吳長然採藥荆蠻隱居多放言
無考但觀其斷髮交身則放言可知

我則節○七人高節如是其所不為者皆其心之有所不可也其所為者皆其
心之有所可也若我之行另是一樣事之所當可從而可之而未嘗先有可之心
說又有不同蓋引七人皆有不可不必分孰為可孰為不可况既稱逸民如
向又說所可在仕與隱亦謂首逸民二字分明都在隱處此意從無仕字意
按此存疑謂黃齊仲道為隱隱處為仕之說不必從胡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
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蒙引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自當有可
不可備民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此事有可
不敬定其不為逸民兩無字正見活潑主張仇洽杜前彭章皆記春秋隱至至此
忽叙古逸民而折衷于夫子正見夫子用舍行藏隨時以運而初非一于隱也
太師全旨○記樂官之去以見夫子正樂之功太師何提綱下分兩層楚楚樂官
秦是避地入河入漢人海是避世非其官之罪故書職非其入之罪故書身非其
心之忘魯故書地

太師章○夫子正樂之後樂官不安于僭越而皆知去如太師名華者則去而適齊
楚去魯之偶也太師既去但見掌亞飯之樂名于者則去而之楚掌三飯之樂名
老則去而之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則去而之秦其去魯之心猶太師之心也但見
掌擊鼓名方叔者去而入于河掌柷名武去而入于漢為樂官之佐名賜與掌
擊鼗名襄者皆去而入于海其遠魯之心猶太師之心也噫樂官去而樂存固夫子
正樂之功然而魯其衰矣○蒙引前只云太師魯樂官此云樂官之長對下其屬言
按太師與天子共事較不雅雅樂下移于私家遂齊心事有不忍對人言而不
得不先眾去者○蒙引不言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齊氏王者四飯諸侯三飯
或周公錫天子禮樂而魯魯之天子正樂故去其一記者起數千亞或仍魯之舊
以見魯之僭但存然于繚缺與司一飯之樂有每食不忘君意叔武陽襄與司一
樂之器有物在人其意

之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
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迹不汗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蓋已避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
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也雖辱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
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
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殊是以
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
子則無言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
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以孟子語夷惠亦

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鑿適齊 大音泰 ○
官之長擊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魯四飯缺
其名也 飯扶晚反繚音丁○亞飯以下
適秦 以樂侑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 鼓之叔
人於河 鼓擊鼓者方 播鼗武人於漢 鼓徒刀
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人於漢 反○播
搖也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 少師陽
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
殷襄久於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
琴者海海鳥也○此記賢人之隱適以附前
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
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
賤工講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
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
虛語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失故則不棄也無眾

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失故則不棄也無眾
命臣微子 卷九 七

人之說必不若人告以過亦不為不當是心上自疑初既見傷必問及被人播惑
或移于思非或移于利害皆是按此雖在身心道德一林實于身心無所體認非大
受之器虛飾之品故曰不見為輕重有無照註以人言朱子弘而不篤則容受大
廣懷遠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篤而不弘則確乎一說或至下下通二者須互說
又兼引得子已者弘以行言問于人者篤以知言道德方有分曉在矣

問交章○子夏之問人問交章于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交之可者方
與之交皆不可者則嚴而拒之我師論交如此子張曰吾亦我之所問吾問君子于
人之才德出眾者則從而敬之至于庸庸眾眾人亦不容而不遠棄于人之有善可
取者則從而敬之至于一無所能之人亦不敬而不忍絕可若兩在而不可
者亦無所拒此我所聞也且反已而觀之我果大賢歟則人何所不容我若不賢
歟則人將先拒我而我何暇拒人也子夏之言何其不人之不賢乎要之子夏之論
嚴而之待物之洪子張之論寬而非擇交之道惟以善善之心辨賢否以善之度
待天下自無與與無之弊矣○門人不問交他人而問于張亦見兩人議論必有相
濟處可者一向自是慎交止理但謂之拒則與于方及氣象不同子張只說不
可者拒之句象引所聞之言君子二句且虛說重容後也末五句方就己言斷之
存疑大賢二句見已不必拒人不賢三句見已不能拒人一說與交際學淺深
則不得濫濫則不得隘二子正不相妨存察

小道章○子夏曰唯無往而不存故雖工技藝之小術亦有濟民生而世用未
必無行也○此章經世遠大之學子夏見小途遠觀此言可見其已進于高明
分可觀也至理所寓日用所資遠指天下國家君子不為須發盡心于大道意

曰知全旨○此示人純心于學之功當隨時習章參看
曰知章○子夏曰人之為學未得而有因循之心此說而有遺忘之病皆不可謂好
學也若有人于此士每曰之問將理之未知未行者汲汲以求之然其惑世久而遺
忘于每月之間將理之所已知已行者時時加溫習服膺而弗失矣知所亡則既
存日之益無忘所能則必存不失之功日積月累無時間斷可謂好學也已矣
紫引所亡所能但兼知行言知字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存疑且每以也字下接
月字月亦是月月按日月二字結非必以日月為計只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
一月之功好學全在日月二字上見

問學全旨○此示人求仁之方只重心不外馳
陳章○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心放逸而不存矣誠能時以學之多聞以廣
其識使此心無一理之不明而又能其志為學之心以要其成使此心無息之少懈
切以問之關切義理而不徒為泛泛之談而又近以思焉體貼身心而不徒為浮淺
之想此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從中于此則此心有所收斂天理即此存人欲無道
肆不期仁而仁在其中矣○伊濂博學事都要理會篤志只就學上說來則
至誠懇以求學之必得也切問切于已者問也如就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的
來問按近思就問中探討不為于高遠程計以類而推以傷身曉的檢點去如這
有理會處又因這事推去理會按仁是心從本當在慈于裏只不做切意主人
便難造于外篤志為博學之本近思為切問之基而守法重下邊步步返入則
吾心自收斂于內而不馳故曰仁在其中不是仁在學問志思中朱子此全未說
仁學問思辨乃力行之本仇洽在上二句從博論到約從外說到內須認心不外

問其學主

○子夏之問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吾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
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愛人
而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人將拒我知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
平聲○子
夏之言進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
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
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皆
及亦所當過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
盈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上之屬泥不
通也○楊氏曰百家象技猶口口口口
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
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
日知其所亡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
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
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
自熱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
陳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
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
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以
問遠思則

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之問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吾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愛人而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知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進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皆及亦所當過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盈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上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象技猶口口口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熱故曰仁在其中矣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陳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以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馳騁仁室精神便見致知未及力行是朱子說書之詞也人子夏口中便非語氣
百工全旨○欲入篤志于學以造道借百工喚醒之上句是引語不是譬喻
百工章○子夏曰天下事功專然後效可集彼百工要成手執必須住在造作之處
無別事相妨然後成其事之精工君子之求道必須終日只在學上志向更無分尊
工夫更無休歇乃以造乎道之極焉欲求道者可不務學乎

存疑集註前說重居肆與為學至用功言後說重成事與致道至立志言然則說
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蓋註學字須見專務意方與居肆應致字須見造極
意方與成字應然唯專故能造極只是一意若拘兩說相道反失白文語氣按致
字不着方工夫全在學內 兩以字承上文言輕重請來自于用功處較多
故前說為主有謂成字致字已包得後說不知重講成致即是後說了何云包得

小人全旨○存疑與過而不改意亦看但彼只是不改此卻又自文則益增其過
小人章○子夏曰過貴乎改若小人之有過分明意向差子卻多方固護求以掩其
差分明舉動端了卻巧計彌縫求以掩其錯益其心全是私欲蒙蔽不肯認差所謂
飛過作非心勢而自拙也 聖註重一心字在小人心術上看出病根小人文過只
在相與較勝則不能改欺則巧于匿故揭其病以警之

三變全旨○此君子中和之極三變一時皆有君子只自得其常人覺其變耳變首
神妙莫測不是儼然為溫溫為厲也蒙引君子亦不直指天子然非夫子不能
三變章○子夏曰君子盛德而後用其器也德者君子之德也德者君子之德也德者
之則見其衣冠止瞻視尊儼然有威可畏焉儼然如此若亦人以其不可近矣及近而
就之則又溫和樂易藹然和氣可親也其溫如此若可得而知之矣及聽其言論則
又詞嚴義正足是非確乎不可易而動腐之甚也一接見聞屬緣而不可測如此
聖註說舉一身言色是見于面者遠望見其大段容貌近視其顏色確是非可
否斷然不可移易也疑此聖人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自然如此故曰非有意也

信而全旨○勉人平素蓄積誠以感動君民家引君子指大夫言上有者下有民
信而章○子夏曰君子事上使下必以誠意交孚為本如勸眾之事本非民所樂為
心平且至誠惻怛素孚于民而民信之然後不得已而勞之民亦諒其心之出于不
得已而樂于赴事矣若不信于民而遽勞之事雖為為民不知其心則以為虐下
而病已也諫諍之言本非君所樂聽必平曰至誠惻怛素孚于上而上信之然後不
得已而諫諍君亦諒其心之出于忠愛而虛心聽納矣若不信于上而遽諫之意雖
效忠而君不知其心則以為賣直而詬已也○饒氏本文信字指人信我誠諫誠意
惻怛是六所以信之之由惻怛為愛大抵君民間當以誠為主宰引固有已心
離誠而人未必信有故註曰至誠惻怛而人信之又曰誠意交孚但兼人我誠存
疑信而後諫固是然亦有上不信而不諫者此于上是也信而後諫固是
然亦有民不信而不諫者此于下是也信而後諫固是然亦有民不信而不諫者此于下是也

善耳非謂不信皆不可使民諫也
大德全旨○為人務小節而忽大體者發全重上句一氣說下玩註則字可見
太德章○子夏曰人之為學貴識其大若論常出處大節節所係者一皆盡其道
而不越于規矩之外則于小小節目如動靜語默之微或少有出入亦無害也若不
務先立其大而徒拘拘小廉曲謹之行矣是貴哉○聖註下句因上句來若無上句
則下句便着不得可字閑是規矩準繩毫不可越處出入承閑字來或出或在閑
外或入而在閑內二字連看勿分蒙引雙峰謂此章觀人則可律已則不可子夏
欲未分觀人律已所以有弊按小處放過亦是力做不徹

子游全旨○此見教必因材意子游見本末不可偏廢子夏見始終不可或紊蒙引
大學小章可以分先後不可以分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本末識見直于子游
首節註仍用本末亦據子游意解耳
門人節○子夏以篤實為學故教人先從下學用功子游譏之曰道有本有末合觀

中庸卷上

子學以致其道其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
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
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
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懼於
改過而不愾於自欺故必文以
飾其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
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
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前行而不相悖也如
以玉溫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為厲也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
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
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
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
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本者則小節雖或未盡
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
章之言不能無辨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

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知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
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 子夏
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喻焉 子張

中庸卷上

言友章○子游曰吾友子張之為人也不才高貴人所不能為者彼御為之是難能也然心誠是惻怛之意未也心馳于外其于仁則未也○仁唯務內平是者能之為難能不是美他正發其受病之原蓋人所不能為者彼獨為之便有炫奇駭俗之意引難能處大抵皆務外為存疑誠實是心之德惻怛是愛之理少誠虛偽也少惻怛是情也引子游觀子夏則子游為過子張觀子游則子張為充過堂堂全旨○此與上章俱是私議以規子張之失上章見仁貴求之至此章見仁貴脩其在內

堂堂章○曾子曰朋友所以輔仁故必專心于內然後可彼此相助而為仁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張也惟致飾于威儀脩整其容貌而已其馳心于務外自高如此以之為己必無愛善之誠以之為人則無箴規之益人固不能輔他為仁他亦不能輔人為仁蓋難與遊為仁矣○堂堂不是贊詞只堂堂便難與為仁一句一氣說存疑人必近裏者已方老冠下工夫去為仁若務外自高子已無體認密察之功而人難輔彼之仁于人無切德觀感之助而彼難輔人之仁與遊為仁如與共學與共事君又蔡氏重已難寬其輔一邊存參

吾聞善言○胡氏曾子曰親親喪以感發人之至情欲人自識其本心意吾聞善言○曾子曰吾嘗聞夫子言常人之清未有能自盡其心以至其極者也求其能自盡而不容已者必也于親之喪乎蓋于子父母天性之至親而况居喪又人道之大變唯此時則哀痛迫切于至情乃能內盡其心無二毫之勉強外盡其禮無二毫之欠缺也苟有不能自致者能不惻然感動乎○蒙引人指常人中人以上凡事皆能自盡若常人惟親親為能盡變嗚呼字有感動之意親喪人所當自盡而酒自不能如此故萬微意以感動之若只說人能自盡便無味此論最得立言之旨○註真情所不能已主自然說君註指當於故置圈外愚按聯主謂不待人勉勵修明人之所當自盡則君子作自已說而自然意在其中

孟莊章○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事死雖足為孝然猶可也惟不改父所用之臣與父所行之政是難能也蓋莊子之父獻賢而相魯其所用乃賢臣所行乃善政莊子不以己私而悖父德宜夫子獨美之哉

人情多喜新進而厭老成喜紛更而厭鎮靜非真見先德之可誦未免擊乎浮習所以為難舊只云不忍忘親還作不湮先德較安附考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曾人謂社稷臣莊子年少嗣立且血季武子宿同朝宿父文子忠子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獨不然不改臣如董父仍用之為車右謀豐碑仍用之為御駒是也不改政如平苜之政一聘宋之長法伐邾之舉一服邾之遺風也

孟氏全旨○孟註士師原不可廢刑故只動其一點恤刑之心重哀矜上孟氏章○孟武使陽膚為士師問治獄之道于曾子曰當今為民上者自失其養民教民之道以致百姓情離各相爭訟非一日矣爾當念犯法雖在民而所以破之者在上治獄之時如或得其犯法之情實但當念其迫于不得已陷于無所

知而畏懼於恤之勿謂我能得其隱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如此則用法必平而士師之任無怨矣○民散非散之四方只不親不遜意蒙引惟其散也故或迫于不得已而犯法或迫于不知而犯法註犯法也三句當在民散之下迫于不得已應使之無道陷于不知應教之無道註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也不是得其不得已不自知之情觀下喜字可見蓋哀矜是於其迫于不得已不自知喜是喜得其犯罪之情而以明察自負也或疑犯罪既由失道若止于哀矜空念何益蓋士師所司者刑故殺下○層說知哀矜則士師之道亦可無怨

四書禮記

紂之章○子貢曰古今言惡者莫過于紂其實紂之不善亦不至如人言之甚也只

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轉入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不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

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下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論語子張

卷十

五

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

因其墮身于不潔之地而居天下之下流是以君子常自警覺不肯居下流之地
正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惡皆歸矣可不戒哉○不善則荒淫縱欲之類是字謂天
下歸惡之寔惡居下流是自警自戒之意辨志上二句易似為紂分疏南軒謂紂
回不善極矣特其始亦未若是之甚深得警戒意存矣

君子全旨○此君子對文過小人說上二句虛下正見之
君子章○子貢曰人不能無過但小人有過多之檢護若君子或有無心之過譬如
日月之食豈其有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及其更也復于無過人皆仰之
夫過而人皆見一日月之暫晦也而人皆仰一日月之旋復也不猶日月之食而
無傷乎明乎○首二句提起蓋君子無心偶失心體原無損壞如日月偶食而本明
者自在其見共仰俱貼人知日月之食豈其有過也復于無過人皆仰之
謂入皆見之處非是蓋更以君子言若日月只可說復不可說更孟子註云更
之則無指于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按更非真去改只前此心事未嘗自今心
事明白人皆信他更見更

無差失但過入交度不得不食耳君子之過亦然
衛公全旨○總見夫子無常師意
衛公章○衛公孫朝問于子貢曰何尼于天下事理莫不周知果何所從學而然也
子貢曰子欲知夫子之從學當觀文武之道乎文武講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雖去
今已遠然至墜落于地固在人也如賢者識見安遠則記其綱領之大者不賢者
識見淺近亦記其節目之小者蓋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識大識小皆有道則夫子
或于賢者而學其大或于不賢者而學其小無往非學也既無往非學則亦無往非
師矣而又何常師之有豈如他人之師有常主哉○焉是問從學何師學字即師
字當作活字看蒙引道字只照註看諷訓見于言語有功則見于事為者禮樂文

存疑未除在人一友一正賢者一何正是在人處焉不學於承訓大一何來義註
焉不學於承訓二何進看亦字只承上意論焉按焉疑其有常師焉不學
即是無常師求句正格公孫朝非贊語也仇洽杜若深講道字如何只說識字若
誤看學字未句師字又如何着解故知註解不易 子貢正意只是天下無
足當夫子之師極言其無師耳但妙于立說蓋此章人知不重道字宜重學字不
知學字若看教字身上則道字如何不重只為此學字上加一焉字明是從學
之師故此道字只指此故各物若云除我如文武之遊之類夫子亦須問人可見
人人可為夫子師究竟何人是夫子之常師是子貢及跌交法故此七句只宜
虛講文武粘定此道字折開不得只當國朝典故四字印饒氏支離誤入

叔孫全旨○蒙引譬之宮牆以下只說宮牆並無一句實指論此是喻體
叔孫章○叔孫武叔在朝中對眾大夫曰人皆以仲尼為聖自我觀之子貢聰明才
辨殆過于仲尼子服景伯不足其言以告子貢子貢曰凡人造詣高卑淺深各有不
同試譬之內宮外牆之間賜之為牆也不過及肩而已牆卑則空淺不待入其門也
但從外窺之凡室家所有舉目便見若夫子之牆高有數仞高則宮闈若不得其
門而入則其中如宗廟禮樂器數之華美百官威儀瞻濟之盛高何由而見乎今之
人不過宮牆外望而已能得其門而入者幾人哉武叔正不得其門而入者也他于
聖道之美當果不曾見其謂我賢于仲尼亦何足怪乎○語于朝欲阻其用也不重
譽子貢曰重毀仲尼○宮牆句虛含夫子子貢在內朱子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
人廊屋懸土牆是周圍于外懸空者不即為屋之牆 宮牆一語須提出居

字與牆所說分明蓋室家宗廟百官都在宮裏豈別不開墻事惟宮有不同故墻
有高卑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非以喻之高低較聖賢分量也人多懷看即
數似非止說墻高只說難見非以喻之高低較聖賢分量也人多懷看即
平看下雖單說墻而室家宗廟等則兼宮說故註假不言之存參想按巨說甚疑

朝衛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焉矣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於處反○文武之遊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
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
能記之者
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

見室家之好 猶卑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
而人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
入其門則不

見其中之所存言 得其門者感慕矣夫子之
牆高而宮廣也
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 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
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 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
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
以誇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 ○陳子禽謂
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
推遜其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
師也 命子張

餘俱欠明望家之好如懸梯之才通達之器美如壯麗喻道德光輝當是森列喻
道德充足只借言形容○上不得其門以謂言之尙未屬人此得其門及實持人
說然亦緊指天下人下着武叔不說其言之悞反說其言之宜最妙

毀仲全旨●總見聖道之高不可毀

毀仲章○叔孫武叔又毀仲尼子貢曰爾無用此毀人之事也仲尼固不可得而毀
也蓋他人之賢所造雖高不過丘陵也有賢之出於其上者猶可得而踰也若仲尼
高視于古直是日月也自生民以來誰得超其上而踰之焉人雖欲毀以自絕于
仲尼其實何傷于日月乎祇見其不自揣已之分量也○無以為非叫也不要毀言
毀亦無用且慢着仲尼方不侵下何傷句他人指古來群賢指道德丘陵日月
須影正意諱日月喻高不喻明可喻無得踰俱就賢者與仲尼所造言不承丘陵
日月蒙引何傷日月此日月就借來移在仲尼身上

陳子全旨●只重夫子神化不可及節末節不過就上節抽出言之正
如舞德不可名止言成功文章而已非以德業平看

陳子三節○陳子論謂子貢曰子只是發為恭敬以推遜夫師也以其論之仲尼是
道賢過于子子貢曰凡君子評論人也出一言而賞人便以為賢出一言而不賞
人便以為不賢智與不智係于言不可不謹也今子之言亦不智甚矣子豈以夫
子之聖為可及耶不知夫子之德生知安行不思不勉其不可及也始如天之不可
以階梯攀躋而上升者也知登天之難則知夫子之不易及矣○為恭指數曰日月
之說豈賢只是尊子貢勿取聖人○知不知就品別人物上見一言一字重慎字
正跟一字來○仇翁杜不可及括生知安行力有根據按猶字不作尊猶大不在
形體之高只是大虛一氣無可階級夫子之德如入無形渾然無跡階字即思勉
意階如善信美大皆有階級可階至大而化之便懸絕了故不可階而升

夫子節○夫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從何處見之夫子之得邦家以論矣使其得邦
家新治之其動物之效止所謂養以植立之而民生斯遂教以得道之而民行斯德
立之固益勿安養以綏之而民斯來附道之深益勿鼓舞以動之而民斯和暢將見
其生也莫不尊親而榮其後也如喪考妣而哀其感人之速而人之深有其測其
所以然者知之何其可及也此正謂不可階而升也○此與上節只一意因于禽獸
淺故即功業之可見者示之所謂一字重貫下六句存疑立如樹初種根入地緩
則培養深厚比立允深道只引之使成道動是鼓舞作興此道允深四斯字極重
見神速意仇翁杜二道緩動皆有寧寧非只應願即赴也四斯字亦非且久間即
遷遍天下之謂蒙引註感應神速只指上四斯字蒙引二字註另解在下但亦就
這上見得黃氏立道緩動聖人感之之妙立行求和天下應之之速蓋天之德不
可形容即生物而見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感人而見神化之速順民
上不可及以德之化不可為者言此如之可及以神化之不可測者言然正明
不可階而升處仇翁杜此就事功上明聖化同太息觀知之何其可及與上文不
可及聲相呼應便知只是申明上節非分言德業也

堯曰全旨●存疑中即是理帝王總合乎天理之當然不必節節把堯舜之中來做
骨子按舜禹之四海湯之萬方武之百姓皆為民起見

堯曰節○昔堯將禪位于舜曰咨爾舜歷數之統天是司之今爾德當天心則知禪
數在爾躬矣然天命豈易承哉蓋天下之事莫不各有恰好的道理爾惟心無倚着
凡處事度物信能執其中則四海蒙休而天位可常味矣苟或不能執中則政乖民
亂將四海困窮而天祿方永絕矣可不戒哉○蒙引只以帝位屬之尚未即天子位
即位在堯崩後舜頭一個字便把就就業業擔子交付已含四海困窮二句而
發存疑字一讀爾舜一讀蒙引九執句不是推原歷數之故又是吁咷之詞與
註中字在政事上說執與舜不同中無定體必隨時處中圓融不滯方是信能執
中程復心天祿方于是始而即以永終言之其戒深矣

八音曲豆七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貴夫子之不

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

為也故曰不為也化不可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知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

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

謂鼓舞之也禮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

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

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

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

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

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

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十 凡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

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

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

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

求絕矣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

堯亦以命辭命也今見於虞書大

禹謨比此加詳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

舜亦節○後舜禪于禹亦就此詞吉語之無異詞也○舜命以執中為主雖加惟危
惟微勿詢勿庸之詞總之發明此旨存疑此處不必川虞夏表恐亂本支亦字
曰予節○禹之後為湯湯既放桀因述其初請命之詞以告諸侯曰予向之伐桀也
請于帝曰予小子履敢仍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今夏王無道得罪于天我當
明正其罪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天之臣也我用之而不敢隱蓋此有罪有德皆
簡在上帝之心或誅或賞我敢私意于其間乎我之初請命而伐桀者如此而今既
為天子其責尤重矣朕躬若有過舉是朕自致之不千萬方事若萬方小民有過犯
法是我統御軍方所致其罪在朕躬此其言諸侯之詞也○上段不過追述當初說
起總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存疑請命之詞見伐桀之舉出于天告諸侯之詞
見天下之責在于已簡在句雙承上一句一說單指帝臣存察朕躬罪以施為過
舉言萬方罪以不能遷善改過言彼則皆戒諸侯亦欲其體此心以治天下也
周有節○湯之後為武也武王克商之後他務未遑首先散財發粟大施恩澤下四
方又于其中善人尤加優賞焉其言善之公如此○存疑此下四者記者受辭收拾
或舉其詞或述其事或成武王一段專定翼註句句要見反商政意大齊節在方
伐桀後周親節又在初伐紂時記者錯舉如此存疑大齊是湯湯天下之窮民善
人是富又加厚天下之良民集註據詩序說得審了詩序非孔子所作不可據
雖有節○亦其初誓師曰紂雖有至親之多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之多仁人我今
既獲仁人之助若不往正商罪百姓嗟怨且其把罪過都歸我矣伐商其谷已乎其
伐暴之果如此○據蔡傳言百姓嗟怨我不伐紂故下文曰今朕必往乃一時之言
又蒙存疑上一句初伐紂誓師下二句既伐紂告諸侯與湯例有存察
謹備節○及天下既定之後于權量則謹定其規則而輕重大小無復參差于法度
則審節○時定而禮樂政刑無復混淆于官職則修舉其廢廢而百官府無復曠
閒出是法紀所頒在尊毛惟六而凡四方之政無有廢廢而不行焉○詳註此與
下節以行政得民平對上節細細讀讀然一統規模下節恩澤浩大講然矣利
氣象存疑權量合在官在民言既民蒙引以其在官者使無過取于民存察
法度上禮樂刑政審其因革損益廢置或非人則去之或閉人則補之蓋于廢廢
字看不是修前之俗存疑政行說在三者外乃其效也蒙引亦謂與天下之民
歸心一例不可謂上三者就是四方之政行 商矣其政唯政在四方務務
不行者多武王舉此三項凡廢廢不行者皆一無不舉行猶曰如此等類皆舉
行也況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將求句略過者固非也將政行另請條奉行順
化者亦非滄柱亦謂四方行指王政施于四方言不說到人心服得離上交及
四方歸政使便下節一說上是舉政下是政行只粘上三項不必推開作效存察
興滅節○至于前代帝王之後嗣已滅者則興之使復有其國象已絕者則續之使
不失其祀賢人廢棄在下者則舉之使歸無遺賢由是德意所感合乎天下之心
而天下之民無不身然而歸心焉○蒙引與滅絕絕作二項方合集註三者小註
只是二事不是集註合編者以帝王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按武王封
黃帝之後于前封堯之後于祝封舜之後于陳封周之後于杞封湯之後于宋存
疑舉遺民是賢人為別於棄者又蒙引其指程子後簡登言存察滅國民欲興
絕世民欲繼絕世民欲舉從其所欲故歸心滄柱聖王心事至公原非如後世收
拾民心但觀註三者皆人心之所欲則其謂于民無與亦不可益舉舉能順人心
原極光明正大亦無用於施

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
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
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
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臣不敢蔽簡
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
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
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 周有大齊善人
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齊善人
是當 齊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齊予也
武王克商大齊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
此言其所賞者皆善人也詩序 惟行周禮不
云齊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惟行周禮不
如仁人百姓有過等一人 此周書秦誓之
也言紂至親雖多不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
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
四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
國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
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所
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
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眾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 說音悅。此於武
或曰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
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
於終篇且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
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
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
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
意。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曰

所重節。至所最重于民者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所以立人紀而厚風化
如此。此以民字總之。三件最切民生日用故特重之。太平之後禮教興焉此可概
見休息氣象按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不言五教者以三者固教之本也
寬則節。食而觀之不外寬信敬公而已。人君以天下為度惟寬以御眾則天下知
吾量之有容而民心愛戴矣。人君以至誠為本惟信以布令則天下知我誠之足特
四書禮記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曰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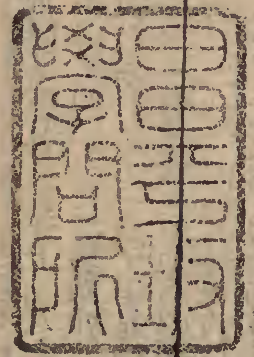
註又者何信是臨利變之際我知命而一惟命之安九舍其信命還是沈
定數上言知命後尚有信具以候工夫玩註自明響註亦謂君子知命亦非介談
氣較必有盡人事以聽天命意胡氏首節不亦君子是已到君子地位此無以為
君子是方微根脚

知禮節禮為修身直故必知禮乃能操持威儀而有以自若不知禮則進退
肩旋無準則耳目手足皆或失措故德性學定而身然立體矣

則身節不能詳明而自肆易秉不知禮以治心則德性不能學定而物亦易奪兼
內此言存矣

知言節○人心之動因言以宣故必知其言之美惡斯合命之高下可知也若不知
言則聚言淆亂漫無折衷得失無因而分邪正無因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矣知此
三者則夫人物我之理洞然無遺而君子處世修身之道備矣

知言者固人之言知其所以言直其補心之隱微處與孟子郊官般但彼是成
德後自能知言此是為學時必要知言



言言

以終篇得無音字學者少而讀之者而不知
一言為可用不幾於而聖言者乎夫子之罪
人也可
不念哉

文正乙亥

